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T03n0187

方廣大莊嚴經

唐 地婆訶羅譯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1 序品
  - 2 兜率天宮品
  - 3 勝族品
  - 4 法門品
  - 5 降生品
  - 6 處胎品
  - 7 誕生品
  - 8 入天祠品
  - 9 寶莊嚴具品
  - 10 示書品
  - 11 觀農務品
  - 12 現藝品
  - 13 音樂發悟品
  - 14 感夢品
  - 15 出家品
  - 16 頻婆娑羅王勸受俗利品
  - 17 苦行品
  - 18 往尼連河品
  - 19 詣菩提場品
  - 20 嚴菩提場品
  - 21 降魔品
  - 22 成正覺品
  - 23 讚歎品
  - 24 商人蒙記品
  - 25 大梵天王勸請品
  - 26 轉法輪品
  - 27 囑累品
- 卷目次
  - 001
  - 002
  - 003
  - 004

    - 005
    - 006
    - 007
    - 008
    - 009
    - 010
    - 011
    - 012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187 [No. 186]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一(一名神通遊戲)

大唐天竺三藏地婆訶羅奉　詔譯

序品第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萬二千人俱，皆是大阿羅漢，其名曰：阿若憍陳如、摩訶迦葉、舍利弗、摩訶目乾連、摩訶迦旃延、富婁那彌多羅尼子、摩訶南、阿㝹婁馱、劫賓那、跋提羅、優波離、難陀、娑伽陀、阿難、羅睺羅，如是眾所知識大阿羅漢等。菩薩摩訶薩三萬二千人，皆是一生補處，遊戲神通三昧自在，大願滿足入無礙慧獲諸法忍，具陀羅尼辯才無滯，一切皆從波羅蜜生，已能圓滿菩薩諸地，已得一切菩薩自在，其名曰：彌勒菩薩、陀羅尼自在菩薩、師子王菩薩、成就義菩薩、寂戒慧菩薩、常精進菩薩、無礙慧菩薩、大悲思惟菩薩，與如是等菩薩眾俱。
爾時世尊，為諸四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國王、王子、大臣、官屬、剎利、婆羅門、長者、居士，及諸外道無央數眾，常以四事恭敬施安，於供養中最為殊勝。佛心無染，猶如蓮華不著於水，名稱高遠遍於十方，所謂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成就五眼、具足六通，於此世間及餘國土，為諸天人演說正法，初中後善其義深遠，其言巧妙純一圓滿，具足清白梵行之相。
爾時如來於中夜分，入佛莊嚴三昧，從於頂髻放大光明，其光名為憶念過去諸佛無著智，上照淨居天宮，為欲開發諸天子故，光明網中而說偈言：

「牟尼身口意清淨，　智慧光明照世間，
此光最勝除冥暗，　於釋師子應歸命。
智慧大海勝威德，　知法自在為法王，
世間應供天中天，　覺悟自在應歸命。
所有難調心已調，　意淨超出諸魔網，
其所見聞不空過，　解脫彼岸應歸命。
佛無體性無與等，　所作無邊常寂然，
知淨妙理除疑惑，　一切深信應歸命。
施甘露藥大醫王，　辯才雄猛摧邪道，
法為眷屬知勝義，　導師演說無上法。」

爾時淨居天子，聞如是偈從禪定起，即時憶念過去無量無邊阿僧祇劫諸佛如來，及佛國土功德莊嚴，說法眾會皆悉明了。時摩醯首羅、難陀、蘇難陀等，無數淨居天眾，光明赫弈威神巍巍，照祇樹給孤獨園，來詣佛所頂禮佛足，一心合掌恭敬而立，白佛言：「世尊！有經名為『方廣神通遊戲大莊嚴法門』，顯示菩薩眾德之本，處於兜率微妙天宮，思惟降生示現勝種，具諸功德行童子事，藝業伎術工巧書算捔力騁武，而於世間皆悉最勝，示受五欲具菩薩道降伏魔軍，出生如來力無畏等一切佛法。此經如是，過去無量諸佛世尊皆已宣說，所謂波頭摩勝佛、法幢佛、為照明佛、功德幢佛、功德性佛、大性佛、仙天佛、勝光明佛、真幢佛、金剛堅固佛、降伏一切佛、真金色佛、極高行佛、珊瑚海佛、花幢佛、最勝色佛、善明佛、仙護佛、勝輪佛、高勝佛、開敷蓮花佛、眉間光明佛、蓮花臺佛、善光明佛、吉祥佛、善見佛師子光佛、堅牢惠施佛、香春佛、廣大名稱佛、底沙佛、弗沙佛、世間端嚴佛、普光明佛、寶稱佛、最勝光明佛、梵光佛、善聲佛、妙花佛、美音佛、上色行佛、微笑目佛、功德聚佛、大雲聲佛、善色佛、壽光佛、象王遊步佛、世間欣樂佛、降伏魔怨佛、正應供佛、毘婆尸佛、尸棄佛、毘葉浮佛、迦羅孫佛、俱那含牟尼佛、迦葉佛，如是等過去無量諸佛如來皆說此經。唯願世尊！還如過去諸佛，利益安樂無量眾生，悲愍世間令得義利，令諸天人於大乘中而得增益，降伏異道摧滅魔怨，顯發菩薩所行功德，而於上乘勸勉精進，攝受正法紹三寶種使不斷絕，示現成佛事業圓滿故，亦說是經。」

如來爾時哀愍諸天默然受請。是時諸天蒙佛垂許，歡喜踊躍生清淨心，稽首作禮右遶三匝，散天曼陀羅花，供養於佛忽然不現。

爾時世尊於晨朝時，詣迦羅道場敷座而坐，諸大菩薩及聲聞眾恭敬圍遶，告諸比丘：「昨於中夜，摩醯首羅及難陀，蘇難陀等，無數淨居天眾，稽首我足合掌恭敬，而白我言：『唯願如來演說神通遊戲大嚴經典，憐愍一切世間天人，令諸菩薩現在未來而得增益。』我時默然可其所請。汝等諦聽！我今宣說。」

兜率天宮品第二

爾時佛告諸比丘：「何等名為方廣神通遊戲大嚴經典？所謂顯於菩薩住兜率宮，常為無量威德諸天之所供養，逮得灌頂，百千梵眾之所稱揚，願力圓滿，能正了知諸佛法藏。慧眼清淨其心普洽，慚愧知足正念慧行，熾然修行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方便善巧勝波羅蜜，大慈大悲大喜大捨。梵行明達得大神通，知見

現前無著無礙，念處、正勤、神足、根、力、覺支、正道，菩提分法皆盡邊際。具足相好莊嚴其身，利益眾生無時暫替，如說而作無虛妄語，演說正法無所貪求。心淨質直離諸邪諂，無有怖畏亦無憍慢，於一切眾生其心平等，供養無量百千萬億諸佛如來，恒為無量百千那由他諸大菩薩恭敬尊重，又為梵釋四王、摩醯首羅、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婁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聞名稱讚生歡喜心。入無礙解方便善巧，一切文句差別之相，皆悉能知，凡有宣說曾無所著。如大商主乘大法船遊生死海，得三十七菩提之分無量珍寶，而於佛法得陀羅尼。憶念修行終不錯謬，如大導師越四瀑流誓願滿足，降伏魔怨摧諸異學，以金剛慧及大悲軍能破煩惱。譬如蓮華出於功德廣大池中，增上願力之所生起，大菩提心而為其根，潤以甚深清淨法水，方便善巧以為其臺，菩提為莖，禪定為蘂，離諸熱惱清淨廣大以為其葉，多聞持戒及不放逸無所罣礙以為其香，非世八法之所能染。如師子王，福智為體，神通為足，聖諦為爪，梵住為牙，四攝為頭，覺十二緣以生其軀，三十七品菩提分法明了之智以為其頂，三解脫門以為頻申，禪定智慧以為其目，以諸三昧為其巖穴，毘奈耶林四威儀路怡悅其身，十力、四無所畏慣習所成而為其力，離諸貪欲為其行步，自在無畏無我無法以為其吼，摧伏外道如制群鹿。無上丈夫人中之日，禪定解脫智慧為光，外道螢燭皆悉掩蔽，無明昏翳破之無餘，於天人中廓然大照。譬如明月白分圓滿，世間樂見清涼無雲，眾星之中皎然最勝，示解脫路照菩提道，開敷天人拘物頭花。譬如輪王於四天下法化平等，七菩提分以為其寶，於一切眾生心行平等以為十善，大願成就無礙之法以為其輪。譬如巨海深廣難入，無量眾寶充滿其中潮不過限，緣起智慧深廣難入，一切法寶充滿其中，應眾生機為不過限。其心平等離諸憎愛如地水火風，其量高妙堅固難動如須彌山，智慧廣大不為諸垢之所染著猶如虛空。意樂清淨能行惠施，久積淨業無虛妄語。已能具足一切善根，自在熏修七阿僧祇，所習善根皆已迴向，弘五福德施七淨財，行十善道增長五十二種善根。已能修習正行相應四十分位，已能修習誓願相應四十分位，已能修習意樂相應四十分位，已能修習正直解脫四十分位。曾於四百億那由他拘胝佛所，隨佛出家，曾於五十百億那由他拘胝佛所，而行大施，已曾親近三百五十拘胝諸辟支佛，已曾教化無量阿僧祇諸聲聞眾，皆令住於正方便中。為欲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趣一生補處，從此命終生兜率天，為彼天子名曰淨幢，恒為諸天之所供養，當於彼沒後生人中，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告諸比丘：「彼天宮中有三萬二千微妙安樂所住之處，高閣重門層樓大殿，軒檻窓牖花蓋繒幡，寶鈴垂飾珠網交絡，散以曼陀羅

花、摩訶曼陀羅花，處處盈滿。諸天婇女百千拘胝那由他，奏天伎樂。其諸寶樹生眾天花，所謂阿提目多花、俱毘羅花、詹波迦花、波吒羅花、目真隣陀花、阿輸迦花、鎮頭迦花、阿娑那花、建尼迦花、堅固花、大堅固花，處處開敷以為嚴飾，真金線網彌覆其上，周匝間廁種種莊嚴。諸寶池中生摩利迦花、蘇曼那花、跋羅花、婆利師迦花、拘旦羅花、蘇建提花、天妙意花、優鉢羅花、波頭摩花、拘物頭花、芬陀利花、妙香花，如是等花，成大花帳處處莊嚴。無量羽族，鸚鵡、舍利、拘枳羅鳥、鵝鴈、鴛鴦、孔雀、翡翠、迦陵頻伽、命命等鳥，雜類形色出微妙音。

「諸天子等百千拘胝那由他數，大集法堂圍遶菩薩，聽受所說無上大法，除斷貪瞋憍慢結使一切煩惱，生廣大心踊躍歡喜住安隱樂。菩薩久修淨業所感，諸天伎樂八萬四千，皆出種種微妙音聲。其音聲中，而說頌曰：

「『尊憶然燈記，　積集無邊福，
超越於生死，　智慧發光明。
長時修惠施，　其心常離染，
三垢憍慢盡，　語業無諸過。
憶昔無邊劫，　種姓恒處尊，
戒忍及精進，　定慧久修習。
又念無邊劫，　供養諸如來，
既超生老死，　當度所應度。
眾生可悲愍，　惟尊勿捨之，
諸天龍鬼神，　皆悉共瞻待。
眾生久渴欲，　如海納群流，
惟尊智充足，　當救諸渴者。
遠於世譏嫌，　樂法捨貪欲，
離垢清淨眼，　哀愍諸世間。
菩薩宿福德，　處於兜率宮，
天眾百千億，　聞法曾無倦。
當下閻浮提，　垂慈灑甘露，
已過於欲界，　無數億諸天。
亦復共希望，　菩薩當下生，
必壞於魔業，　能摧諸異學。
佛道如觀掌，　至時宜勿住，
煩惱火增盛，　願為布慈雲。
普雨於法雨，　滅除諸猛焰，
前佛已過去，　今佛作醫王。

當以三脫門，　為藥除眾病，
令彼諸含識，　得至於涅槃。
如來大法音，　外道悉摧伏，
譬如師子吼，　百獸咸驚怖。
智慧以為手，　從於精進生，
無量諸魔軍，　自在能摧伏。
梵釋百千數，　敬心祈見佛，
四王當奉鉢，　唯悕速下生。
尊今應豫觀，　欲依何種族，
當往閻浮界，　示行菩薩道。
如器成珍寶，　其器自嚴潔，
智慧淨摩尼，　於彼雨甘露。』
諸天樂器中，　演出如是偈，
勸請於菩薩，　大悲救眾生。」

勝族品第三

佛告諸比丘：「爾時菩薩聞如是偈即從座起，出於自宮詣法集堂坐師子座。復有無量無邊同乘同行大菩薩眾，皆昇法堂坐師子座，各有六十八拘胝眷屬前後圍遶。菩薩將欲降生，十二年前有淨居天，下閻浮地作婆羅門，說圍陀論。彼論所載，十二年後，有一勝人現白象形入於母胎。其人具足三十二種大人之相，有二決定：若在家者當為轉輪聖王，若出家者當得成佛。復有天子，下閻浮提，告辟支佛作如是言：『仁者！應捨此土。何以故？十二年後當有菩薩降神入胎。』是時王舍城尾盤山中，有辟支佛名曰摩燈。聞是語已，自見其身猶如委土，從座而起，踊在虛空高七多羅樹，化火焚身入於涅槃，唯餘舍利從空而下。是故此地名仙人墮處。諸比丘！是時波羅奈國五百辟支聞天語已，亦復如是，化火焚身入於涅槃，唯餘舍利從空而下。復以過去有仁慈王，施於群鹿無畏之處，是故彼地亦名仙人鹿苑。
「爾時菩薩處於天宮，以四種心而遍觀察：一者觀時，二者觀方，三者觀國，四者觀族。比丘！何故觀時？菩薩不於劫初而入母胎，唯於劫減，世間眾生明了知有老病死苦，菩薩是時方入母胎。何故觀方？菩薩不於東弗婆提、西瞿耶尼、北欝單越及餘邊地，唯現閻浮。所以者何？閻浮提人有智慧故。何故觀國？菩薩不生邊地，以其邊地人多頑鈍無有根器，猶如痤羊而不能知善與不善言說之義，是故菩薩但生中國。何故觀族？菩薩不生旃陀羅、毘舍、首陀家，

四姓之中唯於二族，剎帝利種及婆羅門，於今世間重剎帝利，是故菩薩生剎利家。如是觀已默然而住。爾時會中諸菩薩眾，及諸天子各相謂言：『菩薩今者當於何國、依何種姓而託生耶？』

「或有天言：『摩伽陀國毘提訶王，豪貴甚盛可生於彼。』復有說言：『菩薩不生於彼。何以故？其王父母俱不真正，憍慢卒暴善根微尠，無大福德，不宜生彼。』

「或有天言：『憍薩羅王種望殊勝，多有財寶象馬車乘吏民僮僕，可生於彼。』復有說言：『菩薩不生於彼。何以故？其王本是摩燈伽種，父母宗親悉皆鄙劣少信薄福，不宜生彼。』

「或有天言：『彼犢子王種姓豪強，富樂熾盛好行惠施，可生於彼。』復有說言：『菩薩不生於彼。何以故？其王凡劣無大威德，暴戾可畏，母族卑下篡竊君位，不宜生彼。』

「或有天言：『毘耶離王尊貴富盛安隱快樂，無諸怨敵人民眾多，宮室苑園林泉花果，莊嚴綺麗猶若天宮，可生於彼。』復有說言：『菩薩不生於彼。何以故？其國土中諸離車子，不相敬順，各自稱尊，是故菩薩不宜生彼。』

「或有天言：『勝光王有大威力，統御兵眾能破怨敵，可生於彼。』復有說言：『菩薩不生於彼。何以故？其王剛強不修善業，是故菩薩不宜生彼。』

「或有天言：『摩偷羅城王名善臂，勇猛安樂富貴自在，可生於彼。』復有說言：『菩薩不生於彼。何以故？其王本是邪見種族，殘害無道，不宜生彼。』

「或有天言：『般荼婆王都在象城，勤事勇健支體圓滿，人相具足能制怨敵，可生於彼。』復有說言：『菩薩不生於彼。何以故？其王閹官之人室家壞亂，雖有五男皆非其胤，不宜生彼。』

「或有天言：『彌梯羅城莊嚴綺麗，王名善友，威伏諸王，象馬四兵皆悉具足，珍寶無量樂聞正法，可生於彼。』復有說言：『菩薩不生於彼。何以故？其王雖有如是美事，年時衰暮無有力勢，復多子息，不宜生彼。』」

佛告諸比丘：「無量菩薩及諸天子，於閻浮提十六大國，所有威德勝望王種周遍觀察，皆悉不堪菩薩往生。相與籌議，竟不能知菩薩生處。爾時會中有一天子，名曰智幢，善入大乘心不退轉，告眾天子言：『汝等宜應往問菩薩，當生何處？』諸天子等咸共合掌，詣菩薩所而前問言：『閻浮提中何等種姓、具何功德，補處菩薩當生其家？』

「爾時菩薩告諸天子：『閻浮提中若有勝望種族，成就六十四種功德者，最後身菩薩當生其家。何等名為六十四德？一者國土寬廣種姓真正。二者眾所宗仰。三者不生雜姓。四者人相端嚴。五者族類

圓滿。六者內外無嫌。七者心無下劣。八者二族高貴。九者二族可敬。十者二族有望。十一者二族有德。十二者其家多男。十三者所生無畏。十四者無有瑕疵。十五者貪愛微薄。十六者遵奉禁戒。十七者皆有智慧。十八者凡是所用要令群下先觀試之。十九者人皆工巧。二十者與朋友善終始如一。二十一者不害眾生。二十二者不忘恩義。二十三者知行儀式。二十四者依教行事。二十五者疑即無成。二十六者不愚於業。二十七者不恪於物。二十八者不作罪惡。二十九者功不唐捐。三十者施心殷重。三十一者志性決定。三十二者善於取捨。三十三者於施信樂。三十四者丈夫作用。三十五者所為成辦。三十六者勤勇自在。三十七者勇猛增上。三十八者供養仙人。三十九者供養諸天。四十者供養論師。四十一者供養先靈。四十二者常無怨恨。四十三者名振十方。四十四者有大眷屬。四十五者不阻善友。四十六者有多眷屬。四十七者有強眷屬。四十八者無亂眷屬。四十九者威德自在。五十者孝順父母。五十一者敬事沙門。五十二者遵婆羅門。五十三者七珍具足。五十四者五穀豐盈。五十五者象馬無數。五十六者多諸僕從。五十七者不為他侵。五十八者所作成就。五十九者轉輪王種。六十者宿世善根而為資糧。六十一者其家一切所有，皆由菩薩善根增長。六十二者無諸過失。六十三者無諸譏嫌。六十四者家法和順。如是名為六十四德。若有成就如上功德，補處菩薩當生其家。』

「『若有女人成就三十二種功德，當為菩薩之母。何等名為三十二德？一者名稱高遠。二者眾所咨嗟。三者威儀無失。四者諸相具足。五者種姓高貴。六者端正絕倫。七者名德相稱。八者不長不短不麁不細。九者未曾孕育。十者性戒成就。十一者心無執著。十二者顏色和悅。十三者運動順右。十四者識用明悟。十五者姿性柔和。十六者常無怖懼。十七者多聞不忘。十八者智慧莊嚴。十九者心無諂曲。二十者無所欺誑。二十一者未嘗忿恚。二十二者恒無慳恪。二十三者性不嫉妬。二十四者性無躁動。二十五者容色滋潤。二十六者口無惡言。二十七者於事能忍。二十八者具足慚愧。二十九者三毒皆薄。三十者遠離一切女人過失。三十一者奉夫如戒。三十二者眾相圓滿。如是名為三十二德。若有成就如上功德，方乃堪任為菩薩母。菩薩不於黑月入胎，要以白月弗沙星合，其母受持清淨齋戒，菩薩於是方現入胎。』

「彼諸菩薩及諸天子，聞說如是種族清淨父母功德，各自思惟：『誰有具此諸功德者？』復作是念：『唯有釋氏輸頭檀王，族望殊勝，轉輪王種，所都國邑人民眾多，安隱豐饒甚可愛樂。其輸檀王，人相圓滿，顏容端正微妙第一，威德光大福智莊嚴，所為必善，以善化俗。其家豪貴富有財寶，象馬七珍皆悉盈滿，深達業果

離諸惡見，於釋種中唯此為主，四方歸伏見者歡喜，閑習伎藝，不老不少，知教知時，世間軌式無不解了，以法為王，依法御物。又其國土所有人民宿植善根，咸以一心承事其主。

「『王之聖后名曰摩耶，善覺王女，年少盛滿具足相好，未嘗孕育。端正無雙姿色妍美猶如彩畫，無諸過惡，所言誠諦出妙音詞，身心恬和無罪離惱，亦無嫉妒。語必應時，樂行惠施，性戒成就，常於己夫而生知足。心不輕動情無外染，支節相稱眉高而長，額廣平正髮彩紺黑，猶如玄蜂。含笑而言美聲柔軟，所作順右質直無曲，無諂無誑有慚有愧，心性安靜顏容清淨。三毒皆薄溫和能忍，而於面目及以手足，善自防閑。身體柔軟如迦隣陀衣，目淨脩廣如青蓮花，脣色赤好如頻婆果，頸如螺旋，美若虹蜺，脩短合度容儀可法。其肩端好其臂傭長，支體圓滿膚彩潤澤，猶如金剛不可沮壞。善解眾藝故號摩耶，常處王宮猶如寶女亦如化女，又似天女住歡喜園，具斯眾德，乃能堪任為菩薩母。如是功德唯釋種有，非餘有之。』於是頌曰：

「『菩薩在兜率，　處於法集堂，
同乘及天眾，　皆恭敬圍遶。
共觀於勝族，　菩薩何處生？
見此閻浮提，　剎利王大姓，
釋氏最清淨，　於彼應降神。
城號迦毘羅，　積代輪王種，
安隱無怨敵，　善化眾所歸。
其國甚嚴好，　萬姓皆歡喜，
奉法而從善，　咸同王者心。
親屬多勝能，　力將巨象比。
或與二三象，　其力共齊等，
勇武多伎藝，　不傷害眾生。
其王之聖后，　千妃中第一，
端正無倫匹，　故號為摩耶。
容貌過天女，　支節皆相稱，
天人阿修羅，　覩之無厭足。
清淨離諸過，　而無穢欲心，
言詞甚微妙，　質直復柔軟。
身體常香潔，　一切無可惡，
含笑不嚬蹙，　知法具慚愧。
無憍慢諂曲，　及以嫉妒心，
離邪淨諸業，　行慈好惠施。

世間女人過，　其身悉超越，
一切諸天人，　無有能踰者。
具足諸功德，　宜應懷大聖，
曾於五百生，　恒為菩薩母。
其王亦如是，　多生以為父，
母請持禁戒，　經三十二月。
梵行積威德，　其身常光明，
聖后所遊履，　斯處自嚴飾。
天人阿修羅，　無能欲心視，
一切咸親敬，　如母如姊妹。
以此清淨業，　威儀比聖賢，
令王擅名譽，　粟散咸歸伏。
功德兩相稱，　是為菩薩母，
更無諸女人，　堪為佛母者。
威德眾天子，　大智諸菩薩，
咸歎斯母德，　菩薩應降生。』」

法門品第四

爾時佛告諸比丘：「菩薩如是觀種姓已，彼兜率天宮有一大殿，名曰高幢，縱廣正等六十四由旬。菩薩爾時昇此大殿，告天眾言：『汝當盡集聽我最後所說法門，如是法門，名為教誡思惟遷沒方便下生之相。』是時一切兜率天子及諸天女，聞是語已皆悉雲集。菩薩神力即於此殿化作道場，其量正等如四天下，復以種種珍寶而嚴飾之，凡所見者莫不歡喜。是時欲界、色界諸天子等，見此道場如是嚴麗，顧己所居如塚墓想。菩薩福德自善根力，成就勝妙師子之座，飾以金銀眾妙珍寶，覆以輕軟無價天衣，燒眾天香散眾天花。其中無量百千珍寶光明照耀，以大寶網彌覆其上，寶鈴搖動出和雅音，無量寶蓋雜色繒綵，殊妙幡縵周匝間列，無量百千花鬘綺帶而以嚴飾，無量百千諸天婇女，種種歌舞以為供養。是諸天樂演微妙音，稱揚菩薩無量功德。無量百千四大天王之所擁護，無量百千釋提桓因之所圍遶，無量百千大梵天王之所讚歎，無量百千拘胝那由他菩薩捧師子座，復為十方無量百千拘胝那由他諸佛如來之所護念。其師子座，從於無量百千拘胝那由他劫諸波羅蜜福德資粮之所生起。」

佛告諸比丘：「菩薩坐此功德成就師子之座，告天眾言：『汝且觀我百千福聚相好嚴身。』是時大眾瞻仰尊顏目不暫捨，乃見東西南

北四維上下，周遍十方超過數量兜率天宮，各有最後身菩薩將欲下生，無量諸天恭敬圍遶，皆悉演說將沒之相諸法明門。爾時大眾既見如是，深生悲喜恭敬稽首，讚言：『善哉！我觀尊者，得見如是無量菩薩，皆由尊者神通之力。』菩薩告言：『汝等諦聽！如諸菩薩各為天眾，說將沒相諸法明門，安慰天人；我今亦當為汝等說諸法明門，有一百八。何等名為百八法門？信是法門，意樂不斷故；淨心是法門，除亂濁故；喜是法門，安隱心故；愛樂是法門，心清淨故；身戒是法門，除三惡故；語戒是法門，離四過故；意戒是法門，斷三毒故；念佛是法門，見佛清淨故；念法是法門，說法清淨故；念僧是法門，證獲聖道故；念捨是法門，棄一切事故；念戒是法門，諸願滿足故；念天是法門，起廣大心故；慈是法門，超映一切諸福事業故；悲是法門，增上不害故；喜是法門，離一切憂惱故；捨是法門，自離五欲及教他離故；無常是法門，息諸貪愛故；苦是法門，願求永斷故；無我是法門，不著我故；寂滅是法門，不令貪愛增長故；慚是法門，內清淨故；愧是法門，外清淨故；諦是法門，不誑人天故；實是法門，不自欺誑故；法行是法門，依於法故；三歸是法門，超三惡趣故；知所作是法門，已立善根不令失壞故；解所作是法門，不因他悟故；自知是法門，不自矜高故；知眾生是法門，不輕毀他故；知法是法門，隨法修行故；知時是法門，無癡暗見故；破壞憍慢是法門，智慧滿足故；無障碍心是法門，防護自他故；不恨是法門，由不悔故；勝解是法門，無疑滯故；不淨觀是法門，斷諸欲覺故；不瞋是法門，斷恚覺故；無癡是法門，破壞無智故；求法是法門，依止於義故；樂法是法門，證契明法故；多聞是法門，如理觀察故；方便是法門，正勤修行故；遍知名色是法門，超過一切和合愛著故；拔除因見是法門，證得解脫故；斷貪瞋是法門，不著癡垢故；妙巧是法門，遍知苦故；界性平等是法門，由永斷集故；不取是法門，勤修正道故；無生忍是法門，於滅作證故；身念住是法門，分析觀身故；受念住是法門，離一切受故；心念住是法門，智出障翳故；四正勤是法門，斷一切惡修一切善故；四神足是法門，身心輕利故；信是法門，非邪所引故；精進是法門，善思察故；念根是法門，善業所作故；定根是法門，由心解脫故；慧根是法門，智現前證故；信力是法門，能遍超魔力故；精進力是法門，不退轉故；念力是法門，不遺忘故；定力是法門，斷一切覺故；慧力是法門，無能損壞故；念覺分是法門，如實住法故；擇法覺分是法門，圓滿一切法故；精進覺分是法門，智決定故；喜覺分是法門，三昧安樂故；輕安覺分是法門，所作成辦故；定覺分是法門，平等覺悟一切法故；捨覺分是法門，厭離一切受故；正見是法門，超證聖道故；正思惟是法門，永斷一切分別故；

正語是法門，一切文字平等覺悟故；正業是法門，無業果報故；正命是法門，離一切希求故；正精進是法門，專趣彼岸故；正念是法門，無念無作無意故；正定是法門，證得三昧不傾動故；菩提心是法門，紹三寶種使不斷故；大意樂是法門，不求下乘故；增上意樂是法門，緣無上廣大法故；方便正行是法門，圓滿一切善根故；檀波羅蜜是法門，成就相好淨佛國土，教化眾生除慳恪故；尸波羅蜜是法門，超過一切惡道難處，教化眾生守禁戒故；羼提波羅蜜是法門，永離憍慢瞋恚等一切煩惱，教化眾生斷諸結故；毘離耶波羅蜜是法門，成就引發一切善法，教化眾生除嬾惰故；禪波羅蜜是法門，出生一切禪定神通，教化亂意眾生故；般若波羅蜜是法門，永斷無明有所得見，教化愚癡暗蔽惡慧眾生故；方便善巧是法門，隨諸眾生種種意解，現諸威儀及示一切佛法安立故；四攝事是法門，攝諸群生令求趣證大菩提法故；成熟眾生是法門，不著己樂利他無倦故；受持正法是法門，斷一切眾生雜染故；福德資糧是法門，饒益一切眾生故；智慧資糧是法門，圓滿十力故；奢摩他資糧是法門，證得如來三昧故；毘鉢舍那資糧是法門，獲得慧眼故；無碍解是法門，獲得法眼故；決擇是法門，佛眼清淨故；陀羅尼是法門，能持一切佛法故；辯才是法門，巧說言詞令一切眾生歡喜滿足故；順法忍是法門，隨順一切佛法故；無生法忍是法門，得授記莂故；不退轉地是法門，圓滿一切佛法故；諸地增進是法門，受一切智位故；灌頂是法門，從兜率天下生，入胎初生出家苦行，詣菩提場降魔成佛，轉正法輪起大神通，從忉利天下現入涅槃故。』是故菩薩將下生時，於天眾中說如斯法。

「諸比丘！菩薩說是諸法明門之時，於彼會中，八萬四千天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三萬二千天子得無生法忍；三萬六千那由他天子於諸法中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兜率諸天皆散妙花積至于膝。諸比丘！菩薩又欲令諸天眾深心歡喜而說頌曰：

「『菩薩將下生，　處於兜率宮，
誡彼諸天眾，　唯當莫放逸。
今汝心所樂，　微妙寶莊嚴，
從於淨業因，　致斯眾妙果。
是故應思報，　無令業消歇，
沈淪惡趣中，　備受無邊苦。
我所示汝法，　應生尊重心，
自勵勤修行，　當獲無為樂。
貪欲皆無常，　虛假猶如夢，
如幻如陽炎，　如電如聚沫。

貪欲無厭足，　如渴飲鹹水，
若得出世智，　乃可為知足。
天女共相娛，　譬如集戲場，
同會城邑中，　暫聚便離散。
有為非常伴，　亦非親善友，
唯除離垢行，　無有恒隨逐。
汝應共和合，　慈悲利益心，
精求諸善法，　終當除熱惱。
常念佛法僧，　勤心莫放逸，
施戒多聞忍，　一切皆圓滿。
如理觀諸法，　因緣和合生，
無常及苦空，　無主亦無我。
觀我有神力，　辯才智慧等，
淨業不放逸，　多聞持戒成。
我修多聞戒，　汝等應隨學，
施戒及調伏，　慈心莫放逸。
依義勿著言，　如言而奉行，
堅固勤修習，　利益諸群生。
常宜自知罪，　勿復觀他過，
不作非自成，　彼作非我受。
當思過去劫，　流轉生死苦，
常行邪妄道，　生死乖涅槃。
汝今離眾難，　生天遇善友，
又聞最勝法，　滅除諸貪妄。
棄憍慢貢高，　調柔行質直，
應勤修正道，　決定證涅槃。
當以智慧燈，　銷滅愚癡暗，
以勝金剛智，　破煩惱隨眠。
我得無邊法，　當為汝宣說，
如是無邊法，　汝豈能盡行？
我當證菩提，　方灑甘露雨，
汝心若清淨，　我當授勝法。』」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一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二

中天竺國沙門地婆訶羅奉　詔譯

降生品第五

爾時，佛告諸比丘：「菩薩為諸天人演說正法，勸勉開曉令其悅豫。告天眾言：『我當以何形像下閻浮提？』或有說言：『為童子形。』或有說言：『釋梵之形。』或有說言：『神妙天形。』或有說言：『阿修羅、乾闥婆、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形。』或有說言：『日月天形。』或有說言：『金翅鳥形。』說如是等種種形像。爾時，眾中有一天子，名曰勝光，昔在閻浮提中為婆羅門，於無上菩提心不退轉，作如是言：『圍陀論說，下生菩薩當作象形而入母胎。』即說偈言：

「『菩薩降神，　應為象形，
端正姝好，　頂上紅色。
皎潔鮮淨，　如白玻瓈，
具足六牙，　飾以金勒。
無不吉祥，　圍陀先記，
三十二相，　當下閻浮。』」

佛告諸比丘：「菩薩於兜率天宮，周遍觀察將下生時，輸檀王宮先現八種瑞相。何等為八？一者王宮忽然清淨，不加掃灑，無諸穢惡、塵土、瓦礫、蚊虻、蚰蜒、百足之類，周匝布散種種妙花香氣芬馥。二者從雪山中眾鳥來集，異類雜色毛羽光鮮，於王宮中樓閣殿堂棟梁軒牖，哀鳴相和遨遊自樂。三者於王宮中，草木花葉一時敷榮。四者王宮池沼皆生蓮花大如車輪，有百千葉覆映水上。五者王宮珍器自然而有蘇油、石蜜，種種美味，食而無盡。六者王宮樂器簫笛、箜篌、琴瑟之屬，非因擊奏，皆出種種微妙之音。七者王宮金銀、琉璃、車璩、馬瑙、摩尼、珊瑚，一切珍藏悉皆盈滿。八者王宮有大光明映蔽日月，遇斯光者身心安樂得未曾有。如是名為八種瑞相。

「是時，摩耶聖后，澡浴莊飾，塗諸天香、著妙衣服、眾寶自嚴，歡喜悅豫身心清淨，以一萬婇女圍遶侍從，遊音樂殿中詣輸檀王，於王右邊，昇妙寶網莊嚴之座。坐已容貌熙怡開顏微笑，於是頌曰：

「『善哉大王幸哀許，　我今欲陳微妙願，
從是恒起仁慈心，　當持八關清淨戒。
不害眾生如愛己，　三業十善常修習，
遠離嫉妬諂曲心，　願王於我莫生染。
聞此禁戒非隨喜，　恐王長夜嬰苦報，
惟願令我得別居，　宮殿香花自嚴飾。
諸善婇女常圍遶，　鼓樂絃歌演法音，
凡鄙惡人令離我，　婬穢香花皆不御。
一切囚徒悉寬宥，　要當遣彼囹圄空，
七日七夜廣行檀，　給濟貧乏令充足。
必使正化輕傜役，　盡令公庭無諍訟，
各各慈心互相向，　如昇忉利歡喜園。
憐愍世間同一子，　法教如斯甚安樂。』
王聞此言大歡悅，　如所願者皆相許。
即勅諸臣淨宮殿，　幡蓋香花恣嚴飾，
復以二萬勇健軍，　操持劍戟令防護。
婇女絃歌相娛樂，　復以瓔珞莊嚴身，
珍床寶座敷綩綖，　處在勝殿如天女。」

佛告諸比丘：「爾時，四天王、釋提桓因、夜摩天、兜率陀天、樂變化天、他化自在天、娑婆世界主梵天王、梵眾天、梵輔天、妙光天、少光天、光嚴天、淨居天、阿迦尼吒天、摩醯首羅天，及餘無量百千天眾，悉皆雲集互相謂言：『菩薩將欲下生，我等諸天不往侍從，墮無反復不知恩養。誰能堪任侍衛菩薩下閻浮提，從初入胎及以出胎，童子盛年，遊戲受欲，出家苦行，詣菩提座，降伏魔軍，轉正法輪現大神力，下忉利天入般涅槃，常能奉事終不捨離？』爾時，諸天子等而說頌曰：

「『汝等誰堪任，　歡喜隨菩薩，
當得福增長，　亦獲大名譽。
若求忉利宮，　勝妙常安樂，
婇女眾圍遶，　應隨清淨月。
若求妙園林，　勝處常遊戲，
寶地金花飾，　應隨離垢光。
若求象馬車，　遊處歡喜園，
婇女眾圍遶，　應隨大丈夫。
若求夜摩天，　及以兜率宮，
所生常見敬，　應隨大名稱。

若求化樂天，　自在諸宮室，
遊戲變化樂，　應隨功德者。
若求作魔王，　遠離諸毒心，
神變窮邊際，　應隨利益者。
若求超欲界，　住勝妙梵宮，
修行四等心，　應隨禪定者。
若求生人間，　受輪王勝報，
七寶從心至，　應隨離欲尊。
若求人王位，　長者及居士，
財富無怨敵，　應隨無上士。
若求大富貴，　端正及名譽，
教令有威德，　應隨梵音者。
若求人天報，　并致三界安，
無漏慧及禪，　應隨法自在。
若求斷貪欲，　及去瞋癡等，
淡泊志寂然，　應隨調心者。
若求一切智，　緣覺及聲聞，
十方師子吼，　應隨功德海。
若求閉惡趣，　開諸甘露門，
方昇八正道，　應隨遠險路。
若求見諸佛，　聽受甚深法，
及冀眾福祐，　應隨功德藏。
若求出纏縛，　生老病死苦，
清淨如虛空，　應隨離垢人。
若求一切敬，　相好莊嚴德，
及能拯自他，　應隨可欣樂。
若求戒定慧，　甚深難可證，
智者速解脫，　應隨大醫王。
若求無量德，　究竟皆圓滿，
及生涅槃樂，　應隨智成就。』

「爾時，諸天眾會聞此偈已，八萬四千四天王天、百千忉利天、百千夜摩天、百千兜率天、百千化樂天、百千他化自在天、六萬魔天、前世積德六萬八千梵眾天，乃至阿迦尼吒天與無央數百千諸天，如是等天先來在會，復有他方東西南北、四維上下無量百千諸天眾等，皆悉來集。時大會中上首天子，而說頌曰：

「『汝等今應聽，　我起決定心，
捨欲及神通，　諸禪三昧樂。

隨從最勝者，　降生處母胎，
不令諸惡侵，　常當為擁護。
以諸妙音樂，　讚誦功德海，
令天人歡喜，　發無上道心。』
人天聞是已，　歡喜消眾患，
散以曼陀花，　月花勝月等，
及熏沈水香，　供養淨福者。
『菩薩處胎中，　不為三垢染，
越於生老死，　得導窮邊際，
我等持淨心，　隨從智慧者。
釋梵天王等，　見行七步時，
以手捧香水，　浴是無垢聖，
順世諸所為，　人天獲大福。
處欲常無染，　踰城棄寶位，
我等願隨逐。　敷草坐道場，
降魔成正覺，　勸說微妙法，
佛事遍三界，　甘露洽群生，
乃至歸涅槃，　常隨無暫捨。』」

佛告諸比丘：「欲界無量天女，見菩薩身形相微妙，將欲下生，各作是言：『何等女人應生菩薩？必有勝德堪懷尊者。』咸皆慕羨懷敬愛心，以己福報獲彼神通，得意生身，自彼天宮於剎那頃至迦毘羅城。其迦毘羅城周匝百千，園林池沼莊嚴殊勝，如帝釋宮，於其宮內有一大殿，名曰持國，摩耶聖后住在其中，種種莊嚴敷置綺麗，清淨無垢光明威神。聖后身佩瓔珞被以天衣，種種妙寶莊嚴其體。時諸天女至此殿已，住在虛空瞻於聖后。而有偈言：

「欲界諸天女，　觀菩薩妙身，
咸作是思惟：　『菩薩母何類？』
競持花鬘等，　塗香及末香，
歡喜詣王宮，　合掌而恭敬。
祆服麗容貌，　舒手咸共指，
見坐勝寶床，　善心諦觀察。
『人間斯妙質，　天上未曾有，
我等常自謂，　天女中殊勝。
今覩斯人已，　自生輕賤心，
勝功德莊嚴，　顏容甚端正。
若非此勝德，　誰堪菩薩母？
譬如無價珠，　置於淨寶器。
如是菩薩母，　堪懷勝德人，

見者生歡喜，　其心無厭倦。
面目甚端正，　身相極光明，
如月在虛空，　覩之而意淨。
如日盛暉耀，　如真金百鍊，
見彼菩薩母，　光明亦如是。
髮香且柔澤，　紺黑類玄蜂，
皓齒如空星，　目若青蓮葉。
支節善隨轉，　手足皆平正，
天中尚無匹，　人間誰與比？』
如是審觀察，　右遶散香花，
稱名歎佛母，　還返於天上。
爾時四護世，　釋梵及欲天，
并餘八部眾，　皆來衛佛母。
諸天咸已見，　菩薩將下生，
齎持妙香花，　歡喜詣前住。
合掌稽首請，　下生時已至，
辯才師子王，　哀愍生世間。」

佛告諸比丘：「菩薩將下生時，東方有無量百千菩薩，皆是一生補處，來詣兜率天宮供養菩薩，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一生補處，皆至兜率天宮供養菩薩；十方世界四天王天、三十三天、夜摩天、兜率陀天、樂變化天、他化自在天，如是等各與八萬四千天女，前後圍遶至兜率宮，鼓樂絃歌供養菩薩。爾時，菩薩處大樓閣，坐於眾德所生勝藏師子之座，彼諸菩薩及無量百千萬億那由他諸天圍遶，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即於兜率最勝天宮而便降生。

「將下生時，放未曾有身相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世界中間幽冥之處，日月威光所不能照，而皆大明。其中眾生各得相見，咸作是言：『云何此中忽生眾生？』是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有十八相，所謂搖動、極搖動、遍搖動，扣擊、極扣擊、遍扣擊，移轉、極移轉、遍移轉，涌覆、極涌覆、遍涌覆，出聲、極出聲、遍出聲，邊涌中沒，中涌邊沒，東涌西沒，西涌東沒，南涌北沒，北涌南沒。是時，一切眾生歡喜踊躍，愛樂清淨快樂無極，稱揚讚美。聞諸聲時，無一眾生恐畏驚悸，梵釋護世、日月威光皆悉不現，一切地獄、畜生、餓鬼，及諸眾生皆蒙安隱。無一眾生於此時中為貪瞋癡等，一切煩惱之所逼迫，互相慈愍起利益心，如父如母如兄如弟。人天樂器不鼓自鳴，無量諸天頂戴擎捧是妙樓閣，無量百千天女，前後圍遶奏天伎樂。其樂音中出是妙偈，歎菩薩曰：

「『尊者長夜積修習，　所有淨業皆圓滿，

住於真正勝理中，　今致天人上供養。
往昔無量拘胝劫，　能施所愛妻子等，
由彼行檀獲勝報，　故得諸天妙花香。
自割身肉而秤之，　慈心救彼垂死鴿，
復以行檀獲勝報，　能令餓鬼得充足。
尊者過去無邊劫，　堅持淨戒未嘗毀，
由彼尸羅獲勝報，　能令惡趣息眾患。
尊者過去無邊劫，　求菩提故行忍辱，
由彼羼提獲勝報，　能令人天互慈愍。
尊者過去無邊劫，　勝修精進無休已，
由彼勤劬獲勝報，　身相端嚴如須彌。
尊者過去無邊劫，　為斷結使修諸定，
由彼禪那獲勝報，　能令今世無煩惱。
尊者過去無邊劫，　修習智慧斷諸結，
由彼般若獲勝報，　能使光明甚清淨。
被慈甲冑除煩惱，　由愍世間今現生，
證得第一妙喜捨，　尊獲梵住歸命禮。
照以智慧光明炬，　淨除癡冥諸過失，
三千大千以為主，　歸命牟尼大導師。
勝慧神足得諸通，　見真實義能示現，
自既得濟能拯物，　歸命船師能渡者。
隨順世法示同凡，　不為世法之所染，
一切眾生若聞見，　獲不思議勝利益，
況復聽聞尊妙法，　信樂當生廣大善。
兜率天宮行暗冥，　閻浮提中日將出，
煩惱惛睡諸群生，　尊者皆當令覺悟。
迦毘羅城益興盛，　無量諸天眾圍遶，
諸天寶女奏天樂，　周遍王城演妙音。
佛母妙色以莊嚴，　福德威容乘淨業，
聖子端正甚奇特，　光明遍照三千界。
其國所有諸眾生，　皆離諍論諸煩惱，
一切慈心相敬順，　悉由菩薩之威力。
輸檀王種當興盛，　由斯應紹轉輪王，
其城所有諸珍藏，　一切眾寶皆盈滿。
夜叉羅剎鳩槃茶，　修羅密跡諸天眾，
守護菩薩所居處，　不久皆當證解脫，
悉以迴向菩提道，　願速如尊成正覺。』」

處胎品第六

佛告諸比丘：「冬節過已，於春分中毘舍佉月，叢林花葉鮮澤可愛，不寒不熱，氐宿合時三界勝人，觀察天下白月圓淨，而弗沙星正與月合。菩薩是時從兜率天宮沒，入於母胎，為白象形，六牙具足，其牙金色首有紅光，形相諸根悉皆圓滿，正念了知，於母右脇降神而入。聖后是時安隱睡眠，即於夢中見如斯事。」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勝人託生為白象，　皎潔如雪具六牙，
鼻足姝妙首紅光，　支節相狀皆圓滿。
降身右脇如遊戲，　佛母因斯極歡喜，
未曾得見及未聞，　身心安隱如禪定。

「爾時，聖后身心遍喜，即於座上以眾妙寶莊嚴其身，無數婇女恭敬圍遶，下於勝殿詣無憂園。到彼園已，遣信白輸檀王言：『要欲相見，王宜暫來。』王聞是信心甚歡喜，從寶座起，與諸臣佐及諸眷屬，前後翊從詣無憂園。既至園門舉體皆重，不能前進，而說偈言：

「『憶昔赴強敵，　身猶不為重，
今者忽如是，　此變當問誰？』

「時，淨居天子於虛空中現其半身，為輸檀王而說頌曰：

「『菩薩大威德，　下於兜率宮，
託在聖后胎，　為王之太子。
眾行皆圓滿，　人天所恭敬，
具慈悲福慧，　灌頂當受職。』

「時，輸檀王聞是偈已，合掌稽首作如是言：『我今見此希有之事。』於是入見聖后，自除憍慢，前問聖后：『欲何所求？惟願為說。』爾時，聖后以偈答曰：
「『我於睡夢中，　見象如白銀，
光色超日月，　身相甚嚴淨。
六牙有威勢，　難壞如金剛，
支體甚堅好，　來入於我腹。
爾後多瑞相，　願王今善聽。

我見三千界，　弘敞廣嚴飾，
每於寢寐時，　諸天來讚我。
貪瞋等煩惱，　結使皆銷滅，
我心寂靜樂，　如在禪定中。
宜喚占夢人，　明解圍陀論，
善閑八耀法，　能辨吉凶者，
速召彼人來，　為我解斯夢。』
時王聞此語，　即召占夢人，
而語彼人言：　『宜占聖后夢。』
聖后時告彼，　己所夢因緣。
『汝既稱善占，　吾今為汝說。
我夢象如雪，　踰於日月光，
威勢有六牙，　支體甚嚴好。
妙色極光淨，　堅密如金剛，
來入我腹中，　我夢如是事。』
其人聞聖后，　說所夢因緣，
皆曰：『無不利，　斯夢甚為吉。
種族當興盛，　必生勝相子，
在家作輪王，　威力統所化。
出家成佛道，　哀愍諸世間，
當灑甘露法，　為人天所敬。』

「時，輸檀王聞婆羅門解夢因緣，心甚歡喜，即以上妙衣服種種美食，而賜與之令歸本處。」

佛告諸比丘：「時，輸檀王於四城門四衢道中，為菩薩故設大施會，須食與食，須衣與衣，乃至香花臥具、田宅騎乘一切所求，皆悉給與。王時念言：『於何宮殿安置聖后，令得無憂歡樂而住？』時四天王來至王所，作如是言：『惟願大王善自安隱勿思此事，我與菩薩取妙宮殿。』時天帝釋即來王所，而說偈言：

「『護世宮為劣，　不堪聖后居；
忉利有勝殿，　持來奉菩薩。』

「時，夜摩天子復來王所，而說偈言：

「『我有勝妙殿，　超過忉利宮，
在彼夜摩天，　今持奉菩薩。』

「兜率天子復來王所，而說偈言：

「『兜率妙天宮，　菩薩本居止，
是為最殊勝，　還持奉菩薩。』

「化樂天子復來王所，而說偈言：

「『我有寶宮殿，　隨心所化生，
莊嚴甚奇妙，　願以奉菩薩。』

「他化自在天子復來王所，而說偈言：

「『我有妙宮殿，　超過諸欲天，
眾寶所莊嚴，　清淨悅心意。
光明甚奇耀，　周匝散香花，
願以安聖后，　持來奉菩薩。』」

佛告諸比丘：「是時，欲界諸天子等，為供養故，各各齎彼所有宮殿來至輸檀王宮。其王亦為菩薩造妙宮殿，綺飾精麗人間所無。爾時，菩薩以大嚴三昧威神力故，令彼一切諸宮殿中，悉現摩耶聖后之身，皆有菩薩，於母右脇結加趺坐。諸天子等各各自謂：『菩薩之母惟住我宮。』」
爾時，世尊重說偈言：

「大嚴三昧，　神化難思，
諸天悅豫，　父王歡喜。」

說是經時，會中有諸天子生如是念：「四天王天聞此人間污穢不淨，況乎此上三十三天乃至兜率諸大天耶？云何菩薩世間之寶，最勝清淨殊妙香潔，乃捨兜率處在人間，於母胎中經於十月？」
爾時，阿難承佛威神，長跪合掌而白佛言：「世尊！女人之身多諸欲惡，云何如來為菩薩時，乃捨兜率處於母胎右脇而住？」
佛告阿難：「菩薩昔在母胎，不為不淨之所染污，恒處寶殿嚴淨第一。如是寶殿為欲見不？當示於汝。」
阿難白佛言：「世尊！願垂顯示，令諸見者皆生歡喜。」
爾時，如來即以神力，令娑婆世界主梵天王，與六十百千億梵天，下閻浮提來詣佛所，恭敬稽首，右遶三匝却住一面。爾時，世尊知而故問梵天王言：「我昔為菩薩時，在胎十月，所居寶殿今為所在？汝可持來。」

梵天王言：「今在梵世。」時娑婆世界主稽首作禮忽然不現，於剎那頃昇于梵宮，告妙梵天子言：「汝宜次第下至三十三天，高聲唱言：『今日梵王，欲將如來處胎之時所居寶殿還至佛所，若欲見者宜可速來。』」爾時，梵王即持菩薩之殿置梵殿中，其梵殿量縱廣正等三百由旬，而與八萬四千拘胝梵天恭敬圍遶，從於梵世下閻浮提。是時欲界無量諸天，皆悉雲集於如來所，以天妙衣、種種伎樂、花鬘、妙香、天莊嚴具而為供養。

時，天帝釋乃至他化自在，永不能覩菩薩之殿，雖審觀之亦不能見。時，四天王問帝釋言：「我等作何方便能覩斯殿？」帝釋報言：「當請如來乃得見耳。」時，天帝釋與四天王，稽首請佛。是時，大梵天王先與諸梵，捧菩薩殿置於佛前。其殿三重周匝瑩飾，皆以牛頭栴檀天香所成，其香一分價直三千大千世界，光明照耀，以天眾寶而嚴飾之，床座器物皆稱菩薩，微妙綺麗人天所無，惟除菩薩旋螺之相。大梵天王所著天服，至菩薩座猶如水漬欽婆羅衣。其三殿內周匝皆有淨妙天花，其殿堅牢不可沮壞。凡所觸近皆生妙樂，如迦隣陀衣。欲界一切諸天宮殿，悉現菩薩寶殿之中。

佛告諸比丘：「菩薩入胎之夜，下從水際涌出蓮花，穿過地輪上至梵世，縱廣正等六十八洛叉由旬，如此蓮花無能見者，除諸如來并諸菩薩及大梵天王。於三千大千世界之中，所有清淨殊勝美味，猶如甘露現此花中，大梵天王以毘瑠璃器，盛此淨妙甘露之味，奉上菩薩，菩薩於是受而食之。比丘！當知世間眾生，無有能食如是甘露之味，惟除十地究竟最後身菩薩方能食耳。諸比丘！菩薩以何善根而感斯味？由昔長夜行菩薩道時，能以醫藥救濟病苦，所有欲願皆令滿足，一切恐懼能施無畏。又以上妙花果供養如來及佛塔廟，一切聖眾父母尊長，如是施已然後自受。由斯福報，感大梵王每持甘露之味而以奉獻於寶殿內，上妙衣服諸莊嚴具種種器物，菩薩本願力故隨意能現。阿難！一切菩薩將入胎時，於母右脇先有如是寶莊嚴殿，然後從兜率天宮降神入胎，於此殿中結加趺坐。阿難！十方世界一切摩耶聖后，皆於夢中見白象來，釋提桓因及四天王，二十八夜叉大將，皆悉隨從而衛護之。復有四天女：一名鄔佉梨，二名侔佉梨，三名幢至，四名有光，亦與眷屬常來衛護。

「爾時，菩薩處母胎中，身相光明，猶如夜暗於山頂上然大火炬，亦如真金在琉璃中，光明洞照普遍世界。四大天王、二十八夜叉大將與其眷屬，每於晨朝恭敬供養，皆見菩薩安慰問訊，徐舉右手指座令坐，為其說法示教利喜得未曾有。若欲去時，菩薩徐舉右手使之而去，頂禮圍遶辭退而去。釋提桓因與三十三天，每於中時恭敬供養，為聽法故，皆見菩薩安慰問訊，徐舉右手指座令坐，為其說法示教利喜得未曾有。若欲去時，菩薩徐舉右手使之而去，頂禮圍

遶辭退而去。娑婆世界主大梵天王，每於申時與無量百千梵眾天子恭敬供養，為聽法故，皆見菩薩安慰問訊，徐舉右手指座令坐，為其說法示教利喜，生歡喜心得未曾有。若欲去時，菩薩徐舉右手使之而去，頂禮圍遶辭退而去。

「阿難！東西南北、四維上下，周遍十方無量百千諸菩薩眾，於日入時恭敬供養，為聽法故而來至此。爾時，菩薩化作莊嚴師子之座，令諸菩薩各坐其上，互相問答辯析上乘。此等諸來大菩薩眾，惟是同行同乘之所能覩，摩耶聖后亦不能見。

「阿難！菩薩處胎之時，不令聖后身覺沈重及諸苦逼，柔軟輕安怡懌歡暢，無有貪欲、瞋恚、愚癡、熱惱之患；亦無欲覺、恚覺、害覺；亦無冷熱、飢渴、惛惑、罪垢、散亂；亦無不可意色，及聲香味觸一切惡境；亦無惡夢；亦無女人貪誑、諂曲、嫉妬、諸煩惱過。具足受持清淨禁戒行十善道，不於他人而生欲心；亦無他人能於聖后而生欲想。於迦毘羅城及諸聚落并餘國土，所有男女若童男若童女，或為鬼神之所著者，見菩薩母皆自痊愈。或有眾生得種種病，風黃痰氣、盲聾啞痺、牙齒齲痛、瘰癧白癩、痟渴癲眩、癭癰瘡瘢，種種諸病，見菩薩母舒手摩頂，自然銷除。設有眾生得如是病，不獲親來見菩薩母；聖后爾時，折草為籌而以賜之，纔執籌時所有病苦皆得銷散平復如本。聖后若觀菩薩之時，見於腹中右脇而住，如明鏡中覩諸色像，歡喜和悅身心泰然。

「阿難！菩薩處胎之時，諸天常奏天樂、雨眾天花，供養菩薩。是時國界寧靜景候調和，人民安樂好行恩惠，諸釋種子皆悉棄惡修習善事，於諸節會遊戲園林，受勝妙樂歡娛怡暢。時輸檀王隨順法行不樂世榮，捐棄國務如苦行者。阿難！菩薩處母胎中，神力現化成就如是。」

爾時，世尊告阿難言：「汝等當觀佛在胎時所居寶莊嚴殿。」

阿難言：「唯然，世尊！願為顯示。」

世尊爾時即為阿難、釋提桓因，及四護世并餘天人，顯示如來處胎之時寶莊之殿；皆大歡喜，得未曾有生清淨心。作是現已，大梵天王還持寶殿歸於梵世。佛告諸比丘：「菩薩處胎之時，已能化導三十六那由他天人令住三乘。」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最上勝人初入胎，　大地山林皆震動，
金色淨光銷惡趣，　一切天人咸喜悅。
為欲成此大法王，　示現胎中寶嚴殿，
導師所居之寶殿，　栴檀妙香極嚴飾。
此香一分之價直，　等彼三千界珍寶，

下方涌出大蓮花，　其花高至于梵世。
花中所承甘露味，　梵王持以獻菩薩，
世間一切諸群生，　無有能銷一滴味。
惟除最後身菩薩，　方能致斯甘露食，
積劫所集福威力，　服者身心得清淨。
帝釋梵王四護世，　稽首供養於導師，
奉事頂禮聞妙法，　歡喜右遶而辭去。
如是十方菩薩眾，　亦復因斯樂法來，
坐於光明眾寶床，　聞大乘法生歡喜，
各恣言談兩相顧，　無量稱揚還本國。
四方男子及女人，　為彼鬼魅所纏縛，
露首袒體心狂亂，　若見佛母皆除愈。
所有黃痰與癲癩，　盲聾瘖瘂種種疾，
佛母舒手摩其頂，　眾病應時得銷散。
或有困篤在遠方，　折草作籌而惠之，
籌至病者尋平復，　世間無不蒙眾祐。
由法醫王在腹中，　苦惱眾生盡安樂，
聖后自觀菩薩體，　猶如空中見明月。
形相微妙甚端嚴，　歡喜悅樂心安住，
無復貪瞋癡所擾，　亦無愛欲嫉妒害。
不為飢渴寒熱侵，　身心靜然離眾惱，
人天上下更相見，　音樂不鼓而自鳴。
國土清寧甚安隱，　眷屬欣豫同無患，
龍天由斯降時澤，　草木花果盡敷榮。
惠施一切之所須，　王宮七日雨珍寶，
是時無有貧乏者，　猶如帝釋歡喜園。
王修法行持淨戒，　雖處堂殿如林野，
由此聖后懷菩薩，　每入後宮親慰問。」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二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三

中天竺國沙門地婆訶羅奉　詔譯

誕生品第七

爾時佛告諸比丘：「菩薩處胎滿足十月將欲生時，輸檀王宮先現三十二種瑞相：一者一切大樹含花將發。二者諸池沼中優鉢羅花、拘物頭華、波頭摩華、芬陀利華，皆悉含蘂。三者諸小華叢吐而未舒。四者自然而有八行寶樹。五者二萬寶藏從地踊出。六者於王宮內自生寶牙。七者地中復出無量寶瓶，滿中香油。八者從雪山中無量師子之子來遶迦毘羅城，歡躍震吼各守城門。九者彼諸師子亦不嬈害一切人民。十者五百白象之子，來自雪山至王殿前。十一者有無量天諸嬰孩忽然而現，婇女懷抱婉轉遊戲。十二者有諸龍女出現半身，手持微妙諸寶瓔珞於空而住。十三者有十千天女，各持孔雀羽扇現於空中。十四者有十千寶瓶，盛滿香水泛以眾華，現於虛空旋遶迦毘羅城。十五者有十千天女，各捧寶瓶現虛空中。十六者有十千天女，各各執持幢幡寶蓋現虛空中。十七者無量天諸婇女持天樂器，現虛空中而未擊奏。十八者一切香風皆未飄拂藹然而住。十九者江河諸水湛而不流。二十者日月宮殿及諸星辰皆不運行。二十一者弗沙之星將與月合。二十二者王宮殿堂自然寶網彌覆其上。二十三者一切燈炬皆悉無色。二十四者一切樓閣殿堂臺榭之上，忽然皆有摩尼珠寶嚴飾垂懸。二十五者眾寶庫藏忽然自開。二十六者惡禽怪獸皆不出聲。二十七者於虛空中，演妙音詞唱言善生善生。二十八者一切人間所作事業皆悉停息。二十九者高下之地悉皆平正。三十者所有街衢巷陌遊從道路，自然柔軟散花嚴飾。三十一者一切孕婦產生無難皆獲安隱。三十二者娑羅樹神出現半身合掌恭敬。先現如此三十二種瑞相。

「爾時摩耶聖后，以菩薩威神力故，即知菩薩將欲誕生。於夜初分詣輸檀王，而說偈言：

「『大王聽我今所請，　久思詣彼龍毘園，
於我不懷嫌妬心，　願得速往暫遊觀。
大王精勤思惟法，　修諸苦行多疲倦，
自我懷此清淨人，　處在宮中亦已久。
樹木蓊鬱初榮茂，　今時正可翫園林，
節物方春甚佳美，　與諸婇女相娛樂。
眾鳥和鳴似歌頌，　飛花處處皆盈滿，
惟願大王速垂勅，　及時遊彼好園苑。』

王聞聖后斯語已，　欣然即勅諸臣佐：
『速嚴妙好諸輦輿，　龍毘尼園亦莊嚴。
又宜駕被二萬象，　色類白雪形似山，
摩尼珠寶耀其體，　真金線網彌其上。
象王皆悉六牙備，　兩邊交垂以珍鐸，
又取二萬駿捷馬，　朱驄白質如銀雪。
勒以金鞍寶鈴網，　其馬迅疾如風馳，
二萬勝兵皆勇健，　能伏怨敵堪營衛。
各擐甲冑及干戈，　并執鬪輪將羂索，
聖后所乘諸輦輿，　摩尼雜寶間莊嚴。
又以車載眾珍饌，　於上覆之微妙帀，
又部車兵勇健者，　被甲執持諸器仗。
又駕無量諸車乘，　載以珍琦眾雜寶，
又以無邊諸妙寶，　周匝彫瑩龍毘園。
又以珠寶并綺繒，　校飾園中好林樹，
處處皆以名華散，　猶如帝釋歡喜園。
汝等種種嚴辦訖，　即宜速疾來報我。』
群臣既承王勅已，　尋時具物皆營辦。
奏言：『福壽最勝王，　如所教勅皆已集。』
王聞是事心歡喜，　尋便入閤勅內人：
『若能愛樂隨我者，　汝等應當盡嚴飾，
香熏繒綵袨衣服，　柔軟微妙令心喜。
珠珮瓔珞自嚴身，　各持百千眾樂器，
琴瑟簫笛箜篌等，　鼓吹當令出妙音。
天人男女若聞者，　皆使愛樂生歡喜，
聖后所坐寶車輿，　無令異人得親近。』
諸婇女等為執御，　一切惡相皆除屏，
四兵總集王門首，　隱隱如聞海浪聲。
聖后初出宮門已，　咸唱吉祥微妙頌，
輦輿王宮自彫飾，　寶鈴寶鐸振和音。
然後百千諸天人，　於上安施師子座，
車中傍羅四寶樹，　枝葉花果皆榮茂。
復有瑞鳥聲和雅，　繽紛翻舞而翔集，
幢幡蓋網天衣服，　高聳圍遶遍莊嚴。
諸天婇女在虛空，　以歡喜心而讚歎，
聖后是時昇寶乘，　三千世界六種動。
帝釋淨除於道路，　護世四王來御車，
大梵天王為前導，　而以屏除諸惡相。

無量百千諸天眾，　恭敬頂禮而瞻仰，
見是天眾來營從，　父王心生大欣喜。
念言：『聖后所懷妊，　必定應是天中天，
既為護世四天王，　帝釋梵王諸天眾。
廣設無邊大供養，　由此定當得成佛，
無有三界諸眾生，　堪受如斯供養者。
設令釋梵及諸龍，　四護世等受斯供，
不堪任故當首碎，　或因斯供便命終。
唯有最勝天中天，　堪受人天妙供養。』」

佛告諸比丘：「時有八萬四千象兵馬兵車兵步兵，皆悉端正勇健無敵，被以甲冑種種莊嚴，執持器仗護衛聖后。六萬釋種婇女翊從圍遶，王之眷屬若長若幼恭敬衛護。又有六萬王之婇女，作倡伎樂種種歌舞，又有八萬四千諸天童女，八萬四千龍女，八萬四千乾闥婆女，八萬四千緊那羅女，八萬四千阿修羅女，如是等皆以眾寶而自莊嚴，作眾伎樂歌舞讚詠，翊從佛母往龍毘尼園，以好香水遍灑其地，散以天花，園中草木若時非時，枝葉花果悉皆榮熟，莊嚴殊勝猶如帝釋歡喜之園。

「爾時聖后既到園已，遊歷詳觀至波叉寶樹，其樹枝葉蓊鬱鮮潤，天花人花周匝開敷，微風吹動香氣芬馥，又以雜彩摩尼珠寶而嚴飾之。樹下周遍地平如掌，所出眾草其色青紺如孔雀尾，能生樂觸如迦隣陀衣，過去無量諸佛之母，亦皆來坐此寶樹下。是時百千淨居天子其心寂靜，或垂辮髮，或著寶冠，至此樹下圍遶聖后，歡喜頂禮奏天伎樂而讚歎之，即以菩薩威神，其樹枝幹風靡而下，於是稽首禮聖后足。

「爾時聖后放身光明，如空中電，仰觀於樹，即以右手攀樹東枝，頻申欠呿，端嚴而立。是時欲界六萬百千諸天婇女，至聖后所承事供養。比丘當知！菩薩住胎成就如上種種功德神通變現，滿足十月，從母右脇安詳而生，正念正知而無染著。」

佛告諸比丘：「是時帝釋及娑婆世界主梵天王，恭敬尊重曲躬而前，一心正念，即以兩手覆憍奢耶衣，承捧菩薩。其事已畢，即將菩薩處胎之時所居寶殿還於梵宮。

「爾時菩薩既誕生已，觀察四方，猶如師子及大丈夫，安詳瞻顧。比丘當知！菩薩於多生中積集善根，是時即得清淨天眼，觀見一切三千大千世界，國土城邑及諸眾生，所有心行皆悉了知。如是知已，而復觀察是諸眾生，所有戒定智慧及諸善根與我等不？乃見十方三千大千世界，無一眾生與我等者。

「爾時菩薩善自思惟稱量正念，不假扶持即便自能東行七步，所下足處皆生蓮華。菩薩是時無有怖畏，亦無謇訥，作如是言：『我得

一切善法，當為眾生說之。』
「又於南方而行七步，作如是言：『我於天人應受供養。』
「又於西方而行七步，作如是言：『我於世間最尊最勝，此即是我最後邊身，盡生老病死。』
「又於北方而行七步，作如是言：『我當於一切眾生中，為無上上。』
「又於下方而行七步，作如是言：『我當降伏一切魔軍，又滅地獄諸猛火等所有苦具，施大法雲雨大法雨，當令眾生盡受安樂。』
「又於上方而行七步，作如是言：『我當為一切眾生之所瞻仰。』
菩薩說是語時，其聲普聞一切三千大千世界。比丘當知！菩薩於多生中積集善根，於最後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爾如是神通變化。
「比丘當知！是時一切眾生歡喜踊躍，大地震動，而諸眾生無有恐怖，三千大千世界所有非時藥木，皆悉榮茂。於虛空中出妙音聲，降微細雨，及雨種種天諸花香，真珠瓔珞上妙衣服繽紛徐墜。又扇和暢微妙香風，能生清淨柔軟樂觸，無雲無霧、無煙無塵及以暗冥，於虛空中而聞清徹和雅梵音，稱歎菩薩諸功德法。爾時菩薩放大光明，無量百千種種異色，遍滿三千大千世界。一切眾生遇斯光者，身心安隱快樂無極。一切日月、諸大梵王、帝釋護世及餘天人，所有光明皆悉不現。
「是時一切眾生，遠貪恚癡憂悲驚恐，亦離不善諸惡罪障，所有病苦眾生皆得痊除，飢渴眾生皆得飽滿，顛狂醉亂皆得惺悟，諸根缺減皆得圓滿。貧者得財，繫者解脫，地獄眾生皆蒙休息，畜生眾生無相害心，餓鬼眾生皆得飽滿。」
佛告諸比丘：「菩薩於阿僧祇百千拘胝那由他劫，修諸善行精進力故，初生之時即能十方各行七步，一切諸佛如來威加，此地化為金剛，菩薩遊踐得無陷裂。是時世界中間幽冥之處，悉皆大明，其中眾生各得相見。又於此時，諸天音樂出微妙聲，雨眾天花末香熏香，花鬘珍寶諸莊嚴具上妙衣服，如雲而下，一切眾生皆得上妙安隱快樂。菩薩出現世間最尊最勝，所有功德入不思議，若欲廣說窮劫不盡。」
爾時阿難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如來為菩薩時，尚能成就如是勝希有事，何況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告阿難：「未來世中有諸比丘，不能修習身戒心慧，愚癡無智憍慢貢高，掉舉心亂不遵法律，多所貪求不信正法，具沙門垢相似沙門，如是比丘，若聞菩薩清淨入胎，不能信受，乃復共聚謗生誹謗，作如是言：『菩薩處胎居母右脇，雖不為彼膿血所污，何能有

此大功德耶？』如是愚人，既不能知菩薩積集功德，亦不能知菩薩示現入胎，而有如是殊勝清淨無量功德，哀愍眾生出現於世。阿難！諸佛如來出現於世，不於天上而成正覺轉妙法輪，但於人間示現成佛。何以故？若於天上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人中眾生咸作是念：『我既非天，何能堪任修習佛道？』便生退屈。由是義故，但於人間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然彼愚癡法賊之輩，而於菩薩不思議事不能了知，撥生誹謗妄為憶度。阿難！愚癡之人尚不信佛有無量德，何況能信菩薩神通？如是比丘耽著利養及以名聞，沈溺罪垢。」

阿難白佛言：「世尊！當來之世，若有如是愚癡下劣之人，誹謗此經，得幾所罪？當生何處？」

佛告阿難：「若未來世有如是等諸惡比丘，誹謗此經，積集眾罪離沙門法。阿難！譬如有人滅佛菩提，毀呰十方三世諸佛，其所獲罪寧為多不？」

阿難言：「甚多世尊！」

佛告阿難：「若有眾生誹謗如斯大乘經典，其所獲罪與此人等。」

爾時阿難聞是語已，身毛為豎，唱如是言：「南無佛陀！南無佛陀！我聞彼人行如是惡，身心迷悶。」

佛告阿難：「若有眾生滅佛菩提，其人由此惡行因故，當墮阿鼻大地獄中。阿難！於未來世，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誹謗如斯大乘經典，其人命終定墮阿鼻大地獄中。阿難！汝於如來功德不應限量。所以者何？如來功德甚深廣大難可測故。阿難！若復有人聞此經典，信受愛樂生歡喜心，如是等人即得淨命獲大利益，其人一生為不唐捐，已修善行已得真實，離三惡道當成佛子，已得深信堪受供養，於諸聖賢心生清淨，亦當決除一切魔網，而能出於生死曠野，拔憂惱箭，善知歸依獲勝妙樂。如是等人甚為希有，堪作世間無上福田。何以故？諸佛之法甚深難信而能信故。阿難當知！是人非少善根而得成就如是之信。何以故？諸佛如來曾與彼人，於多生中為善知識。阿難！若有眾生，於佛世尊雖未得見，但聞名字即生信喜；或復有人不聞佛名，得見如來便生信喜；或復有人雖得見聞不生信喜；或復有人若聞若見皆生信喜。阿難！除不信喜，當知是人於多生中，皆蒙如來為善知識，其人功德與如來等，即為如來成就度脫而攝受之。阿難！我昔修菩薩道時，諸有眾生來至我所，我皆攝受施其無畏。汝等今者，應生淨信精勤修習。汝所應作悉已開顯，亦為汝等拔憍慢箭。阿難！譬如有人久別親友，過百由旬冒遠尋之，得與相見暫解離念尚生歡喜，何況曾得值佛種諸善根，今復覲佛得為親友，而不喜耶？阿難當知！未來諸佛皆作是念：『此諸人等，已得過去如來為善知識，今復值我。我與是人亦

為親友，心生歡喜。』譬如有人見親友時心生歡喜，見友之友亦生歡喜。阿難！若有眾生於此經典少分生信，我以是人付未來佛。彼佛亦當作如是念：『此等眾生是我親友，如其所願當令滿足。』譬如有人多諸親友，唯生一子心甚憐念，其人不久病欲命終，喚其所親付是愛子，其友受付念如己子。佛亦如是。未來諸佛皆是親友，以是眾生付未來佛。阿難！我今開悟於汝，汝應於此深生淨信，當勤修習。」

佛告諸比丘：「菩薩生時，無量百千拘胝那由他天諸婇女，以天妙花、塗香末香、花鬘衣服、眾莊嚴具，散聖后上如雲而下。」

爾時世尊說是偈言：

「將生離垢光，　天女有六萬，
咸出妙歌頌，　讚歎菩薩母。
皆於聖后前，　歡喜作是言：
『願勿懷憂惱，　我等堪供養。
尊生出三界，　無上大醫王，
草木花葉敷，　人天盡恭敬。
大地六種動，　名聞遍十方，
如是最勝人，　聖后今生彼。
虛空諸樂器，　不鼓而自鳴，
百千淨居天，　歸命生歡喜。
今者聖人出，　為世作津梁，
四王釋梵等，　及餘諸天眾，
曲躬盡圍遶，　咸生歡喜心。
彼人中師子，　當出母右脇，
光明極清淨，　暉耀如金山。』
釋梵手承捧，　震動百千界，
三惡趣眾生，　離苦皆安樂，
天衣及天花，　遍滿於虛空。
諸佛精進力，　此地為金剛，
導師所下足，　瑞蓮隨步起。
周行七步時，　演妙梵音聲：
『我為大醫王，　能除生死病。
我於世間中，　為最尊最勝。』
梵釋諸天等，　在於虛空中，
以手捧香水，　灌灑於菩薩。
龍王下二水，　冷煖極調和；
諸天以香水，　洗浴於菩薩。
三千大千界，　一切皆震動。

諸天持白蓋，　并執素瓔紼，
遍覆於虛空，　皆以寶莊嚴，
持種種供具，　供養人師子。
有報輸檀王：　『王生眾相子，
增長於王族，　從王種姓生，
當作轉輪王，　統領四天下。
應知釋種中，　時生五百子，
一切皆勇健，　力如那羅延。』
復有報王言：　『婢僕各八百，
馬生二萬駒，　牛生六萬犢。
象子有二萬。　四方諸國王，
同時皆慶賀，　其數亦二萬。
諸王咸欵附，　稽首而白言：
「善哉最勝王，　我願為僮僕。」
象王金網飾，　歡躍至王宮，
牛有種種色，　端正甚可愛。
駿馬如珂雪，　騘尾皆金色，
增顯大王族，　王應自往觀。』
所有眾吉祥，　皆因菩薩力，
天人見功德，　咸生歡喜心，
發願求菩提，　速登無上果。」

佛告諸比丘：「菩薩生已，輸檀王倍復增上而行法行，見來求者一切施與。諸族姓中同於是時生二萬女。諸女之中，耶輸陀羅而為上首。又諸僕使及青衣等，所生男女數各八百，於諸男中車匿為最。駿馬生駒其數二萬，於諸馬中乾陟為上。生白象子數亦二萬。四百拘胝類洲之中，菩提樹牙是時初生名阿說他。於四洲中生栴檀林。於迦毘羅城四邊，自然出現五百園苑，五千寶藏從地踊出。如上所說一切事物，所司部錄擬供菩薩。是時輸檀王與諸眷屬聚會，作是念言：『我子生已，一切事物皆悉增長成就，我當與子名薩婆悉達多。』即以種種衣服飲食，慶賀菩薩此名。」

佛告諸比丘：「菩薩生已，聖母右脇平復如故。於一井中出三種泉，浴菩薩母，又於池中出妙香油，聖后塗身。有五百千天諸婇女，各執寶缾持好香油，至聖后所而慰問言：『安隱生子，願無上損。』復有五百千天諸婇女，各各執持上妙塗香，塗聖后身，而慰問言：『安隱生子，願無上損。』復有五百千天女，各各執持上妙天衣，為供養菩薩故，問聖后言：『安隱生子，願無上損。』復有五百千天諸婇女，各各執持寶莊嚴具，為供養菩薩故，問聖后言：『安隱生子，願無上損。』又有五百千天諸婇女，各各執持上妙音

樂鼓吹絃歌，為供養菩薩故，問聖后言：『安隱生子，願無上損。』此閻浮提一切外道五通神仙，乘空至於輸檀王所，而白王言：『王生福德之子，吉祥無量種族增盛。』」

佛告諸比丘：「菩薩生已，於龍毘尼園七日七夜，人天擊奏種種微妙音樂，而以供養尊重讚歎，復以種種上妙飲食，施設一切。釋種親族，皆悉集會讚言吉祥，悉行惠施作諸功德，供養三萬二千名聞勝智諸婆羅門，隨其所須皆令滿足。梵王帝釋化作端正摩那婆身，於眾會中坐第一座，而演吉祥微妙讚歎。」

佛告諸比丘：「菩薩生已，摩醯首羅告淨居天子言：『菩薩已於百千阿僧祇拘胝那由他劫，修習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方便、多聞，成就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心常希求利益一切，已於過去諸佛深種善根，從彼而生，以百福相而自嚴飾，勇猛決定，習諸善行降伏魔怨，已能成就清淨妙願，名大智幢，於三千大千世界中，為大導師，天人供養積集福德，增長意樂，遠離生老病死，能盡邊際，能於甘蔗上族中生，不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覺悟世間。我與汝等可共往彼，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及為斷除諸餘天子憍慢掉舉故，令彼諸天於長夜中獲利益故，得安樂故，證菩提故。又欲見輸檀王，讚歎吉祥慶賀種族，宣說菩薩定當成佛。』

「爾時摩醯首羅天子，與十二百千天眾圍遶，光明赫奕照迦毘羅城，詣輸檀王宮，頂禮菩薩遶百千匝，恭敬捧持。慶賀輸檀王言：『大王應大歡喜。何以故？王之太子相好莊嚴，於一切世間天人之中，色相光明道德名稱悉皆殊勝。大王！如是菩薩，決定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是，諸比丘！摩醯首羅與淨居天子，設大供養，宣說菩薩定得作佛，還歸本處。」

佛告諸比丘：「菩薩初生滿七日已，摩耶聖后，即便命終，生三十三天。過七日已，菩薩還迦毘羅城，所有儀式莊嚴殊勝，倍過聖后，往龍毘尼園。百千拘胝有五百千天女，皆捧寶缾盛以香水；五百千婇女，持孔雀羽扇次第而行；五百千婇女，香水灑地導前而行；五百千天女，於前執篲掃地而行；五百千婇女，以種種瓔珞莊嚴其身次第而行；五百千天女，執寶花鬘次第而行；五百千婇女，持眾寶具次第而行；五百千婆羅門，執諸寶鈴詠吉祥音次第而行；二萬大象種種莊嚴次第而行，八萬寶車幢幡幰蓋莊嚴微妙翊從而行；四萬步兵悉被甲冑，皆操儀仗陪列而行；又有色界尊勝諸天，執持拘胝百千那由他寶幢幡蓋，於虛空中供養而行；又有欲界諸天，執持拘胝百千那由他寶幢幡蓋，於虛空中供養而行；又有欲界諸天，以種種天諸寶具，莊嚴菩薩之車，又有二萬諸天婇女，為菩薩御。是時人天婇女羅列而行。天無所嫌人無所羨，此由菩薩威神力故。」

佛告諸比丘：「是時迦毘羅城五百釋種，各造宮殿合掌恭敬，稽首請輸檀王言：『善哉善哉！一切成利，願天中天幸我宮殿，願最上導師幸我宮殿，願歡喜悅樂者幸我宮殿，願好名稱幸我宮殿，願普遍眼幸我宮殿，願無等等幸我宮殿，願功德光明具相莊嚴者幸我宮殿。』由是讚歎成利因緣故，名菩薩為薩婆悉達多。

「於是輸檀王愍諸釋意，即將菩薩入諸釋宮，經於四月，方得周遍，然後乃將菩薩歸於自宮。於自宮中有一大殿，名寶莊嚴。菩薩居彼殿已，時輸檀王召諸親族長德耆年，凡預國姻皆悉來集，而告之言：『我子嬰孩早喪其母，乳哺之寄今當付誰？誰能影護使得存活？誰能慈心為我瞻視？誰能養育令漸長大？誰能憐撫如愛己子？』時有五百釋氏之婦，前白王言：『我能養育王之太子。』諸釋耆舊咸作是言：『汝等年少色盛心舉，不堪依時養育太子。摩訶波闍波提，親則姨母有慈有惠，唯此一人堪能養育。』是諸釋種皆共和合，請摩訶波闍波提為養育主。時輸檀王躬抱菩薩，付於姨母而告之言：『善來夫人！當為其母。』摩訶波闍波提奉王勅已，命三十二養育之母，八母抱持、八母乳哺、八母洗浴、八母遊戲，養育菩薩。譬如白月從初一日至十五日清淨圓滿，亦如尼拘陀樹植彼膏腴沃壤之地，漸漸增長。」

佛告諸比丘：「時輸檀王又與釋種共集議論：『我此太子為作轉輪聖王？為當出家成佛道也？』時有五通神仙名阿斯陀，與外族那羅童子，居雪山中，見菩薩生時有無量希奇之瑞，又聞虛空諸天讚言：『佛出於世。』又見空中雨種種香花種種衣服，人天往來歡喜踊躍，即以天眼周遍觀察，見迦毘羅城輸檀王太子，福德光明照曜世間，成就三十二大人相。見此事已，告那羅童子言：『汝應當知！閻浮提內迦毘羅城，輸檀王太子福德光明，普照十方世間之中，此為大寶，三十二相莊嚴其身。若在家者，當為轉輪聖王王四天下，成就七寶具足千子，統領大地盡海邊際，以法御物，不假刀兵自然降伏；若出家者，當得成佛不由他悟，為天人師，名稱普聞利益一切。我今與汝當往瞻禮。』

「時阿斯陀仙與那羅童子，猶如鴈王翔空而至，攝其神足步入王城，詣輸檀王宮立於門下，告守門者：『汝可入通，有阿斯陀來造於王。』時守門人往到王所，而白王言：『大王！門有仙人名阿斯陀，願得親謁。』王聞是已，掃拭宮殿安施妙座，引仙人入。仙人既至呪願王言：『吉祥尊貴，願增壽命，以法為王。』王於是時，以種種香花供養仙人，延其就座。仙人坐已，王言：『大仙！恒思頂禮未果所願，不審今者從何而至？』仙言：『大王！聞有聖子，我欲見之，故來此耳。』王言：『我子適睡請待須臾。』仙言：『如是正士自性覺悟本無眠睡。』

「比丘當知！菩薩是時念仙人故，從睡而寤。王自抱持授與仙人，仙人跪捧周遍觀察，見菩薩身，具足相好超過梵王、釋提桓因、護世四王，光明照曜踰百千日。既見是已，即起合掌恭敬頂禮，種種稱揚歎未曾有：『斯大丈夫出現於世。』右遶三匝捧持菩薩，作是思惟：『今當有佛出興於世，自恨衰老不值如來，常處長夜恒迷正法。』於是悲啼懊惱歔欷哽咽。時輸檀王見阿斯陀仙如是哀感，不能自勝，王及姨母一切眷屬皆悉啼泣，白仙人言：『我子初生之時已召相師占問善否，皆大歡喜以為奇特。今者大仙，悲淚如是，我等眷屬非無疑心，吉凶之事願為我說。』時阿斯陀仙捫淚而言：『惟願大王勿懷憂慮。我今哀歎無有異情，自傷年老死時將至，不聞正法不覩佛興。大王當知，無量眾生被煩惱火之所燒害，佛當能灑甘露法雨為滅除之；無量眾生行於邪見曠野之中，佛當能示涅槃清淨之道；無量眾生繫在煩惱牢獄，佛當能宥使得解脫；無量眾生閉於生死不能自出，佛當能與開方便門；無量眾生為煩惱箭之所中傷，佛當能拔令免斯苦。大王！如優曇花時時一現，諸佛如來出興於世亦復如是。我今所恨不見此時，自惟失祐是故悲耳。大王！若人值佛坐菩提座，降伏魔怨轉于法輪，當知是人必獲勝果。大王！乃有無量眾生，值佛出世奉持正教，得阿羅漢。我恨彼時不預斯事，是故悲耳。大王！如韋陀論中所記，王之太子必定不作轉輪聖王。何以故？三十二大人相極明了故。』

「王言：『何等名為三十二相？』仙言：『三十二相者：一者、頂有肉髻。二者、螺髮右旋其色青紺。三者、額廣平正。四者、眉間毫相白如珂雪。五者、睫如牛王。六者、目紺青色。七者、有四十齒齊而光潔。八者、齒密而不踈。九者、齒白如軍圖花。十者、梵音聲。十一、味中得上味。十二、舌軟薄。十三、頰如師子。十四、兩肩圓滿。十五、身量七肘。十六、前分如師子王臆。十七、四牙皎白。十八、膚體柔軟細滑紫磨金色。十九、身體正直。二十、垂手過膝。二十一、身分圓滿如尼拘陀樹。二十二、一一毛孔皆生一毛。二十三、身毛右旋上靡。二十四、陰藏隱密。二十五、髀傭長。二十六、腨如伊尼鹿王。二十七、足跟圓正足指纖長。二十八、足趺隆起。二十九、手足柔軟細滑。三十、手足指皆網鞔。三十一、手足掌中各有輪相轂輞圓備，千輻具足光明照耀。三十二、足下平正周遍案地。大王！王之聖子具此三十二大人之相，分明顯著，如是之相唯諸佛有，非輪王有。大王聖子！復有八十種好，不合在家作轉輪王，必當出家得成佛道。』

「王言：『大仙！何者名為八十種好？』仙言：『八十種好者：一者、手足指甲皆悉高起。二者、指甲如赤銅。三者、指甲潤澤。四者、手文潤澤。五者、手文理深。六者、手文分明顯著。七者、手

文端細。八者、手足不曲。九者、手指纖長。十者、手指圓滿。十一者、手指端漸細。十二、手指不曲。十三、筋脈不露。十四、踝不現。十五、足下平。十六、足跟圓正。十七、脣色赤好如頻婆果。十八、聲不麁獷。十九、舌柔軟色如赤銅。二十、聲如雷音清暢和雅。二十一、諸根具足。二十二、臂纖長。二十三、身清淨嚴好。二十四、身體柔軟。二十五、身體平正。二十六、身無缺減。二十七、身漸纖直。二十八、身不動搖。二十九、身分相稱。三十、膝輪圓滿。三十一、身輕妙。三十二、身有光明。三十三、身無斜曲。三十四、臍深。三十五、臍不偏。三十六、齊稱位。三十七、齊清淨。三十八、身端嚴。三十九、身極淨遍發光明破諸冥暝。四十者、行如象王。四十一、遊步如師子王。四十二、行如牛王。四十三、行如鵝王。四十四、行順右。四十五、腹圓滿。四十六、腹妙好。四十七、腹不偏曲。四十八、腹相不現。四十九、身無黑子。五十者、牙圓正。五十一、齒白齊密。五十二、四牙均等。五十三、鼻高修直。五十四、兩目明淨。五十五、目無垢穢。五十六、目美妙。五十七、目脩廣。五十八、目端正。五十九、目如青蓮。六十者、眉纖而長。六十一、見者皆生喜。六十二、眉色青紺。六十三、眉端漸細。六十四、兩眉頭微相接連。六十五、頰相平滿。六十六、頰無缺減。六十七、頰無過惡。六十八、身不缺減無所譏嫌。六十九、諸根寂然。七十者、眉間毫相光白鮮潔。七十一、額廣平正。七十二、頭頂圓滿。七十三、髮美黑。七十四、髮細軟。七十五、髮不亂。七十六、髮香潔。七十七、髮潤澤。七十八、髮有五卍字。七十九、髮彩螺旋。八十者、髮有難陀越多吉輪魚相。大王！此是聖子八十種好，若人成就如是八十種好，不應在家，必當出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時輸檀王聞阿斯陀仙如是語已，身心泰然歡喜踊躍，從座而起頂禮菩薩，而說偈言：

「『汝為帝釋諸天人，　一切恭敬稽首禮，
及為一切諸神仙，　皆來恭敬而尊重，
為諸世間之塔廟，　故我頂禮自在王。』

「諸比丘！輸檀王為阿斯陀仙及那羅童子，施設種種飲食上妙衣服，右遶頂禮。時阿斯陀仙撫那羅童子左肩，乘虛而去。是時仙人語童子言：『不久有佛出興於世，汝當往詣求請出家，於長夜中得大利益。』」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三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四

中天竺國沙門地婆訶羅奉　詔譯

入天祠品第八

爾時，佛告諸比丘：「菩薩生已，諸剎帝利、婆羅門、居士長者，豪富之家二萬童女，皆悉擬為菩薩婇女，王及大臣亦各有二萬童女，擬為菩薩婇女，此等諸女皆與菩薩同日而生。是時釋種耆舊詣輸檀王所，白言：『大王！今者可將太子謁於天廟以祈終吉。』王時許之，即遣所司，淨諸城郭鄽肆巷陌，所有盲聾瘖瘂諸根不具，瓦礫糞穢諸不吉祥皆悉除屏，擊福德鼓，扣善相磬，所由之門皆令藻飾。又諸福王、長者居士、婆羅門等克期同集，無量婇女車徒騎從，諸吉祥鉼香油香水悉令盈滿，婆羅門子夾於衢路，詠吉祥音，諸天祠廟皆悉嚴好，如是等事一切成辦。時輸檀王入於後宮，告摩訶波闍波提言：『欲將太子往於天廟。』并勅宮人並須嚴飾。摩訶波闍波提以諸寶服莊嚴菩薩，是時菩薩熙怡微笑，而作是言：『今者見將欲往何處？』姨母告言：『將太子出，謁於天廟。』爾時菩薩，而說偈言：

「『自我初生時，　震動三千界，
日月及護世，　梵釋諸天龍，
皆悉下閻浮，　俱來頂禮我，
何有天相及？　將吾造其所。
我是天中天，　於天中最勝，
天無與等者，　誰復有能過？
隨順世俗故，　所以來生此，
見我威神力，　一切皆欣喜。
是故應知我，　獨為天中天。』」

佛告諸比丘：「如是集會軍眾吉祥讚歎，莊嚴城闕，街衢巷陌鄽肆諸門悉已清淨。時輸檀王自將菩薩乘車而出，與諸婆羅門、剎利、大富長者、居士大臣，及諸國王、釋氏眷屬，前後翊從，燒香散花滿於衢路，象馬車乘軍眾無量，皆悉執持寶幢幡蓋，種種鼓樂歌舞作倡，百千諸天御菩薩車，無量百千那由他天子并天婇女，於虛空中，散眾天花、鼓樂絃歌。時輸檀王威力如是詣於天廟。至天廟已，王自抱持菩薩入天廟中，足踰門閾，所有天像皆從座起，迎逆菩薩恭敬禮拜。時眾會中百千天人，皆大歡笑踊躍無量，唱言：

『善哉，善哉！甚為希有。』迦毘羅國六種震動，諸天形像各現本身，而說頌曰：

「『芥子並須彌，　牛跡方溟海，
日月對螢火，　豈足以為倫？
我今如芥子，　而復同牛跡，
亦與螢火等，　故我應敬彼。
菩薩如日月，　亦復同溟海，
而與須彌等，　不宜恭敬我。
福慧及威力，　禮者獲大利，
若人去憍慢，　生天證涅槃。』」

佛告諸比丘：「菩薩示現入天廟時，三萬二千天子及無量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諸比丘！以是因緣，我時忍可入於天廟。」

寶莊嚴具品第九

佛告諸比丘：「時有大臣名優陀延，其人善閑星曆，與五百眷屬，月離于軫、角宿合時，來至王所，而白王言：『請為太子造寶莊嚴具。』時王報言：『宜令速造。』五百釋種大臣亦各奉為菩薩造莊嚴具，所謂指環首飾，寶頸耳璫，寶帶瓔珞，寶屐寶鈴，寶鐸金網，如是等莊嚴之具既成就已，而弗沙星正與月合。是時諸釋眷屬持此寶具，詣於王所，各言：『大王！我等所造莊嚴之具，願上太子。』王言：『且待，汝等先以種種供養，我今亦為太子造莊嚴具。』諸釋眷屬重白王言：『我等所獻豈異，常得莊嚴。太子但許各為七日御用，是所願耳。』至於明旦，摩訶波闍波提往無垢光明園，以諸寶具嚴飾菩薩，懷抱捧接至於園中。時有八萬四千婇女迎候菩薩，有一萬童女觀瞻菩薩，有一萬釋種童女敬仰菩薩，有五千婆羅門讚歎菩薩，如是等欽望之心皆無厭倦。時有釋種名跋陀羅，以諸所造寶莊嚴具，衣著菩薩。當爾之時菩薩身光，暎奪眾寶所有光彩悉不復現，譬如聚墨對閻浮檀金。爾時園中有神，名曰離垢，即現其形，於輸檀王及諸釋種前，說偈讚曰：

「『假使三千界，　滿中盛真金，
閻浮金一銖，　暎之即無色。
假使閻浮金，　充滿三千界，
菩薩一毛光，　暎之亦無色。

光明甚圓滿，　百福相莊嚴，
如是清淨身，　豈資於外好？
日月星珠彩，　梵釋諸天光，
若對菩薩身，　皆悉不能現。
由先淨業感，　眾相自莊嚴，
不待下劣人，　所奉莊嚴具。
應屏汝所獻，　莊嚴眾珍寶，
汝自以為美；　菩薩無所求，
非菩薩所須，　宜持賜車匿。』
天神說偈已，　忽然而不現。
王及諸釋種，　深生希有心，
踊躍歡喜言：　『釋氏當興盛。』」

示書品第十

佛告諸比丘：「菩薩年始七歲，是時以備百千吉祥威儀之事，欲將菩薩往詣學堂，十千童男、一萬童女圍遶翊從，車一萬乘載以珍羞并諸寶物，於迦毘羅城四衢道中及諸鄽里，處處散施，復有百千音樂同時俱作雨眾天花，復有無量百千婇女，眾寶瓔珞莊嚴其身。或在樓閣軒檻，或處殿堂窓牖瞻望菩薩，以眾妙花，而遙散之。復有百千天諸婇女，莊嚴其身，各執寶蚌盛以香水，於前灑道。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各於虛空出現半身，手執花鬘瓔珞珠寶，垂懸其上。一切釋種前後圍遶，隨輸檀王，而將菩薩詣於學堂。

「爾時菩薩將昇學堂，博士毘奢蜜多，見菩薩來，威德無上，自顧不任為菩薩師，生大慚懼迷悶躃地。時兜率天子名曰妙身，扶之令起安置座上，身昇虛空，而說頌曰：

「『所有世間眾伎藝，　於無量劫已修習，
為欲成熟諸童子，　隨順俗法昇學堂。
復欲調伏諸眾生，　令入大乘真實法，
善解因緣知四諦，　能滅諸有得清涼。
天中之天為最尊，　施甘露者無能勝，
一切眾生心行異，　於一念中悉能知。
寂滅之法猶能悟，　況復文字而須學？』

「爾時天子說此偈已，即以天妙香花供養菩薩，忽然不現。時輸檀王勅諸童子及諸保母，瞻侍菩薩，王還本宮。菩薩爾時手執天書栴檀之簡，塗以天香摩尼明璣以為嚴飾，而問師言：『有：
「『梵寐書、佉盧虱底書、布沙迦羅書、央伽羅書、摩訶底書、央瞿書、葉半尼書、婆履迦書、阿波盧沙書、沓毘羅書、罽羅多書、多瑳那書、郁伽羅書、僧祇書、阿跋牟書、阿奴盧書、達羅陀書、可索書、支那書、護那書、末提惡剎羅書、蜜怛羅書、弗沙書、提婆書、那伽書、夜叉書、乾闥婆書、摩睺羅書、阿修羅書、迦婁羅書、緊那羅書、密履伽書、摩瑜書、暴磨提婆書、安多力叉提婆書、拘耶尼書、鬱單越書、弗婆提書、沃憩婆書、匿憩波書、般羅憩波書、婆竭羅書、跋闍羅書、戾佉鉢羅底隸書、毘憩波書、安奴鉢度多書、舍薩多婆書、竭膩那書、嗚差波書、匿差波書、波陀戾佉書、地烏怛散地書、夜婆達書、鉢陀散地書、末提訶履尼書、薩婆多增伽訶書、婆尸書、比陀阿奴路摩書、尼師答多書、乎盧支磨那書、陀羅尼閉瑳書、伽伽那必利綺那書、薩婆沃殺地儞產陀書、娑竭羅僧伽訶書、薩婆部多睺婁多書。
「『如上所說六十四書，欲以何書而相教乎？』是時毘奢蜜多聞所未聞，歡喜踊躍自去貢高，而說頌曰：

「『希有清淨勝智人，　已自該通一切法，
示入學堂從下問，　所說書名昔未聞。
無見頂相極尊高，　面貌威嚴莫能視，
智慧神力最第一，　當以善巧教詔我。
顧己微淺焉能學，　徒聽書名實未知，
是為最上天中天，　於世間中無有二。』」

佛告諸比丘：「爾時有十千童子，而與菩薩俱在師前，同學字母唱阿字時，出一切諸行無常聲；唱長阿字時，出自利利他聲；唱伊字時，出諸根本廣大聲；唱伊字時，出一切世間眾多病聲；唱烏(上聲)字時，出世間諸惱亂事聲；唱烏字時，出諸世間一切眾生智慧狹劣聲；唱翳字時，出所希求諸過患事聲；唱愛字時，出勝威儀聲；唱烏字時，出死曝流到彼岸聲；唱懊字時，出皆化生聲；唱唵字時，出一切物皆無我我所聲；唱阿字時，出一切法皆滅沒聲；唱迦(上聲)字時，出入業果聲；唱佉字時，出一切諸法如虛空聲；唱伽(上聲)字時，出甚深法入緣起聲；唱伽字時，出除滅一切無明黑暗厚重瞽膜聲；唱哦字時，出銷滅眾生十二支聲；唱者字時，出觀四諦聲；唱車(上聲)字時，出永斷貪欲聲；唱社字時，出度一切生死彼岸聲；唱闍字時，出降一切魔軍眾聲；唱壤字時，出覺悟一切眾

生聲；唱吒(上聲)字時，出永斷一切道聲；唱吒字時，出置答聲；唱荼(上聲)字時，出斷一切魔惱亂聲；唱荼字時，出一切境界皆是不淨聲；唱拏(上聲)字時，出永拔微細煩惱聲；唱多(上聲)字時，出一切法真如無別異聲；唱他(上聲)字時，出勢力無畏聲；唱陀(上聲)字時，出施戒質直聲；唱陀字時，出希求七聖財聲；唱那(上聲)字時，出遍知名色聲；唱波(上聲)字時，出證第一義諦聲；唱頗字時，出得果入現證聲；唱婆(上聲)字時，出解脫一切繫縛聲；唱婆字時，出斷一切有聲；唱摩(上聲)字時，出銷滅一切憍慢聲；唱也字時，出通達一切法聲；唱羅字時，出厭離生死欣第一義諦聲；唱羅(上聲)字時，出斷一切生死枝條聲；唱婆(上聲)字時，出最勝乘聲；唱捨字時，出一切奢摩他毘鉢舍那聲；唱沙(上聲)字時，出制伏六處得六神通聲；唱娑字時，出現證一切智聲；唱呵字時，出永害一切業煩惱聲；唱差字時，出諸文字不能詮表一切法聲。」佛告諸比丘：「菩薩與諸童子居學堂時，同唱字母，演出無量百千法門之聲，令三萬二千童男三萬二千童女，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以是因緣，示現入於學堂。」

觀農務品第十一

佛告諸比丘：「菩薩年漸長大，便於一時，共諸釋子出城遊觀行至園中，見諸農夫勤勞執役。菩薩見已，起慈悲心，哀嗟世間有如斯苦！即作是念：『何處空閑？我當於彼思惟離苦。』乃見園中有閻浮樹，枝葉蓊鬱鮮榮可愛，菩薩爾時，於彼樹下結加趺坐，離諸欲惡，有覺有觀離生喜樂住初禪，內淨一心滅覺觀離生喜樂住二禪，離喜受聖說住捨有念有想身證樂住三禪，斷除苦樂滅憂喜，不苦不樂，念清淨住四禪。時有外五通仙人，乘虛而行從南往北，至閻浮樹不能飛過，共相謂言：『我今何為不能飛過此閻浮樹？』心驚毛豎，而說偈言：

「『我等昔能過，　須彌及金剛，
如是堅固山，　去來無罣礙。
猶如有大象，　衝度小林叢，
於彼無留難，　其事亦如是。
又亦曾飛過，　諸天龍神宮，
皆悉不為難，　一切無所障。
今者是誰力，　來制我神通，
於此閻浮林，　遲迴不能過？』

「爾時林中有神，說偈答言：

「『輸頭檀王之太子，　圓滿猶如清淨月，
身相猶如日初出，　面貌猶如蓮花敷。
於此閻浮樹陰下，　端坐思惟甚深定，
積劫已曾修善行，　故能除熱得清涼。
由是大士之威神，　令汝不能於此過。』

「爾時諸仙聞是偈已，遙見菩薩威光赫然相好無比，各生希有奇特之心，咸作是言：『此為何人，威容乃爾？為是帝釋，為是四王，為是魔王，為是龍王，為是摩醯首羅天，為是毘紐天，為是轉輪聖王？』時諸仙人以偈讚曰：

「『身色超過四護世，　釋梵日月自在天，
福德相好無能踰，　清淨離垢應是佛。』

「爾時林神，以偈答仙人曰：

「『釋提桓因及護世，　梵王毘紐與自在，
若比菩薩之威光，　百千萬分不及一。』

「爾時諸仙聞是偈已，從空而下至菩薩前，乃見菩薩入深禪定身心不動，以偈讚曰：

「『世間煩惱火，　尊是清涼池，
當以無上法，　令其除熱惱。』

「復有一仙，說偈讚曰：

「『世間無明覆，　尊為智慧燈，
當以勝淨法，　為彼除冥暗。』

「復有一仙，說偈讚曰：

「『世間憂惱海，　尊為大船筏，
當以最勝法，　濟之登彼岸。』

「復有一仙，說偈讚曰：

「『世間老病苦，　尊為大醫王，
當以微妙法，　救之令得愈。』」

佛告諸比丘：「時諸仙人讚菩薩已，頂禮圍遶昇空而去。爾時輸檀王於少時間不見菩薩，悒然不樂，作如是言：『太子今者為在何許？』即遣群臣處處求覓。有一大臣至閻浮樹，乃見菩薩在彼樹下端坐思惟，諸樹光陰逐日而轉，唯閻浮之影湛然不移。時彼大臣見如是事，心生希有，歸白王言：

「『太子宴坐閻浮樹，　其樹經時影不移，
種種相好以莊嚴，　威德光明超釋梵。』

「爾時輸檀王聞是語已，往閻浮樹下，見菩薩身相好莊嚴威光赫奕，以偈歎曰：

「『譬如山峯夜然炬，　亦如明月在虛空，
太子安隱入深禪，　我今見之喜且懼。』」

現藝品第十二

佛告諸比丘：「爾時菩薩年既長大，復於一時，輸檀王共諸釋種長德耆年，相與談議。時諸釋種白大王言：『太子年漸長大，無量諸仙善占相者皆云：「太子若得出家必定成佛，若在家者當為轉輪聖王王四天下，十善御物以法為王，成就七寶。何謂為七？一者輪寶，二者象寶，三者馬寶，四者珠寶，五者女寶，六者主兵臣寶，七者主藏臣寶。具足千子，端正勇健能伏怨敵。」大王！若令太子不出家者，轉輪聖王必有繼嗣，諸粟散王咸當歸伏。應為求婚令生染著，由是自當不出家也。』時輸檀王告諸釋言：『誰女有德堪為其妃？』時有五百大臣，各白王言：『我女有德堪為太子之妃。』輸檀王言：『太子之妃固難為選，不知誰女能稱其意？宜問太子何等之女可以為妃？』是諸釋種往菩薩所，各各問言：『太子娶何等女而以為妃？』是時菩薩報諸釋言：『却後七日當述斯意。』菩薩思惟，而說偈言：

「『欲有無邊過，　為諸苦惱因，
猶如毒樹林，　亦如猛火聚。

今處深宮內，　婇女共相娛，
此處甚難居，　猶如履霜刃；
未若住禪定，　獨在於山林。』

「爾時菩薩過七日已，起大悲心思惟方便欲度眾生，告諸大臣而說頌曰：

「『蓮花生長淤泥中，　不為淤泥之所染，
王者德感於眾庶，　方為一切之所宗。
世間無量諸眾生，　當於我所證甘露，
是故示有妻子等，　非為五欲之所染。
我今隨順過去佛，　而不退失諸禪定，
婚娉宜應選仇偶，　勿娶凡女以為妃。
具足相好清淨人，　諦語稱心無放逸，
我今為書陳所好，　汝宜依書善求覓。
若有少盛好威儀，　不恃麗容而起慢，
無憍無恪無嫉妒，　無諂無誑無諸病。
恒常質直起慈心，　憐愍眾生如愛子，
好行惠施無諸過，　供養沙門婆羅門。
乃至夢寐無邪心，　未曾懷孕至貞潔，
恒為心師不高舉，　執意卑恭猶如賤。
不貪滋味及欲樂，　有慚有耻而無害，
未嘗歸依諸外道，　恒與真正理相應。
身語意業常清淨，　惛沈睡眠皆遠離，
所作無不善思惟，　恒行善行未曾捨。
承事舅姑如父母，　愛念左右如自身，
夫睡方眠復先起，　善能解了諸義理。
如是之女我方取，　豈得凡劣以為妃！』」

佛告諸比丘：「是時大臣乃傳此書，至輸檀王所，王見書已告諸臣言：『汝宜齎書於迦毘羅城，觀諸族姓，若剎帝利、若婆羅門，乃至毘舍、首陀種族之中，必有令女具斯眾德，當娶是女為太子妃。』即說偈言：

「『剎利婆羅門，　毘舍及首陀，
有女具斯德，　宜速來報我。
太子心所好，　以奉法為先，
汝今應審觀，　無論於種族。』」

佛告諸比丘：「爾時大臣奉王勅已，於迦毘羅城求訪如是令德之女。有一大臣名為執杖，其人有女名耶輸陀羅，相好端嚴姝妙第一，不長不短不麁不細，非白非黑具足婦容，猶如寶女。於是大臣詣執杖家，見耶輸陀羅。爾時耶輸陀羅拜於大臣，而問之言：『以何緣故而來至此？』大臣以菩薩書授耶輸陀羅，而說頌曰：

「『釋氏大王之太子，　顏容端正甚可愛，
大人之相三十二，　八十種好皆圓滿，
太子書中述婦德，　如是之女可為妃。』

「爾時耶輸陀羅，見菩薩書取而讀之，怡然微笑報大臣曰：

「『書載德行今悉備，　唯應太子為我夫。
當以斯意速啟知，　無令不肖而共居。』

「爾時大臣見是事已，歸白王言：『大王！我於迦毘羅城，處處求訪覩一賢女，堪為太子之妃，端正姝妙色相第一，不長不短不麁不細，非白非黑具足婦容，猶如寶女。』王曰：『汝所稱者誰之女耶？』白言：『執杖大臣之女，名耶輸陀羅。』王自惟念：『太子相好超過世間；德貌備足，方可以充太子妃耳。汝所稱者，何必具美？我當造無憂寶器，隨太子意來者遣之，竊使伺候觀其所好，其所好者即娉為妃。』乃遣金師多造無憂之器，復以七寶而為嚴飾，擊鼓宣令告迦毘羅城，自知女有德貌堪為太子妃者，至第七日總集王宮。七日滿已，諸女皆集。菩薩爾時處于大殿，據仁賢床綵女圍遶。時輸檀王密使內人：『觀察菩薩意之所向，當速報我。』
「時迦毘羅城一切美女，皆以瓔珞莊嚴其身，至菩薩前，暫覩威光不能仰視。爾時菩薩以無憂寶器次第付之，皆蒙厚禮低顏而去。爾時耶輸陀羅，侍從圍遶最後而至，姿容端正色相無雙，諦觀菩薩目不暫捨，怡然微笑而作是言：『獨不垂賜無憂之寶，將非我身不足採耶？』菩薩報言：『我今於汝誠無所嫌，汝自後來寶器盡耳。』即脫指環而以與之，其環價直百千兩金。耶輸陀羅受指環已，復作是言：『所賜之物何太少乎？我身雖劣止直爾耶？』是時菩薩盡脫所著眾寶瓔珞而以贈之。耶輸陀羅言：『我今何為奪於太子嚴身之寶？自當以諸寶飾奉上太子。』作是語已，不肯受之還歸本處。
「時王使者具以上事而白王言：『大王當知！太子意在執杖大臣之女耶輸陀羅。』王聞是語，即遣國師詣執杖家作如是言：『聞卿有女堪為太子之妃，故遣相求，宜知此意。』爾時國師奉王勅已，到

執杖家具陳是事。爾時執杖報國師言：『自我家法積代相承，若有伎能過於人者，以女妻之。太子生長深宮，未曾習學文武書算、圖象兵機、權捷[打-丁+(企-止+衣)]力世間眾藝，何為我女適無藝人？應會諸釋簡選伎能，誰最優長當得是女。』爾時國師聞此語已，歸白於王。

「王聞此言，愁憂不樂，竊作是念：『我先勅諸釋種親侍太子，皆白我言：「太子不勇。」執杖此辭，或因是也。』

「爾時菩薩詣父王所，白言：『大王何以憂愁？』王時默然，乃至三問。王遣餘人為說斯意。於是菩薩熙怡微笑，來白王言：『世間寧有殊能妙伎與我等者？』王便歡喜，更審問言：『汝今能與他人挍伎藝耶？』如是三問，菩薩答言：『大王！但當速召有異術人，我能於前現眾伎藝。』時輸檀王於迦毘羅城外，為一試場，遍告天下：『過七日後，若有善於伎術，皆集此場，共觀太子現諸伎藝。』至第七日，五百釋子菩薩為首，當共出城往試場所。是時執杖大臣莊飾其女，載以寶車侍從圍遶，來觀伎藝，立表號令，若有伎藝出於人者，以女妻之。

「時輸檀王遣將最勝白象以迎菩薩，提婆達多先至城門，見此勝象莊嚴第一，問：『是誰象？』答言：『大王遣將此象以迎太子。』提婆達多聞是語已，生嫉妬心，恃力憍慢，前執象鼻以手搏之，於是而死。難陀續到欲出城門，見彼白象當路而斃，問：『誰殺乎？』答言：『提婆達多！』難陀于時以手倒曳，致於路側。菩薩尋至，問：『誰殺象？』御者答言：『提婆達多左手執鼻右手搏之，其象爾時應手而死。』菩薩歎曰：『提婆達多甚為不善！』復問御者：『誰能移之？』答言：『難陀以手倒曳致于路側。』菩薩歎曰：『善哉難陀！』

「爾時菩薩坐於寶輅，以左足指持彼白象，徐擲虛空越七重城，過一拘盧舍，其象墮處便為大坑，爾後眾人號為象坑。是時虛空諸天皆大歡喜，歎未曾有，而說頌曰：

「『菩薩車中垂左足，　以指擲象重城外，
決定當能以智力，　運諸眾生超死城。』」

佛告諸比丘：「爾時輸檀王，與諸釋種長德耆年國師大臣無量眾會，集藝場所，五百釋種童子皆至此場。時諸釋種，請毘奢蜜多為試藝師，語毘奢蜜多言：『應觀我等諸童子中，誰最工書、誰學優贍？』而毘奢蜜多，先知菩薩解一切書無能踰者，於是微笑向諸童子，而說頌曰：

「『天上人間，　所有文字，
太子究之，　盡窮其底，
吾與汝等，　誰能及者。
為我說書，　靡識其名，
適曾挍量，　人天最勝。』

「爾時五百釋種，前白王言：『我等先知太子通達書藝無能及者，而於算術或未過人。』時有大臣名頞順那，極閑算術，輸檀王語頞順那言：『汝宜觀諸童子，於算數中誰最為優？』爾時菩薩自與唱數，令諸童子次第下籌，隨菩薩唱計不能及，一一童子乃至五百皆悉錯亂。菩薩是時語諸童子：『汝等唱數我當算之。』諸童子等次第舉數，菩薩運籌唱不能及，都無錯謬，乃至五百童子一時俱唱，亦不雜亂。時頞順那心生希有，以偈讚曰：

「『善哉心智奇敏捷，　五百釋種無能及，
彼昔皆稱我能算，　今知太子不可量。』

「時諸釋種及一切人天同聲唱言：『善哉，善哉！太子於算計中亦復第一。』皆從座起合掌頂禮，白大王言：『善哉，大王！快得善利！今者太子辯才智慧皆悉第一。』
「時輸檀王告菩薩言：『頗復能與頞順那校量算不？』菩薩言：『大王！此事可耳。』時彼算師問菩薩言：『頗有了知百拘胝外數名以不？』菩薩報言：『我甚知之！』頞順那言：『太子能知，請為我說。』菩薩答言：『百拘胝名阿由多，百阿由多名尼由多，百尼由多名更割羅，百更割羅名頻婆羅，百頻婆羅名阿芻婆，百阿芻婆名毘婆訶，百毘婆訶名鬱僧迦，百鬱僧迦名婆呼羅，百婆呼羅名那迦婆羅，百那迦婆羅名底致婆羅，百底致婆羅名卑波婆他般若帝，百卑波婆他般若帝名醯兜奚羅，百醯兜奚羅名迦羅頗，百迦羅頗名醯都因陀利，百醯都因陀利名僧合怛覽婆，百僧合怛覽婆名伽那那伽致，百伽那那伽致名尼羅闍，百尼羅闍名目陀羅婆羅，百目陀羅婆羅名薩婆婆羅，百薩婆婆羅名毘僧以若跋致，百毘僧以若跋致名薩婆僧以若，百薩婆僧以若名毘浮登伽摩，百毘浮登伽摩名怛羅絡叉。若有解此數者，即能算知一須彌山微塵數量。過此有數，名度闍阿伽羅摩尼，若有解此數者，即能算知恒河沙絡叉數量。過此數已，有數名度闍阿伽摩尼舍梨，若有解此數者，即能算知恒河沙拘胝。過此數已，有數名婆訶那婆若爾炎致。過此復有數名伊吒，過此復有數名古盧鼻，過此復有數名古吒鼻那，過此復有數名娑婆尼叉，若有解此數者，能知恒河沙拘胝絡叉。過此復有數名阿

伽羅娑羅，若有解此數者，能知百拘胝恒河沙絡叉。過此復有數名隨入極微塵波羅摩呶羅闍，至此數已，一切眾生皆不能知，唯除如來及最後身菩薩，方能解爾。』

「頻順那言：『太子！云何能解極微塵數？』菩薩答言：『凡七極微塵成一阿耨塵，七阿耨塵成一都致塵，七都致塵成一牖中眼所見塵，七眼所見塵成一兔毛上塵，七兔毛上塵成一羊毛上塵，七羊毛上塵成一牛毛上塵，七牛毛上塵成一蟣，七蟣成一芥子，七芥子成一麥，七麥成一指節，十二指節成一揸手，兩揸手成一肘，四肘成一弓，千弓成一拘盧舍，四拘盧舍成一由旬。今此眾中誰能了知一由旬內微塵數量？』頻順那曰：『我聞太子所說猶尚迷悶，何況諸餘淺識寡聞？惟願太子為我宣說，一由旬內有幾微塵。』

「菩薩答曰：『由旬微塵數量，盡阿芻婆一那由多，復有三十拘胝那由多百千，復有六萬拘胝，復有三十二拘胝，復有五絡叉，復有萬二千絡叉；如是算計成一由旬塵數。如是南閻浮提七千由旬，西拘耶尼八千由旬，東弗婆提九千由旬，北欝單越十千由旬；如是四天下成一世界。百億四天下成一三千大千世界，其中百億四大海，百億須彌山，百億鐵圍山，百億四天王天，百億忉利天，百億夜摩天，百億兜率陀天，百億化樂天，百億他化自在天，百億梵身天，百億梵輔天，百億梵眾天，百億大梵天，百億少光天，百億無量光天，百億遍光天，百億少淨天，百億無量淨天，百億遍淨天，百億無雲天，百億福生天，百億廣果天，百億無想眾天，百億無煩天，百億無熱天，百億善見天，百億善現天，百億阿迦尼吒天；如是名為三千大千世界。縱廣之量乃至百由旬，千由旬，百千由旬，拘胝由旬，百拘胝由旬，尼由多由旬，如是次第由旬數量，可得知之。微塵之量，非諸名數所能及也，以是三千大千世界微塵不可算計，是故名為阿僧祇耳。』菩薩說此數時，頻順那及諸釋種，皆大歡喜生希有心踊躍無量，悉解上妙衣服眾寶瓔珞，奉上菩薩。讚言：『善哉，善哉！』頻順那即說偈言：

「『拘胝室哆阿由多，　如是復有尼由多，
更割羅及毘婆羅，　數名極至阿芻婆。
而復超過無量數，　此等太子皆能知，
諸釋汝今悉應聽，　太子世間無與等。
三千大千眾草木，　折以為籌作智人，
如是不足為挍量，　況復五百釋童子。』」

佛告諸比丘：「時有百千天人，悉唱：『善哉，善哉！』虛空諸天，以偈讚曰：

「『過現及未來，　若干眾生心，
上中下品類，　一念悉皆知，
何況此算數，　而不能明了。』」

佛告諸比丘：「菩薩降伏諸釋童子，捔試伎藝跳躑奔走皆悉最勝。爾時虛空諸天，復說偈言：

「『菩薩多劫行施戒，　忍辱精進慈悲力，
感得如是輕身心，　周旋捷疾汝當聽。
汝見大士常居此，　不知一念往十方，
遊歷佛國遍親承，　未曾知彼有來去；
於是釋子得殊勝，　此事不足為希有。』」

佛告諸比丘：「是時五百童子角力相撲，分為三十二朋。難陀就前騁其剛勇，菩薩舉手纔觸其身，威力所加應時而倒。提婆達多常懷我慢陵侮菩薩，謂己威力與菩薩等，挺然出眾巡彼試場，疾走而來欲挫菩薩。爾時菩薩不急不緩，亦無瞋忿安詳待之，右手徐捉飄然擎舉，摧其我慢，三擲空中，以慈悲故使無傷損，告諸釋種：『汝宜盡來與我相撲。』俱生瞋忿銳意齊奔，菩薩指之悉皆顛仆。時諸人天同聲唱言：『善哉，善哉！』虛空諸天雨眾天花，以偈讚曰：

「『假使十方諸眾生，　皆具大力如那延，
最上智人於一念，　纔指之時悉顛仆。
假使須彌鐵圍山，　大士手摩盡為末，
何況世間不堅人，　而與太子挍優劣。
當以大慈坐道樹，　降伏欲界天魔軍，
復以甘露洽群生，　定知菩薩無能勝。』

「爾時執杖大臣告諸釋子言：『我已觀見種種伎藝，今可試射，誰最為優？』於是共射鐵鼓。阿難陀曰：『可置鐵鼓二拘盧舍。』提婆達多曰：『可置鐵鼓四拘盧舍。』孫陀羅難陀曰：『可置鐵鼓六拘盧舍。』執杖大臣曰：『可置鐵鼓八拘盧舍。』菩薩言：『可將鐵鼓置十拘盧舍，并七鐵猪及七鐵多羅樹置十拘盧舍外。』爾時阿難陀射及二拘盧舍，過二鐵鼓；提婆達多射及四拘盧舍，過四鐵鼓；孫陀羅難陀射及六拘盧舍，過六鐵鼓；執杖大臣射及八拘盧舍，過八鐵鼓；自此為限，皆不能越。

「爾時菩薩引弓將射，其弓及弦一時俱斷，菩薩顧視更覓良弓。時輸檀王心甚歡喜，報菩薩言：『先王有弓在於天廟，常以香花供養。其弓勁強無人能張。』菩薩言：『試遣將來。』王即遣使取先王弓箭，持授與諸釋種子，是諸釋種皆不能張，然後將弓授與菩薩。爾時菩薩安隱而坐，左手執弓右指上弦，忽然而張似不加力，彈弓之響遍迦毘羅城。城中居人咸皆驚怖，各各相問：『此為何聲？』時諸人天同時唱言：『善哉，善哉！』虛空諸天說偈讚曰：

「『菩薩張弓時，　安然不動搖，
意樂當圓滿，　降魔成正覺。』」

佛告諸比丘：「是時菩薩身心安隱進止閑詳，然後控弦射諸鐵鼓悉皆穿過，鐵猪、鐵樹無不貫達，箭沒於地因而成井，爾後眾人號為箭井。時諸人天同聲唱言：『善哉，善哉！太子生年未曾習學，乃能具有如斯伎藝。』虛空諸天而說偈曰：

「『今觀菩薩射，　未足為希有，
當坐先佛座，　而證大菩提。
禪定以為弓，　空無我為箭，
決除諸見網，　射破煩惱怨。』」

佛告諸比丘：「如是權捷騰跳，競走越逸，相扠相撲，書印算數，射御履水，騎乘巧便，勇健鉤索，皆妙能辦。末摩博戲占相畫工雕鏤，管絃歌舞，俳謔按摩，變諸珍寶幻術占夢，相諸六畜，種種雜藝，無不通達。善雞吒論、尼建圖論、布羅那論、伊致訶娑論、韋陀論、尼盧致論、式叉論、尸伽論、毘尸伽論、阿他論、王論、阿毘梨論、諸鳥獸論、聲明論、因明論，人間一切伎能，及過人上諸天伎藝，皆悉通達。於是執杖大臣白輸檀王及諸釋種一切眾會言：『我今以女為太子妃。』」
佛告諸比丘：「爾時菩薩，隨順世法現處宮中，八萬四千婇女娛樂而住，耶輸陀羅為第一妃。初至宮中，不修婦人淺近儀式，俄然露首未曾覆面。時輸檀王及優陀夷竊怪是事，後宮婇女咸悉宣言：『妃今初來應示羞恥，何為顯異無有愧容？輕慢淺薄乃至如是。』耶輸陀羅聞此語已，為諸宮女，而說頌曰：

「『但無瑕疵，　何用覆藏？
行住坐臥，　皆悉清淨。
如摩尼寶，　置於高幢，

光彩照曜，　一切表見。
若默若語，　常無私匿，
以諸功德，　而自莊嚴。
雖衣草衣，　故弊之服，
無累其體，　唯增美麗。
若人懷惡，　外飾其容，
猶如毒鉼，　塗之以蜜。
如是等人，　甚可怖畏，
譬如毒蛇，　不可附近。
若復有人，　棄惡知識，
親於善友，　除眾生罪。
建立三寶，　功不唐捐，
身口意業，　皆悉清淨。
諸大仙人，　能知他心，
自當明鑒，　無假覆蔽。』」

佛告諸比丘：「爾時輸檀王，聞耶輸陀羅能有如是智慧辯才，心大歡喜，即以上妙衣服寶珠瓔珞價直無量，賜耶輸陀羅，以偈讚曰：

「『太子具眾德，　而汝甚相稱，
今二清淨者，　如蘇及醍醐。』」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四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五

中天竺國沙門地婆訶羅奉　詔譯

音樂發悟品第十三

爾時，佛告諸比丘：「菩薩處在深宮將欲出家，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婁羅、緊那羅、摩睺羅伽、梵釋四王，常以種種供具供養菩薩，歡喜讚歎。又於異時，諸天龍神乾闥婆等，各自思惟：『菩薩長夜成就眾生，以四攝法而攝受之，是諸眾生根器已熟，菩薩何故久處深宮，而不出家成道度彼？若不及時，恐致遷移善心難保，後成正覺而無可度。』作是念已，至菩薩前，頂禮希望，作如是言：『云何當見菩薩出家學道，坐菩提座降伏眾魔，成等正覺，具足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佛法，三轉十二行無上法輪，現大神通，隨諸眾生所有意樂，皆令滿足？』」
佛告諸比丘：「菩薩長夜不由他悟，常自為師，了知世間及出世間，一切善法所行之行，知時非時，遊戲神通未嘗退失，應眾生根。猶如海潮無時錯謬，以神通智知諸眾生，可攝益時，可摧伏時，可度脫時，可棄捨時，可說法時，可默然時，可修智時，可誦念時，可思惟時，可獨處時，可往剎利眾會，可往婆羅門眾會，可往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婁羅、緊那羅、摩睺羅伽、釋梵護世，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等眾會之時。」
佛告諸比丘：「一切最後身菩薩將欲出家，法爾有十方無邊阿僧祇世界諸佛如來神通之力，令其宮內鼓樂絃歌，出微妙音勸請菩薩，而說偈言：

「『宮中婇女絃歌聲，　以欲而惑於菩薩，
十方諸佛威神力，　變此音聲為法言。
尊昔見諸苦眾生，　發願與彼為依怙，
善哉若記昔諸行，　今正是時宜出家。
尊憶昔為眾生故，　身肉手足而無悋，
持戒忍辱及精進，　禪定智慧皆修行，
為求菩提勝福故，　一切世間無能及，
是諸眾生瞋恚癡，　尊以慈悲皆攝伏。
尊於愚癡邪見者，　而能廣起大悲心，
積集福智已無邊，　禪定神通極清淨。
身光能至於十方，　如月無雲而普照，
無數音樂聲微妙，　勸請菩薩速出家。』」

佛告諸比丘：「爾時菩薩住於最勝微妙宮中，一切所須皆悉備具，殿堂樓閣眾寶莊嚴，幢幡寶蓋處處羅列，寶鈴寶網而嚴飾之，垂懸無量百千繒綵眾寶瓔珞。一切橋道以眾寶板之所合成，處處皆有眾寶香爐燒眾名香，珠交露幔張施其上。有諸池沼其水清冷，時非時華周遍開發，其池之中鳧鴈鴛鴦、孔雀翡翠、迦陵頻伽、共命之鳥出和雅音。其地純以瑠璃所成，光明可愛猶如明鏡，莊嚴綺麗無以為喻，人天見者莫不歡喜。復於一時，諸婇女等樂器之音，由十方佛威神力故，而說頌曰：

「『尊憶往昔發弘願，　愍諸眾生無依怙，
若證甘露大菩提，　救濟令之離苦惱。
如昔諸佛所行行，　獨處空山林野間，
證得如來一切智，　見諸貧乏施財寶。
尊昔已行於大施，　一切財寶皆能捨，
為諸眾生雨法雨，　今正是時宜出家。
尊於淨戒無缺減，　自昔多劫常修習，
解脫眾生諸煩惱，　今正是時宜出家。
尊修百千諸忍辱，　世間惡言皆忍受，
常以忍辱而調伏，　今正是時速出家。
尊行精進極堅強，　長時修習摧魔眾，
滅除一切三惡趣，　今正是時宜出家。
尊以勝定除諸垢，　灑甘露雨洽群生，
充滿世間諸渴乏，　今正是時宜出家。
尊以無邊大智慧，　斷除邪見愚癡惑，
尊應思惟昔弘願，　今正是時速出家。
尊昔已行無量億，　慈悲喜捨諸勝行，
以此一切諸勝行，　分布世間諸眾生。
婇女絃歌甚微妙，　以欲而感於菩薩，
十方諸佛威神力，　一切皆令為法音。
尊憶往昔為國王，　有人於前而從乞，
與我王位及國土，　歡喜捨之無悔恨。
尊昔曾為婆羅門，　名曰輸迦極精進，
慈孝供養於父母，　成熟無量婆羅門，
及餘眾生歸善道，　捨是身已生天上。
尊憶往昔作仙人，　歌利王瞋斷支節，
起大慈心無惱恨，　所傷之處皆流乳。
昔作奢摩仙子時，　父母居山同苦行，

王以毒箭誤而中，　抱慈無恨歡喜死。
尊憶昔為金色鹿，　見人渡河而被漂，
因起慈心以救之，　後反加害無瞋恨。
尊憶昔者為仙人，　寶珠誤墮於大海，
起精進心抒彼海，　龍王驚怖還寶珠。
尊於昔者為大仙，　慈心護彼歸命鴿，
有人從尊索是鴿，　自割身肉而稱之，
與鴿輕重乃齊等，　畢至命終為擁護。
又尊昔為奢摩仙，　人來問樹有幾葉，
善知多少而酬答，　其人不信天來證。
尊昔曾為鸚鵡鳥，　釋化為人來詰問，
所依之樹既枯折，　何為守之而不離？
答云依此而成長，　帝釋便生希有心，
即令枯樹重榮茂。　尊是受持功德者，
安處世間諸眾生，　置佛無邊功德海。
如是十方佛威神，　讚歎菩薩諸功德，
變諸婇女絃歌曲，　勸請菩薩速出家。
尊昔長劫發弘願，　拔諸眾生生死苦，
請憶往昔所行行，　今正是時宜出家。
尊憶往昔無邊劫，　以金銀等眾珍寶，
頭目王位及妻子，　見來求者歡喜施。
昔為首鞞幢牙王，　月燈珠髻及大悲，
堅猛妙目諸王等，　皆有威力能行施。
尊於多劫能持戒，　其戒清淨如明珠，
堅持守護無纖過，　亦如犛牛自愛尾。
尊憶曾為大象王，　獵師以箭中其身，
而起慈心無所報，　捐彼六牙而守戒。
尊憶多劫修諸忍，　因修忍故受眾苦，
請憶昔日為熊身，　見人凍餓而溫養，
彼歸路逢畋獵者，　將來共屠心不恨。
尊以精進堅固力，　為菩提故修諸行，
當伏魔王及軍眾，　今正是時宜出家。
尊憶昔為駿逸馬，　騰空利益諸世間，
於夜叉國濟眾生，　安置之於無畏處。
如是精進無邊劫，　神通智力除煩惱，
心極調柔坐寂定，　以此利益諸眾生。
尊於昔者為國王，　普使眾生行十善，
是諸眾生行善故，　命終皆得生梵世。

尊智能知善不善，　及了眾生諸根性，
智慧能入諸理趣，　今正是時速出家。
尊愍眾生墮邪見，　生老病死苦海中，
淨除生死險惡道，　示現涅槃真實路。
如是一切十方佛，　讚歎菩薩諸功德，
皆變婇女絃歌曲，　勸請菩薩速出家。
尊昔為王名勝福，　尸利尼彌訖瑟吒，
及雞薩梨千耶若，　法思光明堅強弓，
戒月光明進德光，　知恩能捨大威德。
王仙月形及猛實，　增長菩提求妙法，
善住月光殊勝行，　地塵勇施諸方主，
惠施寶髮清淨身，　作是及餘無量王，
皆悉能捨於難捨，　為諸如來雨法雨。
尊昔值遇恒沙佛，　悉皆承事無空過，
為求菩提度眾生，　今正是時速出家。
初事不空見，　值堅固花佛，
以一念清淨，　見毘盧舍那，
又遇栴檀佛，　以草炬供養，
又佛入城時，　以金末散地，
逢法自在佛，　說法讚善哉，
值普光如來，　一稱南無佛，
見大聚光佛，　供養以金花，
值光幢如來，　奉獻以掬豆，
又見智幢佛，　無憂花如來，
持粥以供養，　於彼發弘願。
又值寶髮佛，　供養以明燈，
見花光如來，　供養以良藥，
又值無畏佛，　施以寶瓔珞，
婆胝伽羅佛，　施波頭摩寶，
見娑羅王佛，　供養以純乳，
施名稱如來，　奉以師子座，
又見真實佛，　及高智如來，
曾頂禮圍遶。　又見龍施佛，
供養以衣服，　見增上行佛，
施以栴檀香，　又見致沙佛，
供養以妙鉢，　又見大嚴佛，
施優鉢羅花，　又值光王佛，
以妙寶供養，　又見釋迦佛，

施以金蓮華，　又值宿王佛，
讚歎如來德，　又見日面佛，
施以莊耳花，　又值妙意佛，
散以真頭花，　又見降龍佛，
施以摩尼寶，　又值增益佛，
奉上眾寶蓋，　又見藥師佛，
奉以勝妙座，　值師子幢佛，
奉以眾寶網，　又見持德佛，
以音樂供養，　又值迦葉佛，
奉以眾末香，　又見放光佛，
以妙花供養，　又值阿鞞佛，
奉以妙勝臺，　又見世供佛，
奉以妙花鬘，　又值多伽佛，
曾捨天王位，　又見難降佛，
施以眾妙香，　又值大光佛，
捨身而供養，　又見尚花佛，
獻寶莊嚴具，　又值法幢佛，
散以眾妙華，　又見作光佛，
奉優鉢羅花，　盡心而供養。
如是及餘無量佛，　一一皆以諸供具，
供養承事無空過，　願尊憶念過去佛，
及憶供養諸如來。　眾生苦惱無依怙，
請尊憶念速出家，　尊憶昔值然燈佛，
獲得清淨無生忍，　及五神通無退失，
從此即能往諸剎，　一念遍事諸如來。
有為諸法悉無常，　五欲王位皆不定，
為苦所逼諸眾生，　願速出家救濟之。
婇女絃歌奏清音，　以欲將惑於菩薩，
十方諸佛威神力，　所出眾聲演法言。
三界煩惱，　猶如猛火，
迷惑不離，　恒為所燒。
猶如浮雲，　須臾而滅，
合已還散，　如聚戲場。
念念不住，　如空中電，
遷滅迅速，　如水瀑流。
由愛無明，　輪轉五道，
循環不已，　如陶家輪。
染著五欲，　如被網禽，

欲如怨賊，　甚可怖畏。
處五欲者，　猶如履刃，
著五欲者，　如抱毒樹。
智者棄欲，　猶如糞坑，
五欲昏冥，　能令失念。
常為可怖，　諸苦之因，
能令生死，　枝條增長。
由彼漂溺，　生死河中，
聖人捨之，　如棄涕唾。
如見狂犬，　疾走而避，
如蜜塗刀，　如毒蛇首。
如戈戟刃，　如糞穢瓶，
不能捨離，　猶如餓狗，
嚙其枯骨。　五欲不實，
妄見而生，　如水中月，
如谷中響，　如焰如幻，
如水上泡，　從分別生，
無有實法。　年在盛時，
愚癡愛著，　謂為常有，
不能厭捨。　老病死至，
壞其少壯，　一切惡之。
有財寶者，　不知遠離，
五家散失，　便生苦惱。
猶如樹木，　花果茂盛，
眾人愛之，　枝葉彫零。
棄而不顧，　老弱貧病，
亦復如是。　亦如鷲鳥，
世間惡之，　如霹靂火，
焚燒大樹，　亦如朽屋，
不久崩壞。　有法能離，
生老病死，　願尊出家。
為諸眾生，　說如斯法。
生老病死，　纏縛眾生。
如摩婁迦，　遶尼拘樹，
能奪勢力，　損壞諸根。
猶如嚴霜，　彫諸叢林，
盛年妙色，　因而變壞。
譬如山火，　四面俱至，

野獸在中，　周憧苦惱。
處生死者，　亦復如是，
願速出家，　而救脫之。
尊觀病苦，　損惱眾生，
猶如花林，　為霜所彫。
尊觀死苦，　恩愛永絕，
眷屬分離，　無復重覩。
猶如逝川，　亦如花落，
能害有力，　令不自在。
獨行無伴，　隨業而去，
一切壽命，　為死所吞。
如金翅鳥，　能食諸龍，
亦如象王，　為師子食。
如摩竭魚，　能吞一切，
亦如猛火，　焚燒叢林。
願尊憶昔，　發弘誓願，
今正是時，　宜速出家。
婇女伎樂，　欲惑菩薩，
諸佛神力，　變為法音。
是諸有為，　皆當壞滅，
如空中電，　無暫停息。
亦如坏器，　如假借物，
如腐草牆，　亦如砂岸。
依止因緣，　無有堅實，
如風中燈，　如水聚沫，
如水上泡，　猶如芭蕉，
中無堅實，　如幻如化。
猶如空拳，　展轉相因，
愚人不了，　妄生計著。
譬如人功，　及以麻枲，
木輪和合，　以成其繩。
離是和合，　即不成繩，
十二因緣，　一一分析，
過現未來，　無有體性，
求不可得，　亦復如是。
譬如種子，　能生於牙，
牙與種子，　不即不離。
從於無明，　能生諸行，

無明與行，　亦復如是。
不即不離，　體性空寂，
於因緣中，　求不可得。
譬如印泥，　泥中無印，
印中無泥，　要因泥印。
文像可覩，　依止根境，
有眼識生，　三事和合。
說為能見，　境不在識，
識不在境，　根境識中，
本無有見，　分別妄計，
境界相生。　智者觀察。
曾無相狀，　如幻夢等。
譬如鑽火，　木鑽人功，
三種和合，　得有火生，
於三法中，　本無有火。
和合暫有，　名曰眾生，
第一義中，　都不可得。
譬如咽喉，　及以脣舌，
擊動出聲，　一一分中，
聲不可得，　眾緣和合，
有此聲耳。　智者觀聲，
念念相續，　無有實法，
猶如谷響，　聲不可得。
譬如箜篌，　絃器及手，
和合發聲，　本無去來。
於諸緣中，　求聲不得，
離緣求聲，　亦不可得。
內外諸蘊，　皆悉空寂，
無我無人，　無壽命者。
尊於往昔，　值然燈佛，
已證最勝，　真實妙法。
願尊於今，　為眾生故，
雨甘露法，　使得充足。』」

佛告諸比丘：「菩薩聞是偈已，專趣菩提正念不惰。何以故？菩薩於長夜時，尊重恭敬供養正法及說法師，深生淨信求於正法，好樂正法住於正法，隨所聽聞心無厭足，開悟眾生。於法施主深生尊重，為他演說無所希望，亦不因法而求財寶，為眾說法未曾慳悋。

勇猛精進一心勤求，法為依止守護法藏，住於忍辱修行波若通達方便。」

佛告諸比丘：「菩薩於多劫來，遠離世間五欲之過，為成就眾生，示現處於貪欲境界，積集增長一切善根殊勝福德資粮之力，示現受用廣大微妙五欲境界，而於其中心得自在。菩薩是時憶念往昔所發誓願，由是昔願思惟佛法皆悉現前，而起大悲觀察世間，富貴熾盛會歸磨滅，又觀生死多諸煩惱險惡怖畏，欲速除斷入大涅槃。」

佛告諸比丘：「菩薩久已了知生死過患，不取不著，樂求如來真實功德，依阿蘭若寂靜之處，其心常樂利益自他，於無上道勇猛精進，令一切眾生得安樂故、得利益故、得寂靜故、得涅槃故，常起大慈大悲，能以四攝攝諸眾生無有厭倦，觀諸眾生猶如一子。於諸境界心無所著，設大施會增長福德，遠離慳貪施不望報，於長夜中勇猛精進，善能降伏貪瞋憍慢慳嫉煩惱，未曾暫忘一切智心。著大施甲被精進鎧，以大悲心度脫眾生，智力堅強恒無退失，等心眾生隨其意樂皆令滿足。知時非時悟法非法，迴向菩提。於惠施中三事清淨，以金剛智除斷四魔，戒行成就善能守護身語意業，乃至小罪而懷大懼心常清淨，於諸垢濁，惡言毀呰、輕弄誹謗、打辱繫縛，曾無濁亂。具足忍辱心性調柔，所作事業常能堅固，於一切善心無退轉。念智具足恒修正定，獲智慧明能破諸暗。心常觀見苦空無常不淨之法，已善修習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又常安住奢摩他、毘鉢舍那，深入緣起覺悟真實，恒自了知不因他解，遊三脫門，了知諸法如幻如夢如影，如水中月，如鏡中像，如熱時焰，如呼聲響。」

佛告諸比丘：「菩薩從多劫來，於四威儀恒住如是智慧、如是功德、如是精進、如是利益。十方諸佛復令宮中婇女樂器出微妙聲勸發菩薩。又欲化諸宮中婇女，即時證得四種法門。何等為四？一者方便布施愛語利行同事，而攝取之。二者紹三寶種能使不絕，不壞一切智性不退願力。三者智力堅固，大慈大悲不捨眾生。四者有殊勝智慧資粮之力，分別一切菩提分法。大嚴法門得現前故，以此四種為欲成就宮中諸婇女故，即於是時作大神通，令諸婇女解悟樂音所出言詞百千法門，所謂廣大心，愍眾生心，求菩提心，發起深心，而於佛法令生淨信，遠離憍慢尊重正法，知善不善，憶念諸佛，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六神通，四攝法，四無量，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一一分別奢摩他、毘鉢舍那。無常苦空無我不淨，無貪寂滅，無生盡智，乃至涅槃。菩薩神通令音樂中出如是聲。諸婇女等聞是聲已，生希有心歡喜踊躍得未曾有。」

佛告諸比丘：「菩薩處王宮時，能令八萬四千諸婇女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復有無量百千諸天聞如是法，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轉，說微妙偈，勸請菩薩速疾出家。」

感夢品第十四

爾時佛告諸比丘：「諸天勸發菩薩已，菩薩是時現夢於輸檀王，王於夢中乃見菩薩，剃除鬚髮行出宮門，無量諸天圍遶而去。時王從夢寤已問內人言：『太子今者為在宮耶？為出遊觀？』內人答言：『太子在宮無所遊觀。』王心尚疑菩薩已去，悵然憂惱如箭入心，作是思惟：『如我所夢事相既爾，定知太子必當出家。』復作是念：『從今以往更勿復許太子遊觀，令諸婇女誘以五欲生其愛著。』

「時輸檀王為菩薩故造三時殿：一者溫煖以御隆冬，二者清涼以當炎暑，三者適中不寒不熱。更造重門使難開閉，開閉之時須五百人，開閉之聲聞四十里。所有善知天文極閑相法及五通仙，皆悉窮問遣其先記，如是等人皆云：『太子於吉祥門踰城而出。』王聞是已轉增憂惱。諸比丘！後於一時菩薩即便欲出遊觀，乃命馭者：『汝可嚴駕，我當暫出。』馭者奏王：『今日太子欲出遊觀。』王聞是已，即時遣使掃飾園林，復勅所司平除道路，香水灑地散眾名花，於寶樹間懸繒幡蓋，真珠瓔珞次第莊嚴，金銀寶鈴處處垂下，和風搖動出微妙音，從城至園周匝瑩飾，精麗清淨猶若天宮。復使路邊無諸可惡衰老疾病及以死屍，聾盲瘖瘂六根不具，非吉祥事並令駈逐。

「爾時菩薩與諸官屬，前後導從出城東門。時淨居天化作老人，髮白體羸膚色枯槁，扶杖傴僂喘息低頭，皮骨相連筋肉銷耗，牙齒缺落涕唾交流，或住或行乍伏乍偃。菩薩見已問馭者言；『此曰何人？形狀如是。』

「時淨居天以神通力，令彼馭者報菩薩言：『此老人也。』又問：『何謂為老？』答曰：『凡言老者，曾經少年漸至衰朽，諸根萎熟氣力綿微，飲食不銷形體枯竭，無復威勢為人所輕，動止苦劇餘命無幾，以是因緣故名為老。』又問：『此人獨爾，一切皆然？』馭者答言：『一切世間皆悉如是。』菩薩又問：『如我此身亦當爾耶？』馭者答言：『凡是有生，若貴若賤皆有此苦。』爾時菩薩愁憂不樂，謂馭者曰：『我今何暇詣於園林縱逸遊戲？當思方便免離斯苦。』即便迴駕還入宮中。時輸檀王問馭者言：『今日太子園林遊戲歡樂以不？』馭者答言：『大王當知！太子出城行至中路，忽於道上有一老人，氣力衰微身體困極，太子見已即便還宮。』

「時輸檀王作是思惟：『此是我子出家之相，阿斯陀仙所言殆實。』於是更增五欲而娛樂之。諸比丘！復於一時淨居諸天，既見菩薩還處五欲，作是思惟：『我今應當更為菩薩示現事相，使得覺悟令速出家。』

「爾時菩薩復召馭者而告之言：『我今欲往園林遊觀，汝速為我啟奏大王，嚴辦車從，我當暫出。』王聞是已召集諸臣而告之曰：『太子前者出城東門，道逢老人中路而反愁憂不樂。今復求出欲詣園林，宜應從城至園悉令清淨，懸繒幡蓋燒香散花，勿使糞穢不淨及老病死諸不吉祥在於衢路。』所司受勅嚴麗過前。爾時菩薩與諸官屬，前後導從出城南門。時淨居天化作病人，困篤萎黃上氣喘息，骨肉枯竭形貌虛羸，處於糞穢之中受大苦惱，二人瞻侍在於路側。又問馭者：『此為何人？』報菩薩言：『此病人也。』又問：『何謂為病？』答曰：『所謂病者，皆由飲食不節嗜欲無度，四大乖張百一病生，坐臥不安動止危殆，氣息綿惙命在須臾，以是因緣故名為病。』又問：『此人獨爾，一切當然？』馭者答言：『一切世間皆悉如是。』又言：『如我此身亦當爾耶？』馭者答言：『凡是有生，若貴若賤皆有此苦。』爾時菩薩愁憂不樂，謂馭者曰：『我今何暇詣於園林縱逸遊戲？當思方便免離斯苦。』即便迴駕還入宮中。時輸檀王問馭者言：『今日太子出城遊觀歡樂以不？』馭者答言：『大王當知！太子出城行至中路，忽於道側見一病人，氣力綿惙受大苦惱，太子見已即便還宮。』

「時輸檀王作是思惟：『此是我子出家之相，阿斯陀仙言不虛也。』於是更增五欲而娛樂之。諸比丘！復於一時淨居諸天，既見太子還受五欲作是思惟：『我今應當更為菩薩示現事相，使得覺悟令速出家。』

「爾時菩薩復召馭者而告之言：『我今欲往園林遊觀，汝可嚴駕，我當暫出。』馭者又奏大王，王聞是已謂馭者曰：『太子前出東南二門，見老病已還來憂愁，今者宜令從西門出。我心慮其還不喜悅，宜遣內外莊嚴道路，香花幡蓋倍勝於前，勿使老病死等不祥之事在於道側。』所司受勅嚴飾倍前。爾時菩薩與諸官屬，前後導從出城西門，時淨居天化作死人，臥於輿上香花布散，室家號哭而隨送之。菩薩見已心懷慘惻，問馭者曰：『此是何人，而以香花莊嚴其上？復有眾多眷屬而哀泣之？』

「時淨居天以神通力，令彼馭者報菩薩言：『此死人也。』又問：『何謂為死？』答曰：『夫言死者，神識去身命根已謝，長與父母兄弟妻子眷屬，恩愛別離永無重覩。命終之後，精神獨行歸於異趣，恩愛好惡非復相知。如此死者誠可悲也。』又問：『唯此人死，一切當然？』報菩薩言：『凡是有生必歸於死。』菩薩聞已轉

不自安而作是言：『世間乃有如此死苦，云何於中而行放逸？我今何暇詣於園林，當思方便求離此苦。』即便迴駕還入宮中。

「時輸檀王問馭者言：『今日太子出遊園苑歡樂以不？』馭者答言：『大王當知！太子出城，忽於路側有一死人，臥於床上四人舉輿，眷屬悲號，太子見已慘然不樂，遂於中路即便還宮。』時輸檀王作是思惟：『此是我子出家之相，阿斯陀仙無虛謬也。』於是更增五欲而娛樂之。諸比丘！復於一時淨居諸天，既見太子還於宮內處在五欲，作是思惟：『我今應為菩薩更現事相，令速出家。』爾時菩薩復召馭者而告之言：『今日欲往園林遊觀，汝可嚴駕，我當暫出。』馭者又奏父王，王聞是已謂馭者曰：『太子前出三門，見老病死愁憂不樂，今者宜令從北門出，嚴飾道路香花幡蓋使勝於前，勿得更有老病死等非吉祥事在於路側。』所司受勅嚴好過前。爾時太子與諸官屬，前後導從出城北門。時淨居天化作比丘，著壞色衣剃除鬚髮，手執錫杖視地而行，形貌端嚴威儀庠序。太子遙見問：『是何人？』

「時淨居天以神通力，令彼馭者報菩薩言：『如是名為出家人也。』太子即便下車作禮因而問之：『夫出家者何所利益？』比丘答言：『我見在家生老病死一切無常，皆是敗壞不安之法，故捨親族處於空閑，勤求方便得免斯苦。我所修習無漏聖道，行於正法調伏諸根，起大慈悲能施無畏，心行平等護念眾生，不染世間永得解脫，是故名為出家之法。』於是菩薩深生欣喜讚言：『善哉，善哉！天人之中唯此為上，我當決定修學此道。』既見是已登車而還。時輸檀王問馭者言：『太子出遊寧有樂不？』答言：『大王當知！太子向出至於中路，皆悉嚴好無諸不祥。忽有一人著壞色衣剃除鬚髮，執持應器杖錫而行，容止端嚴威儀詳審。太子即便下車作禮，言語既畢嚴駕而歸，竟亦不知何所論說。』時輸檀王聞此語已，心自念言：『阿斯陀仙言無虛謬。』於是更增微妙五欲而娛樂之。」

佛告諸比丘：「時淨居天欲令菩薩速疾出家，重與父王作七種夢：一者夢見有帝釋幢眾多人舁，從迦毘羅城東門而出。二者夢見太子乘大香象徒馭侍衛從迦毘羅城南門而出。三者夢見太子乘駟馬車，從迦毘羅城西門而出。四者夢見有一寶輪，從迦毘羅城北門而出。五者夢見太子在四衢道中揚枹擊鼓。六者夢見迦毘羅城中有一高樓，太子於上四面棄擲種種珍寶，無數眾生競持而去。七者夢見離城不遠忽有六人舉聲號哭。時輸檀王作是夢已，心大恐懼忽然而覺，命諸大臣而告之曰：『我於夜中作如是夢，汝宜為我喚占夢人令解斯事。』

「時淨居天化作一婆羅門，著鹿皮衣立在宮門之外，唱如是言：『我能善解大王之夢。』諸臣聞奏召入宮中。時輸檀王具陳所夢，語婆羅門：『如此之夢是何祥也？』婆羅門言：

「『大王當知！所夢帝幢眾人舁出城東門者，此是太子當為無量百千諸天圍遶出家之像。

「『大王當知！所夢太子乘大香象徒馭侍衛從城南門出者，此是太子既出家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及以十力之像。

「『大王當知！所夢太子乘駟馬車從城西門出者，此是太子既出家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及四無畏之像。

「『大王當知！所夢寶輪從城北門出者，此是太子既出家已，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轉法輪之像。

「『大王當知！所夢太子在四衢道中揚枹擊鼓者，此是太子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諸天傳聞乃至梵世之像。

「『大王當知！所夢高樓太子於上棄擲寶物，無數眾生競持而去者，此是太子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於諸天人八部之中當雨法寶，所謂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聖道，種種諸法之像。

「『大王當知！所夢去城不遠忽有六人舉聲號哭者，此是太子既出家已，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外道六師心生憂惱之像。』

「爾時化人為輸檀王解彼夢已，白言：『大王！宜應欣慶，勿生愁惱。所以者何？此夢吉祥獲大果報。』作是語已忽然不現。

「時輸檀王聞婆羅門解夢因緣，恐畏太子出家學道，於是更增五欲之具。

「是時耶輸陀羅亦夢二十種可畏之事，忽然覺悟，中心驚悸惶怖自失。菩薩問言：『何所恐懼？』耶輸陀羅啼哭而言：『太子！我向夢見一切大地周遍震動；復見一鮮白大蓋常庇蔭者車匿輒來奪我將去；復見有帝釋幢崩壞在地；復見身上瓔珞為水所漂；復見日月星宿悉皆隕墜；復見我髮為執寶刀者割截而去；復見自身微妙端正忽成醜陋；復見自身手足皆折；復見形容無故赤露；復見所坐之床陷入於地；復見恒時共太子坐臥之床四足俱折；復見一寶山四面高峻，為火所燒崩摧在地；復見大王宮內有一寶樹被風吹臥；復見白日隱蔽天地黑暗；復見明月在空眾星環拱，於此宮中忽然而沒；復見有大明燭出迦毘羅城；復見此護城神端正可憙住，立門下悲號大哭；復見此城變為壙野；復見城中林木泉池悉皆枯竭；復見壯士手執器仗四方馳走。太子！我夢如是心甚不安，將非我身欲有殀喪？將非恩愛與我別離？此是何徵，為凶為吉？』

「爾時菩薩聞是語已，心自思惟：『出家時到表是徵祥，乃令此妃見如斯夢。』慰喻耶輸陀羅言：『妃今不應懷此恐懼。所以者何？

夢想顛倒無有實法，設令夢見帝憧崩倒日月隕落，於妃之身何所傷損？車匿持蓋將去，既曰夢奪，皆為虛妄，但自安寢不假憂愁。』其夜菩薩自得五夢：一者夢見身席大地、頭枕須彌、手擎大海、足踐渤澥。二者夢見有草名曰建立，從臍而出，其杪上至阿迦膩吒天。三者夢見四鳥從四方來，毛羽斑駁，承菩薩足化為白色。四者夢見白獸頭皆黑色，咸來屈膝舐太子身。五者夢見有一糞山狀勢高大，菩薩身在其上周匝遊踐不為所汙。」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五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六

中天竺國沙門地婆訶羅奉　詔譯

出家品第十五

爾時，佛告諸比丘：「菩薩於靜夜中作是思惟：『我若不啟父王私自出家，有二種過：一者違於法教，二者不順俗理。』既思惟已，從其所住詣父王宮，放大光明，一切臺殿、樓閣、園林，倍增嚴飾光明照曜。王遇光已尋便覺悟，謂侍者曰：『此為何光？夜分未盡，豈日光乎？』侍者答曰：『非日光也。』重以偈頌而白於王：

「『臺亭及樓閣，　牆壁與園林，
眾影悉不生，　故非日出光。
鴛鴦及翡翠，　孔雀迦陵伽，
群鳥未翔鳴，　故非日出光。
此光甚希有，　昔所未曾見，
能令心喜悅，　除熱得清涼。
應是勝德人，　垂光照於此。』
時王從臥起，　詳觀於十方，
乃見菩薩身，　威德無有上。
深心極尊重，　將欲申恭敬，
菩薩以神力，　固不令王起。
長跪而合掌，　前白父王言：
『大王莫愁惱，　勿與我為障，
今者願出家，　唯垂見哀許。』
王時聞此言，　思惟設何計，
涕泣向菩薩，　而作如是言：
『大位及國財，　一切悉能捨，
除去出家事，　餘皆無所惜。』
菩薩以妙音，　重白父王言：
『竊有四種願，　未稱於本心，
大王若賜者，　當斷出家望。
一願不衰老，　二願恒少壯，
三願常無病，　四願恒不死。』
王聞是語已，　而告菩薩言：
『此事甚為難，　非我力能辦，
諸仙雖劫壽，　終歸於壞滅。
誰離生老死，　獨求常住身？』

菩薩答王言：　『四願若難得，
今但求一願，　更不受後身。』
王聞菩薩言，　愛心稍微薄。
而作如是說：　『我今亦隨喜，
利益諸眾生，　令汝願滿足。』
雖發如是語，　心猶懷熱惱。

「爾時，菩薩聞是語已歡喜而退，雖復往來人無知者。既至明旦，王召親族及諸釋種，作如是言：『太子昨於中夜來請出家，我若許之國無繼嗣。汝等今者作何方便令其息心？』時諸釋種白大王言：『我等當共守護太子，太子何力能強出家？』是時，父王勅諸親族，於迦毘羅城東門之外，置五百釋種童子，英威勇健制勝無前，一一童子有五百兩鬪戰之車以為嚴衛，一一車側五百力士執戟於前；南西北門各有五百，如上所說。於其城上，周匝分布持刀杖人，復有宿舊諸釋大臣，列坐四衢咸悉營備，王自簡練五百壯士，擐甲持矛皆乘象馬，於城四面晝夜巡警無暫休息。是時，國大夫人摩訶波闍波提，於王宮內集諸婇女，而說偈言：

「『汝等於今夜，　無令著睡眠，
當建妙高幢，　燭以摩尼寶。
四面珠瓔珞，　亦發大光明，
照曜宮殿中，　如日咸覩見。
奏彼天伎樂，　絃出微妙音，
花髻半月垂，　寶鬘師子飾，
臂璫及環釧，　種種以嚴身。
戶牖設重關，　堅牢持管鑰，
出入咸親覲，　進止悉當知。
汝等侍奉人，　宜應執兵器，
鬪輪將羂索，　矛戟及戈鋋，
莫生慢怠心，　周衛於階闥。
汝等守太子，　如人護自眼，
勿使棄世間，　猶如象王去，
寶位絕繼嗣，　國土無威光。』」

佛告諸比丘：「時有二十八夜叉大將，般遮迦王而為上首，先住在彼毘沙門宮共相議言：『菩薩今欲出家，我與汝等作何供養？』時，四天王告夜叉眾言：『菩薩將欲出家，汝等應當捧承馬足。』「時，釋提桓因告三十三天眾言：『菩薩今夜將欲出家，汝等宜應營護佐助。』時，彼眾中有一天子，名曰靜慧，作如是言：『我當

於迦毘羅城，所有一切軍士婇女守菩薩者，悉令愦睡無所覺知。』
「復有莊嚴遊戲天子，作如是言：『我今當令彼城內外，所有象馬及諸雜類寂然無聲。』
「復有嚴慧天子，作如是言：『我當從彼於虛空中化為寶路，皆以金銀、瑠璃、硨磲、馬瑙、真珠、玫瑰，眾寶厠填，散諸名花彌布其上，懸繒幡蓋羅列道側。』
「復有諸大象王，伊鉢羅王而為上首，作如是言：『我於鼻端化為樓閣，其中則有天諸婇女，鼓舞絃歌而為翊從。』
「復有諸大龍王，婆婁那王而為上首，作如是言：『我等當吐栴檀香雲及沈水香雲，雨栴檀末及沈水末，妙香芬馥遍滿虛空。』
「復有法行天子，作如是言：『我今當遣宮中所有端正女人，形貌變壞不可附近。』
「復有開發天子，作如是言：『我當於中夜時覺悟菩薩。』
「釋提桓因作如是言：『我今亦當為彼菩薩開示道路。』
「如是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婁那、緊陀羅、摩睺羅伽等，盡其所應護助菩薩。
「爾時，菩薩於音樂殿中端坐思惟：『過去諸佛皆發四種微妙大願。何等為四？
「『一者願我未來自證法性，於法自在得為法王，以精進智救拔一切牢獄愛縛苦惱眾生，皆令解脫。
「『二者有諸眾生癭此生死黑暗稠林，患彼愚癡無明翳目，以空、無相、無願為燈為藥，破諸暗惑除其重障，成就如是方便智門。
「『三者有諸眾生豎憍慢幢起我我所，心想見倒虛妄執著，為說法令其解悟。
「『四者見諸眾生處不寂靜，三世流轉如旋火輪，亦如團絲自纏自繞，為彼說法令其縛解。』如是四種廣大誓願正念現前。
「爾時，法行天子及淨居天眾，以神通力，令諸婇女形體姿容悉皆變壞，所處宮殿猶如塚間。作是現已，於虛空中告菩薩言：

「『面貌清淨如蓮華，　功德智慧無能比，
觀察女人當遠離，　云何於此生著心？』

「爾時，菩薩以偈答曰：

「『我今觀此婬欲境，　一切變壞如臭屍，
願得永出諸愛纏，　不復於中生執著。』

「爾時，菩薩見於宮內所有美女形相變壞，或有衣服墜落醜露形體，或有頭髮蓬亂花冠毀裂，或有容貌枯槁瓔珮散壞，或有脣口喎斜，或有眼目角睞，或呀喘將絕，或涕唾交流，或欬嗽不止，或揮手擲足，或有面色青白怪狀恐人，或皮膚坼裂膿血穢污，或有悲啼，或有大笑，或復[齒*吉]齒，或復譋語，或傍壁倚立，或憑床危坐，或枕鼓而臥，或抱箏而寢，或有睡含簫管齧以作聲，或取諸樂器撩亂委擲，或覩然而睡，或覆面在地，或有張口，或有閉目，或失便痢臭氣燋焞，或有蓋頭，或有露首顛倒狼藉縱橫而臥。先時所有端正美容，天諸神力悉皆變壞。

「見如是等種種相已靜念思惟：『女人身形不淨弊惡，凡夫於此妄生貪愛。』起大悲心發如是言：『咄哉！世間。苦哉！世間。甚可怖畏，凡夫無知不求解脫；此處虛誑無有可愛，猶如畫瓶盛諸穢毒；此處難越不能自出，猶如老象溺彼深泥；此處劇苦，猶如屠肆能斷諸命；此處不淨，猶如群豕在溷廁中；此處無味妄生味想，猶如餓猂嚙其空骨；此處自燒，猶如飛蛾赴於明燭；此處困竭，猶如水族曝於乾地；此處窮迫，猶如乏鹿為火所害；此處可怖，猶如死囚詣於都市；此處沈沒，猶如涉海船舫破壞；此處危懼，猶如盲人墜於深谷；此處無利，猶如蒲博財物都盡；此處無潤，猶如大旱草木乾燋；此處能傷，猶如利刀塗之以蜜，愚人無智舐而求味；此處損耗，猶如黑月漸漸將盡；此處滅諸善法無有遺餘，猶如劫火焚燒一切。』作如是說，種種譬喻審諦籌量，次於己身從頭至足，循環觀察亦復如是。即說偈言：

「『我愛潤業田，　從緣受生死，
積集眾不淨，　和合成此身。
脾腎肝肺心，　腸胃生熟藏，
皮肉將骨髓，　毛髮及爪牙。
運動如機關，　諸虫之窟穴，
糞穢常盈滿，　膿血恒流注，
生死憂惱侵，　老病飢渴逼。
智者觀是苦，　一切如怨讐，
當棄虛妄身，　云何生取著？』

「菩薩如是觀自身已，繫念現前寂然久默。於虛空中有諸天眾，告法行天子言：『菩薩將欲出家，今者遲迴似生疑悔。所以者何？我見菩薩觀視婇女，或熙怡微笑，或嚬慘不樂，將非菩薩生戀著耶？然彼之心猶如大海，我等凡淺不能測量。』法行天言：『菩薩於無

量劫，捐捨一切頭目髓腦國城妻子，發願求於無上菩提心不退轉，何況今者是最後身，而於弊欲生戀著耶？』

「爾時，菩薩即從座起，褰七寶所成羅網帷帳，安詳徐出合掌而立，正念十方一切諸佛。作是念已，即見天主釋提桓因，及四大天王、日月天子，各率所統，東方提頭賴吒天王，領乾闥婆主從東而來，將無量百千乾闥婆眾，奏諸伎樂鼓舞絃歌，至迦毘羅城圍遶三匝依空而住，合掌低頭向菩薩禮。

「南方毘婁勒叉天王，領鳩槃荼主從南而來，將無量百千鳩槃荼眾，各執寶瓶盛滿香水，至迦毘羅城圍遶三匝依空而住，合掌低頭向菩薩禮。

「西方毘婁博叉天王，領諸龍神主從西而來，將無量百千諸大龍眾，各各手持諸雜珍寶、真珠、瓔珞，種種花香，復散香雲、花雲及諸寶雲；亦動微妙輕靡香風，至迦毘羅城圍遶三匝依空而住，合掌低頭向菩薩禮。

「北方毘沙門天王，領夜叉主從北而來，將無量百千大夜叉眾，手捧寶珠其光照曜過於世間百千燈炬，身著鎧甲手執弓刀矛戟干戈輪矟叉弩，至迦毘羅城，圍遶三匝依空而住，合掌低頭向菩薩禮。

「爾時，天主釋提桓因，從三十三天與其眷屬一切諸天百千萬眾，持天花鬘、末香、塗香、衣服、寶蓋、無數幢幡及以瓔珞，至迦毘羅城，圍遶三匝依空而住，合掌低頭向菩薩禮。

「日月天子左右而至，亦齎種種供養之具依空而住，合掌低頭向菩薩禮。

「爾時，菩薩觀見十方，仰瞻虛空及諸星宿，并覩護世四大天王、乾闥婆、鳩槃荼、諸天、龍神并夜叉等，復見天主釋提桓因，各領百千自部眷屬，前後導從遍滿虛空，弗沙之星正與月合。時，諸天等發大聲言：『菩薩欲求勝法今正是時，宜速出家，必定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轉大法輪。』」

佛告諸比丘：「菩薩作是思惟：『於今夜靜，出家時到。』即就車匿，而語之言：『車匿！汝宜為我被乾陟來。』爾時，車匿既聞此言，竊自思念：『今始夜半，何用乾陟？』白菩薩言：『內外甚安，無有急難好惡之事，不審太子何用乾陟？』爾時，菩薩告於車匿，而說偈言：

「『我身已具足，　一切吉祥事，
當欲出家去，　汝今莫違我。』

「於是，車匿復聞菩薩如是偈已，舉身戰掉不能自持。爾時，菩薩重語車匿：『我今欲為一切眾生降伏煩惱結使賊故，須彼乾陟。莫

違我意，速被將來。』車匿是時故發大語，望使宮內皆悉聞知，白菩薩言：『太子恒常無有錯謬，諸所作事必擇其時，今者何為而索乾陟？』虛空諸天以神通力，令彼一切都不覺知。爾時，菩薩密以偈頌，語車匿言：

「『車匿汝當知，　我今觀此處，
一切可怖畏，　猶如塚墓間。
如共羅剎居，　亦似疽蟲穴，
又類受胎水，　縱橫狼藉眠。
我見五欲苦，　心意至不安，
不願處此宮，　於園林遊觀。
覩彼老病苦，　并見於死屍，
我定欲出家，　汝速取乾陟。』

「是時，車匿白菩薩言：『太子昔在嬰孩，相師占已而白王曰：「王之太子相好具足當作轉輪聖王。」我又曾聞世間智人修諸苦行，或不剪爪，或有倒懸，或衣以樹皮，或自拔頭髮，或受牛鹿等禁，或五熱炙身，修此苦因願求樂報，況復太子當為轉輪聖王統四天下、七寶具足。一切世間咸謂，太子必當得此轉輪王位。仙人所記應無虛妄，如是寶位云何棄之？』爾時，菩薩語車匿言：『昔日仙人但記為轉輪王，亦復有記當成佛道，於二記中何者為定？慎勿妄語。』車匿言：『昔日阿斯陀仙合掌而言：「大王當知，王之太子必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終不在家作輪王也。何以故？佛相明了，轉輪聖王相不明了。」但諸釋種隱而勿傳，恐畏太子出家學道，不謂太子猶憶斯事。』菩薩語言：『車匿！我昔從彼兜率下生之時，在胎之時乃至出時，所有諸事悉皆不忘，況復仙人授我記莂而得忘耶？車匿！諸天復勸我言：「菩薩速疾出家，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當轉法輪。」是故應知，必得成佛。車匿！我今寧被割截肢體、食雜毒食、入大火聚、投彼高巖，不能在家受五欲事，如是世間五欲境界，皆悉無常甚可怖畏。』即說偈言：

「『我昔受五欲，　今實畏苦因，
無始積愛流，　猶如海難滿。
逐焰轉增渴，　處夢未覺知，
坏器不堅牢，　盛饌和諸毒。
浮雲必銷散，　泫露無久停，
幻事惑彼心，　水泡暫起滅，
芭蕉不堅實，　虛拳誑小兒，

蛇首不可親，　毒蔓終難觸。
智者當遠離，　猶如避深坑。』」

佛告諸比丘：「菩薩說此偈已又告車匿：『我亦曾作四天王天乃至六欲諸天，亦曾生彼色究竟天、非想非非想處。我憶往昔無量生中，愚癡惑亂為麁弊欲，備受眾苦打罵繫縛，損害身命死入惡道。今者於此深生厭離，正使諸天勝妙境界尚無貪染，何況躭此人間五欲生戀著耶？轉輪聖王雖得自在，終未免於生死之患。我觀世間煩惱曠野甚可怖畏，無有歸依無所恃怙，又常淪沒生死河中，憂悲險溜瞋忿奔浪，嗜欲驚洄恚恨旋狀，諸見羅剎常伺候人，我於是中繕修六度以為船筏，智為舟楫，信作堅牢，自既濟已，復當攝取一切眾生令到彼岸。』是時，車匿白菩薩言：『太子今者心決定耶？』菩薩報於車匿，而說偈言：

「『車匿汝當知，　我今已決定，
自利利他故，　起於精進心。
不動若須彌，　終無能退轉，
假使金剛雹，　刀劍及干戈，
電火熱鐵團，　墜在我頂上，
終不於俗境，　而生戀著心。』」

「爾時，無量百千諸天，於虛空中歡喜踊躍，雨眾天華，而說頌曰：

「『最勝清淨如虛空，　煙雲塵霧不能染，
一切境界無所著，　具足善利成菩提。』

「於是，靜慧天子及莊嚴遊戲天子，於迦毘羅城令一切人民皆悉惛睡。爾時，菩薩告車匿言：『車匿！汝今莫令我生憂憒，宜應速疾被乾陟來。』是時，車匿白菩薩言：『今始中夜未是行時，一切宮城悉皆防衛，誰應於此開諸關鑰？』時，釋提桓因以神通力令諸門戶皆自然開。車匿既覩宮城開已，傍偟愁戀轉復悲啼，作如是言：『我無伴侶，此城內外所有四兵，釋種群臣王及王子，耶輸陀羅後宮婇女，一切惛睡無有知覺。今欲何去？當復語誰？太子之心決定如是，我今懇切啟請莫從，自惟無力豈能遮止。』是諸天眾於虛空中告車匿言：『車匿！速疾嚴被乾陟將來，勿令菩薩心生憂惱。所以者何？汝豈不見無量百千大菩薩眾，釋提桓因及四天王、諸天龍神、乾闥婆等，各與其眾恭敬供養，光明赫奕遍照虛空。』車匿聞

此語已，告乾陟言：『乾陟！太子今者當乘汝出。』即取最上金勒寶鞍諸莊嚴具用被馬王，悲泣流淚持以奉進，讚菩薩言：『伏願太子有所悕求悉皆成滿，一切障礙咸得銷除，當令世間獲安隱樂。』「菩薩於此乘馬王已，初舉步時，十方大地六種震動，昇虛而行，四天大王捧承馬足，梵王帝釋開示寶路。爾時，菩薩放大光明，照燭一切無邊世界，所可度者皆得度脫，有苦眾生皆得離苦。

「爾時，菩薩迴眄俯視迦毘羅城作如是言：『若我從今不得盡於生死邊際，終不再見迦毘羅城，況復於中行住坐臥，爾後眾人於此起塔。』」

「諸比丘！是時菩薩既出宮已，宮中婇女皆悉覺悟，處處求覓不見菩薩。耶輸陀羅發聲大哭，婉轉于地，自拔頭髮絕身瓔珞，悲哭而言：『一何痛哉！一何苦哉！我於今者何所依怙？太子棄我而去用復活為！』悲啼懊惱不能自勝。宮女總集號叫哀戀，如魚失水，如樹斷根，悲哭之聲聞於宮外。是時宮女奏於父王，今夜睡寤不見太子。其當廐臣亦言：『今者失彼乾陟。』王聞此已發聲大喚，作如是言：『嗚呼嗚呼！我之愛子，今何所去？』作是語已悶絕躃地，傍臣即以冷水灑面良久醒悟，即喚所有防衛之臣而勅之曰：『汝等諸將已自不謹致失我子，汝當為我內外分行速疾求覓，若得見者善言誘喻迎將還宮。』是時，群臣奉王勅已，展轉相告銜命而行訪覓菩薩，諸天神力永不得見。

「爾時，菩薩去迦毘羅城，至彌尼國其夜已曉，所行道路過六由旬，彼諸天、龍、夜叉、乾闥婆等扈從至此，所為事畢忽然不現。菩薩既行至彼往古仙人苦行林中，即便下馬慰喻車匿：『善哉！車匿！世間之人，或有心從而形不隨，或有形隨而心不從，汝今心形皆悉隨我。世間之人見富貴者競來奉事，覩貧賤者棄而遠之，我今捨國來至於此，唯汝一人獨能隨我。善哉！車匿！甚為希有，我今既得至閑曠處，汝便可將乾陟俱還。』即自解髻取摩尼寶以付車匿，告言：『車匿！汝持此寶還於宮內，奉上大王作如是言：「太子今者於世間法無復希求，不為生天受五欲樂，亦非不孝，亦無瞋忿嫌恨之心，又亦不求財位封祿，但見一切眾生迷於正路沒在生死，為欲拔濟故出家耳，唯願大王勿生憂慮。大王！若謂我今年少未應出家，汝以我言方便諮啟，生老病死豈有定時，人雖少盛誰能獨免？往古有諸轉輪聖王，捨國求道詣於山林，無有中途還受五欲；我今私心亦復如是，若未獲得無上菩提終不還也。」內外眷屬皆當於我有恩愛情，可以我意善為開解。』又復脫身所著瓔珞以授車匿：『汝可持此奉摩訶波闍波提，道：「我為欲斷諸苦本，今故出家求滿此願，勿生憂念。」』又脫諸餘嚴身之具：『與耶輸陀羅，語言：「人生於世愛必別離，我今為斷此諸苦故出家學道，勿

以戀著橫生憂愁。」』及語宮中諸婇女等，并告釋種時年童子：『我今欲破無明網故方得智明，所為事畢還當相見。』是時，車匿既聞菩薩苦切之語，悲泣懊惱自投於地，作如是言：『我既無力能令太子還於王宮，若我從此獨自歸者，王及姨母并諸釋種，會當瞋忿笞撻於我，詰責我言：「汝將太子棄在何處？」我必無辭，將何酬答？』菩薩報言：『車匿！勿為此慮。所以者何？世間若有持所愛人言語，委曲向彼陳說，克蒙眷念，或當賞錫，但莫憂也。車匿！汝疾還宮無令大王生於愁惱。』於是，車匿從地而起，舉聲大哭，乾陟低頭前屈雙脚，舐菩薩足淚下悲鳴。

「爾時，菩薩以手摩乾陟頂而語之言：『乾陟！汝所作已畢，莫復啼哭，當大報汝。』

「諸比丘！菩薩作是思惟：『若不剃除鬚髮，非出家法。』乃從車匿取摩尼劒，即自剃髮，既剃髮已擲置空中，時天帝釋見希有事，心大歡喜，即以天衣於空承取，還三十三天禮事供養。

「爾時，菩薩剃鬚髮已，自觀身上猶著寶衣，即復念言：『出家之服不當如是。』時，淨居天化作獵師，身著袈裟手持弓箭，於菩薩前默然而住。菩薩語獵師言：『汝所著者乃是往古諸佛之服，云何著此而為罪耶？』獵者言：『我著袈裟以誘群鹿，鹿見此服便來近我，我因此故方得殺之。』菩薩言：『汝著袈裟專為殺害，我今若得唯求解脫。汝能與我此袈裟不？汝若與我我當與汝憍奢耶衣，汝何惜彼麁弊之服？』獵師報言：『善哉！仁者！如是弊衣實無所惜。』即取袈裟授與菩薩。菩薩于時心生歡喜，即便與彼憍奢耶衣。時，淨居天以神通力，忽復本形飛上虛空，如一念頃還至梵天。菩薩見已，於此袈裟倍生殷重。爾後，眾人在此起塔。于時，菩薩剃除鬚髮，身著袈裟儀容改變，作如是言：『我今始名真出家也。』於是發遣車匿將乾陟還，流淚盈目以別車匿。別車匿已，安詳徐步，經彼跋渠仙人苦行林中。」

佛告諸比丘：「車匿既見菩薩志意不迴，牽彼乾陟悲哀而返，爾後眾人於此起塔。於是車匿既辭別已，遙望菩薩，頭無天冠、身無瓔珞，種種寶服一切都無，舉手椎胸悲哀啼哭，無復冀望哽咽徘徊；乾陟悲鳴驤首局顧，瞻望躑躅淚下交流。車匿于時漸到城已，譬如有人入於空宅，其城內外苑園泉林，以菩薩去皆悉枯竭。城中所有大小居人，不覩菩薩唯見車匿，並隨其後而問之言：『悉達太子今在何處？』車匿報言：『太子今者，棄捨五欲獨處山林。』眾人聞已怪未曾有，人人各各相視流淚，共相謂言：『我等當隨大子而去，住彼山林。所以者何？離聖太子何所存活，城闕蕭條無可愛樂。』

「是時，車匿牽彼乾陟，并齎瓔珞及無價寶冠諸莊嚴具，將入王宮，其馬嘶聲聞於宮內。是時，摩訶波闍波提、耶輸陀羅及後宮婇女，皆來集聚共相謂言：『乾陟之聲今乃不遠，將非太子迴還宮耶？』是時車匿入宮門已，姨母及妃并諸婇女，渴望欲見爭趣宮門，唯覩車匿不見菩薩，同時啼哭問於車匿：『太子今在何處，汝獨歸來？』車匿答言：『太子棄捨五欲為求道故，在彼山林著壞色衣剃除鬚髮。』摩訶波闍波提聞是語已，悲泣懊惱不能自勝，發聲大哭，責車匿言：『我今何負於汝，取我聖子送彼山林，猛獸毒蟲甚可怖畏，而今獨往將何所依？』車匿言：『太子付我馬王及諸寶具，逼促於我令我速還，恐畏夫人橫生愁惱。』是時，宮中諸婇女等，染欲因緣故深於愛著，苦惱身心悲涕哽咽。

「摩訶波闍波提銜淚而言：『嗚呼太子！汝身本以栴檀塗拭威德光大，今者云何顛嶺山野，蚊虻嗟膚能安斯苦？嗚呼太子！在家之時，衣以憍奢耶衣，今者云何著麁弊服？嗚呼太子！在家之時，百品調和香潔之膳，今者云何能噉無味麁澁之食？嗚呼太子！在家之時，坐臥茵褥無非細軟，今者云何藉履荊棘能忍受之？嗚呼太子！在家之時，富貴之人盡心事汝，猶恐有失，今日云何貧賤之人或能欺汝？嗚呼太子！在家之時，端正婇女恒常娛樂恣於五欲，今者云何自放山林獨行獨住？』摩訶波闍波提種種言詞悲哭懊惱，從地而起，重問車匿：『我子當去之時，向汝何囑？我子頭髮今在誰邊，復誰剃也？』車匿啼哭不能自勝，報夫人言：『太子囑我，汝至宮時，再拜我母慇懃勸請，莫生憂念，道：「我不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還當相見。」即執寶劒自剃頭髮，擲置虛空，諸天接取將還供養。』摩訶波闍波提重復悲泣作如是言：『嗚呼太子！頭髮甚長柔軟青紺，於一毛孔一毛旋生，堪冠王冠受於王位，汝今何為割截棄擲？嗚呼太子！兩臂傭長踝不露現，行步詳雅如師子王，目如青蓮，身真金色，言音隱隱如鼓如雷，如此之人何堪修道？審其是地當有聖王，此盛德人應為其主。』即說偈言：

「『若言此地非福處，　不應生是勝德人，
既現希有功德身，　自當為世作聖王。』

「爾時，耶輸陀羅發聲哀哭，責車匿言：『車匿！太子去時，我於彼夜睡眠惛重，不覺不知。汝將太子送在何處，今去近遠汝獨歸來？車匿！汝無利益，是我怨讐損害於我，汝作惡業今已備足，不假虛啼。車匿！此馬常時嘶聲聞於數里，當爾之夜何以寂然，今日悲鳴但增哀感？汝與乾陟俱為不善，令我無主，城邑空虛，由此乾陟及汝車匿。』於是，車匿悲哀啼哭，報耶輸陀羅言：『妃今不應

瞋罵乾陟，亦復不當責及於我，我與乾陟初無過罪。所以者何？乾陟去時非無疑難，悲鳴蹋地前却不行，嘶聲徹半由旬，蹄聲聞一拘盧舍，但以諸天神力不令妃悟耳。我與乾陟有何愆過？大王先有嚴勅，一切左右善加用心守護太子，諸城門禁兵衛之人，咸著睡眠無所覺了。太子初出如日昇天，放大光明普照世界，行路之際我最引前，初出之時，我反贊助，諸城門戶自然而開，乾陟是時足不踐地，剃髮擲空貿易衣服，種種事業皆是諸天神力所為。』爾時，耶輸陀羅苦惱逼切忽然躃地，流淚而言：『苦哉苦哉！何故太子棄我而去，豈可不聞韋陀論說，古昔有王入於深山，携其妃后同修聖行。何故今日獨捨我去？車匿！太子若為生天修諸苦行，求諸天女；然彼天女何必可求，乃捨王位及棄我等。車匿！我實不願獨自生天，亦不自求人間妙樂，願與我主生生之處，恒作夫妻，還如向時受勝果報。』作此語已，悲哀啼哭，又言：『車匿！我主今在何處，使我無端遂同孤寡，於今已往，不衣好衣不食美食，香華瓔珞我身永絕，雖復居家恒常作於山林之想。』耶輸陀羅以無數千言責於車匿，車匿前進諫言：『大妃！莫生如是酸切懊惱。所以者何？太子出時諸天翊從，東方天王及乾闥婆主，南方天王及鳩槃茶主，西方天王及大龍主，北方天王及夜叉主，其身悉被金剛鎧甲，或執弓刀，或持矛戟，或復導前，或復隨後，梵王帝釋及日月天，皆將眷屬，欲界天子，化作摩那婆身，天人寶女無數千億皆大歡喜，將天妙華散太子上。太子觀見，不取不捨不貪不高，猶如虛空無所罣礙，我今難可一一具說。』

「爾時，輸檀王遙聞宮內哀哭之聲，便從自宮蒼忙而出。是時，車匿齎菩薩寶冠珠瓔繖蓋，牽彼乾陟來至王前，一一具陳頭面作禮。「時，輸檀王既見菩薩諸莊嚴具，兼聞車匿所說言詞，失聲大喚作如是言：『嗚呼嗚呼！我之愛子，一旦背我今何所去？』自絕宛轉號咷而哭。是時，迦毘羅城所有居人，悉皆哀哭聲震天地，諸釋眷屬各各悲戀，不能自持，相視流淚，咸來諫喻扶王令坐。王雖暫穌，少時還絕，良久醒悟，責車匿言：『汝將我子棄擲何處？』車匿惶怖，白言：『大王！太子棄捨五欲不染世間，慇懃切諫都無迴意，即語我言：「汝莫諫我，我今不須一切欲樂，願捨國位樂此山林。」』

「時，輸檀王重聞車匿如是語已，流淚懊惱，語車匿言：『我今窮矣，無復氣勢，手足悉折，猶如朽株，亦如大樹無有枝葉，敵境或當輕侮於我，我今單己無所能為。嗚呼我子！最勝丈夫，何故棄家違離我願？嗚呼我子！諸相滿足百福莊嚴，一一相中皆悉備具，伺諸婇女睡眠不覺，忽然而出。嗚呼我子！善巧多智，昔在宮內我無憂愁，今捨我去無復依倚。嗚呼我子！上族中生，恒為眾人之所尊

重，棄捨寶位及以四方一切眷屬，單己而去，譬如白象摧折大木。我子去時，所有城門難開難閉，開閉之時其聲遠徹，云何此夜人皆不聞？必是天神令無聲響。嗚呼我子！捐捨寶位如棄涕唾，我先為汝造三時殿，調適寒暄，云何一朝棄之而去，娛樂曠野遊處山林，甘與禽獸而為伴侶？於今已往，護城諸神皆悉棄捨此城而去。嗚呼我子！愛念之心徹我骨髓，何故棄我入於山林？』

「爾時，輸檀王憶念菩薩不捨晝夜，欲抑令還，復思仙人昔日有記：『若在家者當為轉輪聖王，七寶自然主四天下，千子具足端正勇健，能伏怨敵；若令出家，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開化十方。』定知我子必不肯還。普召大臣而告之曰：『卿等在家皆有子息，共相娛樂目前有慰，不念吾憂，吾有一子奇相聖達，當為轉輪聖王主四天下，一旦離別入於深山窮谷絕險無人之處，飢渴寒熱令誰所悉？卿等子弟宜擇五人追而侍之，若中道還者滅卿五族。』大臣奉勅即簡五人，入山求侍。是時，五人追不能及，心自念言：『是為逸人，行不擇路何道之有？我若歸還必滅吾族，不如選可住處隨意而住。』於是五跋陀羅遁於山林。」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六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七

中天竺國沙門地婆訶羅奉　詔譯

頻婆娑羅王勸受俗利品第十六

爾時佛告諸比丘：「車匿奉菩薩教，安慰大王及摩訶波闍波提、耶輸陀羅、諸釋種等，令離憂惱。為欲饒益諸眾生故，剃除鬚髮，向獵師邊，以憍奢耶衣貿易袈裟清淨法服，於是詣鞞留梵志苦行女人所。時彼女人，奉請菩薩明日設齋。既受請已，次往波頭摩梵志苦行女人所。時彼女人，亦請菩薩明日設齋。既受請已，復往利婆陀梵行仙人所。時彼仙人，亦請菩薩明日設齋。既受請已，復往光明調伏二仙人所，其仙亦請菩薩明日設齋。諸比丘！菩薩次第至毘舍離城。城傍有仙，名阿羅邏，與三百弟子俱，常為弟子說無所有處定。時彼仙人遙見菩薩心生希有，告諸弟子：『汝等應觀是勝上人。』諸弟子等白仙人言：『我見是人形貌端正，昔所未有，為從何來？』比丘！我於爾時問阿羅邏言：『汝所證法可得聞乎？今欲修行願為我說。』仙言：『瞿曇！我所證法甚深微妙，若能學者當為宣說令得修習。若有清信善男子，受我教者，皆得成就無所有處微妙之定。』

「諸比丘！我聞仙人所說，作是念言：『我今自有精進念定樂欲信慧，獨在一處常勤修習心無放逸，必證彼仙所得之法。』於是精勤修習心不厭倦，經於少時皆已得證。既得定已往仙人所作如是言：『大仙！汝唯證此，更有餘法？』仙言：『瞿曇！我唯得此，更無餘法。』菩薩報言：『如是之法我已現證。』仙言：『以我所證汝亦能證，我之與汝宜應共住教授弟子。』諸比丘！是時仙人甚相尊重，即以最上微妙供具供養於我，諸學徒中以我一人為其等侶。

「比丘！我時思惟：『仙人所說非能盡苦，何法能為離苦之因？』即於彼時出毘舍離城漸次遊行，往摩伽陀國王舍大城，入靈鷲山獨住一處，常為無量百千諸天之所守護，晨旦著衣執持應器，從溫泉門入王舍城次第乞食。行步詳雅諸根寂然，觀前五肘心無散亂，城中諸人見菩薩來心生希有，咸作是言：『此是何人？為是山神，為是梵王，為是帝釋，為是四天王耶？』」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菩薩清淨身，　光明無有量，
威儀悉具足，　心靜極調柔。
處在靈鷲山，　自守出家法，
於彼晨朝時，　著衣持鉢已，

調伏身心故，　入城而乞食。
身如融金聚，　相好以莊嚴，
路傍若男女，　觀者無厭足。
城中居民輩，　見是勝人來，
皆生希有心，　奔馳競瞻仰，
斯人甚奇特，　今從何所來？
有諸婇女等，　咸昇妙樓閣，
於彼窓牖間，　[門@視]望不暫捨。
街衢盡充滿，　闐闐悉空虛，
棄捨所作業，　俱來候菩薩。
有人遽往告，　頻婆娑羅王：
『今有梵天來，　入城而乞食。』
復有作是言：　『或是天帝釋，
夜摩兜率天，　化樂他化主。
四天及日月，　或是羅睺等，
鞞留質多羅，　薄離諸天眾。』
復有白王言：　『此是靈山神，
大王應當知，　王今獲大利。』
時王聞此語，　心生大喜悅，
自陟高樓上，　遙觀菩薩身。
相好甚端嚴，　譬如真金聚，
王因勅左右，　奉獻菩薩食，
并遣尋所住，　隨逐而觀之，
使者隨菩薩，　見往靈鷲山，
歸來白大王，　具陳所見事。
王聞是事已，　益增希有心，
於彼晨朝時，　嚴駕躬親謁。
遙覩巖石中，　光相極清淨，
威容甚嚴好，　不動若須彌，
屏除諸侍從，　徒步而前進。
頂禮菩薩足，　種種慰問已，
而白菩薩言：　『大士從何來？
鄉邑在何處？　父母為是誰？
為是婆羅門，　為是剎帝利？
或是諸仙聖？　仁者如實說。』
菩薩答王言：　『我父輸檀王。
居住雪山下，　城名迦毗羅，
人民甚安樂，　為求無上道，

是故今出家。』　王重稽首言：
『仁今盛少年，　容顏甚端正，
應受五欲樂，　何為乃行乞？
我當捨此國，　與汝共治之。
今者幸相見，　中心甚欣喜，
願得作親友，　共莅於王位。
何為樂獨處，　空山林野中？』
菩薩於是時，　以柔軟音句，
徐答大王言：　『我今甚不戀，
世間諸榮位，　欲求寂滅故，
捨之而出家，　況乃於王國，
而復生貪羨？　譬如娑竭龍，
大海為宮室，　豈復於牛跡，
而生愛著心？　大王應當知，
五欲無邊過，　能令墮地獄，
餓鬼及畜生，　智者當遠之，
棄捨如涕唾。　欲如果熟已，
將墜自不久，　又如空中雲，
須臾而變滅，　如風駛飄鼓，
無時而暫停。　若著五欲者，
即失解脫樂。　誰有智慧士，
而求大苦因？　若人未得欲，
貪火極熾然，　若已得之者，
轉復無厭足。　得已愛別離，
便生大苦惱。　天上微妙樂，
人中殊勝果，　假使世間人，
盡受二種報，　心亦未知足，
得此更求餘。　譬如熱乏人，
渴逼飲鹹水，　五欲亦如是，
悕求無息時，　常在生死中，
輪轉恒無際。　若有智慧者，
必淨攝諸根，　證無漏聖道，
爾乃名知足。　王今應觀身，
無常不堅固，　九孔恒流溢，
眾苦作機關。　我雖受五欲，
而不生貪著，　為求寂滅樂，
是故今出家。』　頻婆娑羅言：
『善哉大導師！　我本臣事汝，

汝是帝王子，　能棄五欲榮。
我今勸俗利，　必獲無量罪，
唯願大慈悲，　哀愍捨我過。
當於此境界，　證得佛菩提，
願使不我遺，　我當獲大利。
於是從座起，　頂禮菩薩足，
百千眾圍遶，　還返於自宮。
菩薩調伏心，　為世間依止，
隨益而去住，　當往尼連河。』」

苦行品第十七

佛告諸比丘：「王舍城邊有一仙人，摩羅之子名烏特迦，與七百弟子俱，常說非想非非想定。爾時菩薩見彼仙人，於大會中多聞聰慧眾所宗仰，作是思惟：『我若不至其所同其苦行，云何能顯彼所修行諸定過失？我今方便令彼自知，其所修習非為究竟；又欲開顯我之定慧利益一切，令彼眾會生希有心。』發是念已至仙人所，作如是言『仁者！誰為汝師？汝所修行復是何法？』仙人答言：『我本無師自然而悟。』菩薩告言：『我今故來求汝所證，願為演說，我當行之。』仙言：『隨意所欲當為宣說。』

「爾時菩薩受彼教已，於一靜處專精修學，由昔慣習定慧因緣，即得世間百千三昧，隨彼諸定，所有差別種種行相皆現在前。是時菩薩，復從定起謂仙人言：『過此定已更有何法？』仙言：『此最為勝，更無餘法。』菩薩作是思惟：『我有信、進、念、定、慧，速能證得彼仙之法，其所得者非為正路、非厭離法、非沙門法、非菩提法、非涅槃法。』」

佛告諸比丘：「菩薩為欲令彼諸仙捨其邪道，說如上事。時五跋陀羅先於彼所修行梵行，竊相議言：『我等久學尚未能測彼定淺深，云何太子於少時間，已能證得大仙之法，嫌未究竟更求勝者？由斯義故，必當證獲無上菩提。彼得道時，我等五人亦應有分。』作是念已，即捨仙人還從菩薩。

「爾時菩薩出王舍城，與五跋陀羅次第遊歷，向尼連河次伽耶山，於山頂上在一樹下敷草而坐。作是思惟：『世間若沙門、若婆羅門，放逸身心住於貪欲隨於熱惱，雖行苦行去道甚遠；譬如有人為求火故，便取濕木置之水中，鑽燧索火，是人有能求得火不？若人住貪欲等，雖行苦行不能證得出世勝智，亦復如是。』

「復作是念：『世間若沙門、若婆羅門，制御於身不行貪欲，於境界中心猶愛著，雖修苦行去道尚遠；譬如有人為求火故，猶取濕木

置之陸地，鑽燧責火，是人有能求得火不？若復有人起貪愛等心未寂靜，雖行苦行不能證得出世勝智，亦復如是。』
「復作是念：『世間若沙門、若婆羅門，攝衛身心離於貪欲除諸熱惱，最上寂靜修行苦行，即能證得出世勝智；譬如有人為求火故，取彼燥木置於乾地而鑽燧之，當知是人定求得火；若復有人不處貪欲，身心寂靜勤修苦行，即能證得出世勝智，亦復如是。』」
佛告諸比丘：「菩薩出伽耶山已，次第巡行至優樓頻螺池側東面，而視見尼連河，其水清冷湍洄皎潔，涯岸平正林木扶踈，種種花果鮮榮可愛，河邊村邑處處豐饒，棟宇相接人民殷盛。爾時菩薩漸至一處，寂靜閑曠無有丘墟，非近非遠不高不下，即作是念：『今止此地易可安神，往古已來修聖行者多於此住。』
「復作是念：『我今出於五濁惡世，見彼下劣眾生諸外道等，著我見者修諸苦行，無明所覆虛妄推求，自苦身心用求解脫。所謂或有執器巡乞行而食之；或有唯一掬食以濟一日；或不乞食任彼來施；或有不受來請須自往乞以求解脫。或有恒食草木根莖、枝葉花果、蓮藕狩糞、糠汁米泔油滓；或有不食沙糖、蘇油石蜜、淳酒甜酢種種美味以求解脫。或有乞一家食，若二若三乃至七家；或有一日一食、二日一食，乃至半月一月一度而食以求解脫。或有所食漸頓多少隨月增減；或有日食一撮乃至七撮；或有日食一麥一麻一米；或有唯飲淨水以求解脫。或有名稱神所自餓而死，謂隨己意生天人中；或有紡績鵂鶹毛羽以為衣服，或著樹皮，或著牛羊皮革糞掃毯氈，或著一衣乃至七衣，或黑或赤以為衣服，或復露形；或手提三杖，或貫髑髏以求解脫。或一日一浴、一日二浴，乃至七浴或常不浴；或有塗灰或有塗墨；或坌糞土或帶萎花；或五熱炙身以煙熏鼻自墜高巖，常翹一足仰觀日月；或臥編椽棘刺、灰糞瓦石、板杵之上以求解脫、或作唵聲、婆娑聲、蘇陀聲、娑婆訶聲，受持呪術諷誦韋陀以求解脫。或依諸梵王、帝釋、摩醯首羅、突伽、那羅延、拘摩羅、迦旃延、摩致履伽、八婆蘇二阿水那、毘沙門、婆婁那、阿履致、旃陀羅、乾闥婆、阿修羅、迦婁羅、摩睺羅伽、夜叉、步多、鳩槃茶、諸天鬼神以求解脫。或有歸依地水火風空，山川河池溪壑大海，林樹蔓草塚墓四衢，養牛之處及[土*厘]肆間，或事刀劍輪矟一切兵器以求解脫。是諸外道怖生死故，勤求出離修習苦行都無利益。非歸依處而作歸依，非吉祥事生吉祥想。』」
佛告諸比丘：「菩薩爾時復作是念：『我今為欲摧伏外道現希有事，令諸天人生清淨心；又欲令彼壞因緣者知業果報；又欲示現功德智慧有大威神，分折諸定差別之相；又欲示現有大勇猛精進之力。』便於是處結加趺坐，身口意業靜然不動，初攝心時專精一

境，制出入息熱氣遍體，腋下流汗額上津出譬如雨滴，忍受斯苦不生疲極，便起勇猛精進之心。」
佛告諸比丘：「菩薩爾時制出入息，於兩耳中發大音響，譬如引風吹鼓韝囊，受是苦事不生疲倦。諸比丘！我於爾時耳鼻口中斷出入息，內風衝頂發大音聲，譬如壯士揮彼利刃，上破腦骨，受是苦事，不生疲極退轉之心。」
佛告諸比丘：「菩薩爾時諸出入息一切皆止，內風強盛於兩肋間，旋迴婉轉發大聲響，譬如屠人以刀解牛，受是苦事都無懈倦。」
佛告諸比丘：「菩薩爾時內風動故遍身熱惱，譬如有人力弱，受制於大火聚，舉身被炙。受斯苦極，更增勇猛精進之心，作是念言：『我今住彼不動三昧，身口意業皆得正受，入第四禪遠離喜樂，遣於分別無有飄動，猶如虛空遍於一切無能變異，此定名為阿娑婆那。』菩薩爾時修如是等最極苦行。諸比丘！菩薩復作是念：世間若沙門婆羅門，以斷食法而為苦者，我今復欲降伏彼故日食一麥。比丘當知！我昔唯食一麥之時，身體羸瘦如阿斯樹，肉盡肋現如壞屋椽，脊骨連露如節竹節，眼目欠陷如井底星，頭頂銷枯如暴乾瓠，所坐之地如馬蹄跡，皮膚皺[起-巳+叟]如割朐形，舉手拂塵身毛焦落，以手摩腹乃觸脊梁。又食一米乃至一麻，身體羸瘦過前十倍，色如聚墨又若死灰，四方聚落人來見者咸歎恨言：『釋種太子寧自苦為？端正美色今何所在？』」
佛告諸比丘：「菩薩六年苦行之時，於四威儀曾不失壞，盛夏暑熱不就清涼，隆冬嚴寒不求厚煖，蚊虻嗟體亦不拂除，結加趺坐身心不動，亦不頻申亦不洟唾。放牧童豎常來覩見，戲以草[這- 言+(廾/手)]而刺我鼻，或刺我口或刺我耳，我於爾時身心不動，常為天龍鬼神之所供養，能令十二絡叉天人住三乘路。」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菩薩於往昔，　捨位出家已，
為利眾生故，　思惟諸方便：
『我出濁惡世，　生此閻浮提，
多諸邪見人，　破法行異道。
愚者求解脫，　自苦其身心，
雖怖生死因，　恒迷出離果。
或有赴火聚，　自墜於高巖，
五熱以炙身，　塗灰而自毀。
日常一掬食，　劣以濟身命，
乞食於他門，　主喜而方受，
顏色少懷恪，　終朝而不食。
或時聞杵臼，　及以狗吠聲，

即止不行乞，　乃喚亦不受。
蘇油及美味，　乳酪沙糖等，
一切皆不御，　唯食麤惡食。
糠汁及油滓，　狩糞并藕根，
草木諸花葉，　以求於解脫。
或有服淨水，　或日食一麻，
或止進一米，　或有自餓死，
以求於解脫。　或有著皮革，
糞掃及鳥羽，　樹皮毛氈等，
種種弊衣服。　或有著一衣，
乃至著七衣，　或有常露形，
以求於解脫。　坐臥編椽上，
棘刺灰土中，　板杵瓦石間，
以求於解脫。　或常舉兩手，
或有翹一足，　散髮及髭髻，
逐日而迴轉，　以求於解脫。
或常禮日月，　河海及山川，
高原諸樹林，　以求於解脫。
此諸外道等，　勤修無利苦，
執著虛妄業，　堅受未嘗捨，
如是邪見人，　死當墮惡趣。
我為如是等，　昔於六年中，
示現摧伏彼，　勤修大苦行。
有諸無智人，　見外道邪苦，
竊以為真法，　便生隨喜心，
亦為成熟彼，　勤行大苦行。
乃擇空閑地，　加趺坐三昧，
當是節食時，　日食一麻米。
履寒不就煖，　處熱不求涼，
亦不逐蚊虻，　亦不避風雨。
童牧來觀看，　戲以草[這- 言+(廾/ 手)]刺，
通於耳鼻口，　以草木瓦石，
打擲於我身，　亦不能致損，
一切皆忍受。　身亦不低昂，
亦不生疲極，　涕唾便痢等，
諸穢皆已絕，　唯餘皮骨在。
血肉盡乾枯，　形體極羸瘦，
如阿斯迦樹，　住阿那婆定。

身心寂不動，　亦不味禪樂，
而起大悲心，　普為諸眾生，
修行如是定。　以修此定故，
速疾得成佛，　滅除外道眾。
摧伏諸異學。　亦以迦葉等，
不信有菩提，　如是大菩提，
無量劫難得。　為是諸人等，
入阿那婆定。』　當坐此定時，
有十二洛叉，　諸天人眾等，
住於三乘路。　諸天龍神等，
恒於日夜中，　供養菩薩身，
各自發弘願，　願住那婆定，
利益諸眾生，　其心如虛空。」

往尼連河品第十八

佛告諸比丘：「爾時菩薩六年苦行，魔王波旬常隨菩薩，伺求其過而不能得，生厭倦心悒然而退。」

爾時世尊以偈頌曰：

「菩薩之所居，　林野甚清淨，
東望尼連水，　西據頻螺池。
初起精進心，　來求寂靜地，
見彼極閑曠，　止此除煩惱。
時魔王波旬，　到於菩薩所，
詐以柔軟語，　而向菩薩言：
『世間諸眾生，　皆悉愛壽命，
汝今體枯竭，　千死無一全。
當修事火法，　必獲大果報，
無宜徒捨命，　為人所憐愍。
心性本難伏，　煩惱不可斷，
菩提誰能證，　自苦欲何為？』
菩薩告波旬，　而作如是言：
『惛醉貪瞋癡，　與汝為眷屬，
將汝至於此，　共汝壞善根。
我不求世福，　勿以此相擾，
我今無所畏，　以死為邊際。
志願求解脫，　決無退轉心，
雖有諸痛惱，　我心恒寂靜。

住斯堅固定，　精進樂欲等，
我寧守智死，　不以無智生。
譬如義勇人，　寧為決勝沒，
非如怯弱者，　求活為人制。
是故我於今，　當摧汝軍眾，
第一貪欲軍，　第二憂愁軍，
第三飢渴軍，　第四愛染軍，
第五惛睡軍，　第六恐怖軍，
第七疑悔軍，　第八忿覆軍，
第九悲惱軍，　及自讚毀他，
邪稱供養等。　如是諸軍眾，
是汝之眷屬，　能摧伏天人。
我今恒住彼，　正念正知等，
銷滅汝波旬，　如水漬坏器。』
菩薩作是言，　魔王便退屈。」

佛告諸比丘：「菩薩作是思惟：『過現未來所有沙門、若婆羅門，修苦行時，逼迫身心受痛惱者，應知是等但自苦己都無利益。』復作是念：『我今行此最極之苦，而不能證出世勝智，即知苦行非菩提因，亦非知苦斷集證滅修道，必有餘法當得斷除生老病死。』復作是念：『我昔於父王園中閻浮樹下修得初禪，我於爾時身心悅樂，如是乃至證得四禪，思惟往昔曾證得者，是菩提因，必能除滅生老病死。』菩薩復作是念：『我今將此羸瘦之身不堪受道，若我即以神力及智慧力，令身平復向菩提場，豈不能辦如是之事，即非哀愍一切眾生，非是諸佛證菩提法；是故我今應受美食令身有力，方能往詣菩提之場。』時有諸天心常愛樂修苦行者，已知菩薩欲食美食，白菩薩言：『尊者莫受美食，我今方便以神通力令尊氣力平復如本，與食無異。』菩薩思惟：『我實不食已經多時，四輩人民亦皆知我修行苦行。若我因彼天神之力而不食者，便成妄語。』時五跋陀羅既聞菩薩欲受美食，咸作是念：『沙門瞿曇如是苦行，尚不能得出世勝智，況復今者欲食美食受樂而住，是無智人退失禪定。』便捨菩薩詣波羅奈仙人墮處鹿野苑中。」

佛告諸比丘：「菩薩苦行已來，優婁頻螺聚落主名曰斯那鉢底，有十童女，昔與五跋陀羅常以麻麥供養菩薩。爾時諸女既知菩薩捨置苦行，即作種種飲食奉獻，未經多日色相光悅，於是眾人復相謂言：『沙門瞿曇形貌威嚴有大福德。』十童女中其最小者，名曰善生，昔於菩薩苦行之時，恒以飲食供養八百梵志，願因供養梵志之福資益菩薩，令速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告諸比丘：「菩薩復作是念：『六年勤苦衣服弊壞。』於屍陀林下見有故破糞掃之衣，將欲取之，於時地神告虛空神作如是言：『奇哉奇哉！釋種太子捨輪王位，拾是所棄糞掃之衣。』虛空之神聞此語已，告三十三天，如是展轉，於一念中乃至傳聞阿迦尼吒天。爾時菩薩手持故衣作如是言：『何處有水洗浣是衣？』時有一天於菩薩前，以手指地便成一池。爾時菩薩復更思惟：『何處有石可以洗是糞掃之衣？』時釋提桓因即以方石安處池中，菩薩見石持用浣衣。爾時帝釋白菩薩言：『我當為尊洗此故衣，惟願聽許。』然菩薩欲使將來諸比丘眾不令他人洗浣故衣，即便自洗不與帝釋。浣衣已訖入池澡浴。是時魔王波旬變其池岸極令高峻。池邊有樹名阿斯那，是時樹神按樹令低，菩薩攀枝得上池岸，於彼樹下自納故衣。時淨居天子名無垢光，將沙門應量、袈裟供養菩薩。

「爾時菩薩受袈裟已，於晨朝時著僧伽梨入村乞食，其聚落神於昨夜中告善生言：『汝常為彼清淨之人設大施食，彼人今者捨苦行已，現食美食。汝先發願：「彼人受我食已，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今正是時，速宜營辦。』時善生女聞神語已，即取千頭牸牛而[(殼-一)/牛]其乳七度煎煮，唯取其上極精純者置新器內，用香粳米煮以為糜。當煮之時，於乳糜上現千輻輪波頭摩等吉祥之相。時善生女見此相已即自思惟：『是何瑞應？』時有仙人語善生言：『如此乳糜若有食者，必當得成無上菩提。』是時善生煮乳糜已，灑掃所居極令清淨，安置妙座種種施設，告優多羅女言：『汝宜往請梵志偕來。』優多羅女既奉命已向東而行，唯見菩薩不覩梵志，南西北行但覩菩薩不見梵志，亦復如是。由淨居天隱梵志身，令優多羅女永不得見。優多羅女歸白善生言：『我所去處，唯見沙門瞿曇，不復見有諸餘梵志。』善生女言：『此為最勝，我故為彼辦是乳糜，汝宜速往為我延請。』優多羅女至菩薩所，頭面禮足作如是言：『善生使我來請聖者。』菩薩聞已往詣其所坐殊勝座，時善生女即以金鉢盛滿乳糜持以奉獻。菩薩受已作是思惟：『食此乳糜必定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復告善生：『我若食已，如是金鉢當付與誰？』善生女言：『願以此鉢奉上尊者隨意所用。』爾時菩薩擎彼乳糜，出優婁頻螺聚落，往尼連河置鉢岸上，剃除鬚髮入河而浴。」

佛告諸比丘：「菩薩澡浴之時，百千諸天散天香花遍滿河中。菩薩浴竟，競收此水將還天宮，所剃鬚髮善生得已起塔供養。菩薩既出河岸，作是思惟：『當以何座食此美味？』河中龍妃即持賢座從地涌出，敷置淨處請菩薩坐。菩薩坐已食彼乳糜，身體相好平復如本，即以金鉢擲置河中，是時龍王生大歡喜，收取金鉢宮中供養。時釋提桓因即變其形為金翅鳥，從彼龍王奪取金鉢，將還本宮起塔

供養。爾時菩薩從座而起，龍妃還持所獻賢座，歸於本宮起塔供養。諸比丘！由菩薩福慧力故，食乳糜已，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圓光一尋轉增赫弈」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六年苦行時，　身體極羸瘦，
不以天神力，　往彼菩提場。
為愍眾生故，　還依諸佛法，
須食於美食，　方證大菩提。
有女於往昔，　行善名善生，
為佛六年苦，　廣施八百眾。
夜半聞天語，　晨朝[(殼-一)/牛]乳牛，
練彼千牛乳，　作糜持奉獻。
菩薩著衣已，　巡行至其舍，
受彼乳糜取，　往詣尼連河。
菩薩無量劫，　廣修諸善行，
身心俱寂靜，　進止極調柔。
至彼連河岸，　天龍悉圍遶，
菩薩入河浴，　諸天散香花。
將欲昇河岸，　神來低寶樹，
善女施金鉢，　龍妃奉妙床。
行步如師子，　往詣菩提座。」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七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八

中天竺國沙門地婆訶羅奉　詔譯

詣菩提場品第十九

爾時佛告諸比丘：「菩薩澡浴身體，復食乳糜氣力平全，方欲往詣十六功德之地菩提樹下，為欲降伏彼魔怨故，以大人相西面而行。所謂徐徐安隱而行，容止美好如虹蜺而行，雅步閑詳如須彌山巍巍而行，不忽遽行，不遲慢行，不沈重行，不輕躁行，不濁亂行，離垢而行，清淨而行，無過失行，無愚癡行，無染著行，如師子王行，如龍王行，如那羅延行，不觸地行，千輻輪相印文而行，足指網鞔甲如赤銅照地而行，震動大地而行，如山相擊出大音聲而行，坑坎堆阜自然平正而行，足下光明照罪眾生歸於善趣而行，所踐之地皆生蓮花而行，隨順過去諸佛就師子座而行，心如金剛不可沮壞而行，閉諸惡趣開諸善門而行，安樂一切眾生而行，銷滅魔力而行，摧諸邪論而行，除斷無明翳障而行，絕生死翅羽而行，暎蔽釋梵護世自在天王而行，於三千大千世界唯我獨尊而行，自證聖道不由他悟而行，將證一切智而行，念慧相應而行，欲除生老病死而行，方趣寂滅離垢不死無畏向涅槃城而行。

「爾時菩薩正念向彼菩提之樹直視行，時便有如是無量威儀。時有風天雨天，從尼連河至菩提樹，周遍掃灑盡令嚴淨，又雨無量殊勝香華遍覆其地。於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大小諸樹皆悉低枝向菩提樹，三千大千世界須彌山等大小諸山，皆悉低峯向菩提樹。欲界諸天子等，各散種種微妙香花，一一妙花縱廣一拘盧舍以為花臺，復現廣路脩遠無際，於路左右七寶欄楯皆悉嚴好，其量高下如七多羅樹，眾寶幡蓋處處莊嚴。復化七寶多羅之樹，一一樹間絡以金繩，於其繩上皆懸珍鐸，明珠琉璃間廁其中。其樹兩間有七寶池，於彼池內金沙遍布香水盈滿，優鉢羅花、拘勿頭花、波頭摩花、芬陀利花，如是等花充滿池中。其池四邊七寶階道，周匝莊嚴，於其階道則有迦陵頻伽、鳧鴈鴛鴦、命命諸鳥出和雅音。有八萬四千天諸婇女，以眾香水灑於前路，復有八萬四千天諸婇女散眾天花。一一樹下復有眾寶妙臺，是諸臺上各有八萬四千天諸婇女，皆捧寶器盛妙栴檀沈水之香，復有五千天諸婇女，奏天伎樂歌舞頌歎出和雅音。」

佛告諸比丘：「菩薩詣菩提樹時，其身普放無量光明，又遍震動無邊剎土，復有無量百千諸天奏天伎樂，於虛空中雨眾天花，又雨無量百千天妙衣服。復有無量象馬牛等圍繞菩薩，發聲哮吼其音和

暢。又有無量鸚鵡舍利、拘抳羅鳥、迦陵頻伽、鳧鴈鴛鴦、孔雀翡翠、共命諸鳥，翻翔圍繞出和雅音。菩薩往菩提場時，有如是等無量希有吉祥之相。」

佛告諸比丘：「菩薩將欲坐菩提座，其夜三千大千世界主大梵天王，告諸梵眾作如是言：『仁者當知！菩薩摩訶薩被精進甲，智慧堅固心不劬勞，成就一切菩薩之行，通達一切波羅蜜門，於一切菩薩地得大自在，獲諸菩薩清淨意樂。一切眾生諸根利鈍皆悉了知，住於如來祕密之藏超諸魔境，一切善法皆能自覺，不由他人而得覺悟，為諸如來大神通力之所護念，當為眾生說解脫道，亦為眾生作大商主，摧伏一切諸魔軍眾。於三千大千世界之中，唯佛獨尊為大醫王，調和法藥救眾生苦；為大法王，以智慧明照於十方建大法幢。不為世間八法所染，猶如蓮花不著於水；能積無量真實法寶，猶如大海蘊諸奇珍。怨親平等，如須彌山安住不動，心意清淨，如摩尼珠離諸垢穢，於三千大千世界得大自在。菩薩摩訶薩以如是等無量功德詣菩提場，為欲降伏眾魔怨故，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欲圓滿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佛法故，轉正法輪故，為欲震大師子吼故，施大法雨令諸眾生得滿足故，令諸眾生得清淨法眼故，令諸外道息諍論故，欲使本願得圓滿故，於一切法得自在故。仁者！汝等應當發心往詣親近供養。』即說偈言：

「『無量百千劫，　具慈悲喜捨，
禪定智慧通，　於今證涅槃。
若欲遠三惡，　及離於八難，
受天妙樂報，　乃至得涅槃。
應持上供具，　供養於菩薩，
六年修苦行，　欲詣菩提場。
三千世界主，　釋梵及日月，
一切無與等，　見者咸歡悅。
降伏諸魔軍，　必當成正覺，
身相三十二，　最勝自莊嚴，
梵音甚清徹，　心淨離諸過。
或有人樂欲，　上生於梵世，
或有人樂欲，　證得聲聞果，
或有人樂欲，　得成辟支佛，
或有人樂欲，　當獲無上果，
如是諸人等，　應供養導師。』」

佛告諸比丘：「時大梵天王為供養菩薩故，以神通力令三千大千世界皆悉清淨，除諸砂鹵瓦礫荊棘，地平如掌無有丘墟，以金銀琉璃、硨磲馬碼、珊瑚虎魄、真珠等寶而嚴飾之。又遍三千大千世界生諸瑞草，青綠右旋柔軟可愛如迦陵陀衣，又諸巨海變為平地，亦不嬈彼魚鼈黿鼉水性之屬，所有十方剎土梵王、帝釋、護世四王，咸見此間三千大千世界如是嚴淨，各於本土皆悉莊嚴遙申供養。又十方無邊剎土一切菩薩為供養故，以超過人天殊勝供具，各於本國而申供養，皆見無邊世界如一佛土，諸須彌山、鐵圍山間幽冥之處，日月威光所不能及，咸見菩薩光明普照。

「有十六天子，守護此菩提之場，是諸天子皆證無生法忍及得阿惟越致，其名曰：轉進天子，無勝天子，施與天子，愛敬天子，勇力天子，善住天子，持地天子，作光天子，無垢天子，法自在天子，法幢天子，所行吉祥天子，無障礙天子，大莊嚴天子，清淨戒香天子，蓮花光明天子。如是等天子，各化四万八十由旬，廣設無量寶莊嚴具，其地四邊皆有七重寶路，一一寶路皆悉行列寶多羅樹，一一樹間金繩交絡，垂諸寶鈴覆以寶網。閻浮檀金以為蓮花遍滿於地，一一花上各以七寶而嚴飾之。復燒種種上妙天香，十方世界人天之中，所有妙樹悉於中現；又十方世界一切水陸勝妙香花悉於中現。又十方世界諸佛菩薩，各於本土現無量資糧廣博嚴飾福德智慧菩提道場，如是種種事業皆悉現於此道場中。」

佛告諸比丘：「十六天子見如是等神通瑞相，種種莊嚴，踊躍歡喜，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婁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見此道場歎未曾有，各想自宮猶如塚墓，皆有無量讚述功德。復有四護菩提樹神：一名毘留薄瞿、二名蘇摩那、三名烏珠鉢底、四名帝珠，各以神力變菩提樹，高廣嚴好各長八十多羅之樹，根莖枝葉花果茂盛，端正可愛莊嚴無比見者歡喜，踰於帝釋歡喜園中波利質多羅樹、拘鞞羅樹。菩薩所坐成菩提處，則三千大千世界之中心也，此樹下地純以金剛所成不可沮壞。」

佛告諸比丘：「菩薩欲往菩提樹時，放大光明遍照無邊無量世界，地獄眾生皆得離苦，餓鬼眾生皆得飽滿，畜生眾生慈心相向，諸根不具眾生皆得具足，病苦眾生皆得痊愈，怖畏眾生皆得安樂，獄囚眾生皆得釋然，貧窮眾生皆得財寶，煩惱眾生皆得解脫，飢渴眾生皆得飲食，懷孕眾生皆得免難，羸瘦眾生皆得充健。而於此時，無一眾生為貪恚癡之所逼惱，人天不死亦不受胎。是時一切眾生更相慈愍生利益心，如父如母如姊如妹如兄如弟。」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地獄痛苦逼，　一切皆休息，
畜生相食噉，　各各起慈心。

八難皆閉塞，　三惡悉空靜，
光明所照處，　咸受微妙樂。
眼耳鼻舌等，　諸根不完具，
皆悉得具足。　煩惱所擾者，
便得大安樂。　狂亂得正念，
貧賤得富貴，　病苦得痊除，
禁囚得解脫。　一切無忿競，
展轉起慈心，　如父母愛子。
菩薩光明網，　遍滿於十方，
普照恒沙界，　暎蔽無邊土。
鐵圍大鐵圍，　及餘諸山等，
皆悉不復現，　變為一佛剎。
以眾寶所成，　嚴飾甚微妙，
由光照燭故，　一切如觀掌。
如是等莊嚴，　為供養菩薩。
護菩提場神，　有十六天子，
面八十由旬，　現種種嚴飾。
菩薩大威力，　面八十由旬，
亦現無邊剎，　各各皆嚴淨。
天龍八部眾，　覩如是事已，
還自思本宮，　而生塚墓想，
咸起奇特心，　頌歎諸功德：
『善哉福難思，　乃感如斯果，
匪唯身語意，　起如是莊嚴。
以本願力故，　一切皆成就，
隨諸眾生業，　皆悉得滿足。』
四護菩提神，　嚴飾菩提樹，
勝過歡喜園，　帝釋殊妙林。
此神所嚴飾，　端正甚可愛，
一切天人等，　稱讚無窮已。」

佛告諸比丘：「菩薩清淨光明普照世界，滅除一切眾生煩惱，遇斯光者皆生欣喜。此光又照迦利龍王宮，時彼龍王遇斯光明，於龍眾中而說偈言：

「『過去三佛皆已現，　智慧光明真金色，
於是還覩無垢光，　由斯定有佛興世。
其光清淨踰日月，　非螢非燭星電等，
亦非梵釋阿修羅，　一切威光所能及。

我以先業行不善，　所處宮殿常昏暗，
恒雨熱沙以燒身，　自念長時受斯苦。
忽遇光明如日照，　身心清涼遍歡喜，
億劫修行眾行者，　今時定坐菩提場。
我與汝等諸親眷，　衣服香花并伎樂，
及以種種莊嚴具，　供養利益世間者。』」

佛告諸比丘：「龍王爾時與其眷屬，歡喜踊躍瞻顧四方，乃見菩薩身相巍巍如須彌山，梵釋四王、龍神八部，皆悉圍遶心大歡喜，頭面禮足恭敬尊重，即以種種香花衣服瓔珞，作眾伎樂供養菩薩，合掌曲躬以偈讚曰：

「『面淨如滿月，　世間大導師，
我昔值諸佛，　瑞相皆如是，
今尊破魔已，　行當證菩提。
曾於過去劫，　廣修內外施，
持戒及忍辱，　精進禪智慧，
方便大慈悲，　願力喜捨等，
以是諸功德，　當得成佛道，
一切諸叢林，　低枝禮佛樹，
有千吉祥瓶，　圍遶在虛空，
眾鳥吐和音，　翻翔競隨逐。
身色真金光，　遍照於十方，
惡趣停苦惱，　世間蒙快樂。
尊今於三界，　定為大導師。
梵王及帝釋，　欲色諸天子，
咸捨微妙樂，　皆來申供養，
尊今於世間，　必為大醫王。
凡是所遊踐，　蓮華隨步起，
尊今於世間，　必為應供者。
導師坐道場，　無量拘胝數，
一切魔軍眾，　皆當自摧伏。
日月可墮落，　須彌可崩壞，
若未得菩提，　終不可移動。
願我與眷屬，　得捨此龍身，
功德自莊嚴，　當往菩提座。』

「說是偈已，其龍王妃名曰金光，與無量龍女恭敬圍遶，持眾寶蓋衣服瓔珞人天妙花，復持寶器盛眾名香，奏諸伎樂說是妙偈，讚菩薩曰：

「『能斷貪瞋癡，　世間諸過患，
渡生死海者，　故我今頂禮。
尊為大醫王，　善拔煩惱箭，
眾生未調伏，　而當調伏之。
眾生處世間，　恒為煩惱覆，
尊當以慧日，　照之令得除。
世間無依怙，　今當得依怙，
而於虛空中，　雨種種衣食。
諸天龍神等，　皆生歡喜心，
辯才大導師，　願速坐道場。
降伏眾魔怨，　當成無上道，
似昔諸如來，　所證菩提法。
無量劫修習，　利益諸群生，
願速坐道場，　證無上菩提。』」

佛告諸比丘：「菩薩爾時作是思惟：『古昔諸佛坐於何座，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作是念時，即知過去諸佛皆坐淨草而成正覺。是時淨居天子知菩薩心，白菩薩言：『如是如是！過去諸佛欲證菩提皆坐淨草。』爾時菩薩復自思惟：『誰能與我如是淨草？』時釋提桓因即變其身，為刈草人在菩薩右，不近不遠持草而立，其草青紺如孔雀尾，柔軟可愛如迦尸迦衣，宛轉右旋香氣芬馥。

「爾時菩薩既見化人執斯妙草，漸向其所徐而問之：『汝名字誰？』其人答曰：『我名吉祥。』菩薩思惟：『我今欲求自身吉祥，復欲令他而得吉祥，人名吉祥於我前立，我今定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爾時菩薩欲從化人而求淨草，出是語時梵聲微妙，所謂真實聲，周正聲，清亮聲，和潤聲，流美聲，善導聲，不謇聲，不澁聲，不破聲，柔軟聲，憺雅聲，分析聲，順耳聲，合意聲，如迦陵頻伽聲，如命命鳥聲，如殷雷聲，如海波聲，如山崩聲，如天讚聲，如梵天聲，如師子聲，如龍王聲，如象王聲，不急疾聲，不遲緩聲，解脫之聲，無染著聲，依義之聲，應時之聲，宣說八千萬億法門之聲，順一切諸佛法聲。菩薩以此美妙之聲，語化人言：『仁者！汝能與我淨草以不？』於是頌曰：

「『吉祥汝今時，　宜速施淨草，

我當坐是草，　降伏彼魔軍，
若證寂滅法，　即得無上道。
我為菩提故，　無量劫修行，
施戒精進忍，　禪定智慧力，
解脫與意樂，　福德及神通，
緣彼諸行故，　今得圓滿果。
若施我淨草，　獲無量福德。
因施淨草故，　必當成導師。』
吉祥聞此言，　心生大歡喜，
手持淨妙草，　住於菩薩前，
即以歡喜心，　而白菩薩言：
『若以施草故，　能獲大菩提，
幸先授菩提，　然後受淨草。』
菩薩報吉祥：　『非唯施淨草，
即獲大菩提；　應修無量德，
方蒙諸佛記。　吉祥汝應知，
菩提不妄授；　菩提可妄授；
我當以菩提，　授一切眾生。
吉祥汝應知，　我證菩提已，
分布諸世間，　汝當於我所，
聽受甘露法。』　菩薩受淨草，
往詣菩提場，　舉足欲行時，
其地大震動。　諸天龍神等，
皆生歡喜心，　恭敬合掌言：
『菩薩於今者，　必降伏眾魔，
定獲甘露法，　證於無上道。』」

佛告諸比丘：「菩薩向菩提場時，無量菩薩并諸天眾，各各莊飾菩提之樹，其菩提樹有八萬四千，一一皆願菩薩坐其樹下，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其菩提樹，或有高顯殊特百千由旬，純花所成；或有菩提樹高顯殊特二億由旬，純香所成；或有菩提樹高顯殊特百千由旬，純以栴檀所成；或有菩提樹高顯殊特五億由旬，純以繒綵所成；或有菩提樹高顯殊特十億由旬，純以珠寶所成；或有菩提樹高顯殊特百億由旬，純以七寶所成。如是八萬四千菩提之樹，一一樹下各隨色類敷師子座，或有師子之座以花莊嚴，或有師子之座以香莊嚴，或有師子之座以栴檀莊嚴，或有師子之座以珠寶莊嚴，或有師子之座以雜寶莊嚴。」

佛告諸比丘：「爾時菩薩示現取草周遍敷設如師子王，具足勢力，精進堅固無諸過失，貴盛自在智慧覺悟有大名稱，降伏眾魔摧諸外

道，具足如是種種功德，將證菩提而面向東，於淨草上結加趺坐，端身正念發大誓言：

「『我今若不證，　無上大菩提，
寧可碎是身，　終不起此座。』

「爾時菩薩昇菩提座，即證方廣神通遊戲大嚴之定。得是定已，現身各各坐彼師子之座，一一身上皆具眾妙相好莊嚴。其餘菩薩并諸天人各各皆謂菩薩獨坐其座。又由定力，能令地獄、餓鬼、畜生，閻羅王界，及諸人天，皆見菩薩坐菩提座。」

嚴菩提場品第二十

佛告諸比丘：「爾時菩薩坐菩提場，六欲諸天恐有障難，即於東面恭敬而住，如是南西北方四維上下，皆有無量諸天恭敬而住。是時菩薩放大光明，其光名為開發菩薩智，周遍照耀盡虛空界一切十方諸佛剎土。爾時東方世界有國名離垢，其佛號曰離垢光明。彼有菩薩摩訶薩，名遊戲莊嚴，遇斯光已，與無央數菩薩圍遶而來詣菩提場，為供養故住菩薩前。爾時菩薩以神通力，變現十方盡虛空界一切佛剎，成一清淨琉璃道場，一切佛剎五道眾生，展轉指示各相謂言：『此是何人，神通遊戲莊嚴威德色相乃爾？』是時菩薩於一一眾生前現化菩薩，而說頌曰：

「『能斷諸垢濁，　貪瞋癡習氣，
身照十方剎，　暎蔽眾光明。
福智及三昧，　積劫轉增長，
一切諸莊嚴，　最勝牟尼力。』

「爾時南方世界，有國名寶莊嚴，其佛號曰光明。彼有菩薩摩訶薩，名現寶蓋，遇斯光已，與無央數菩薩圍遶而來詣菩提場，為供養故住菩薩前。爾時菩薩以神通力，持一寶蓋周遍覆此菩提之場，大梵天王、釋提桓因、護世四王，更相謂言：『以何果報而現如此寶莊嚴蓋？』於寶蓋中，出妙頌曰：

「『在昔億千劫，　供養三世佛，
慈心行捨施，　故得相莊嚴。
成就那延力，　導師感是報，
利益於一切，　端坐菩提場。』

「爾時西方世界，有國名詹波，其佛號曰開敷花王智慧神通。彼有菩薩摩訶薩，名曰寶網，遇斯光已，與無央數菩薩圍遶而來詣菩提場，為供養故住菩薩前。爾時菩薩以神通力，取一勝妙寶網彌覆菩提道場，十方諸來天眾龍神八部更相謂言：『以何因緣感斯寶網？』於寶網中，出妙頌曰：

「『能為眾寶因，　眾寶所依處，
三界皆歸趣，　名聞遍十方。
欲證大菩提，　住於清淨法，
精進力成佛，　能感如斯供。』

「爾時北方世界，有國名曰轉，其佛號曰掩蔽日月光。彼有菩薩摩訶薩，名莊嚴王，遇斯光已，與無央數菩薩圍遶而來詣菩提場，為供養故住菩薩前。爾時菩薩以神通力，令十方無邊剎土功德莊嚴之臺，皆現於此菩提道場，諸來眾會心生奇特，一切人天更相謂言：『以何因緣感此殊勝莊嚴妙臺？』於妙臺中，出妙頌曰：

「『由昔無邊劫，　福智資粮滿，
身口意清淨，　慚愧及慈悲。
無上能仁尊，　眾善無不具，
今坐菩提座，　故獲如斯福。』

「爾時東南方世界，有國名德王，佛號功德光明王。彼有菩薩摩訶薩，名功德慧，遇斯光已，與無央數菩薩圍遶而來詣菩提場，為供養故住菩薩前。爾時菩薩以神通力，化作無量功德莊嚴眾寶樓觀，諸來天龍夜叉等眾，見未曾有生奇特心，更相謂言：『以何因緣而有斯瑞？』於樓觀中，而說頌曰：

「『眾德之所生，　具足功德者，
能成就功德，　天龍咸恭敬。
德海詣道場，　功德香普熏，
今坐菩提座，　感如斯供養。』

「爾時西南方有國名出寶，其佛號寶幢。彼有菩薩摩訶薩，名出眾寶，遇斯光已，與無央數菩薩圍遶，而來詣菩提場，為供養故住菩薩前。爾時菩薩以神通力，化作無量阿僧祇眾寶圓光，其中諸天見

未曾有生奇特心，更相謂言：『以何威力而現如是眾寶圓光？』其圓光中，出妙頌曰：

「『以眾寶宮殿，　花果與園林，
頭目髓腦等，　身肉及手足。
如是種種施，　積習諸功德，
今現證菩提，　感如斯供養。』

「爾時西北方世界，有國名雲，其佛號曰雲王。彼有菩薩摩訶薩，名雲雷震聲，遇斯光已，與無央數菩薩圍遶而來詣菩提場，為供養故住菩薩前。爾時菩薩以神通力，化作沈水香雲及栴檀香雲，遍布菩提道場，諸天眾會皆生歡喜奇特之心，共相謂言：『以何因緣有斯瑞應？』其香雲中，出妙頌曰：

「『法雲覆一切，　普雨於法雨，
滅眾生煩惱，　令得於涅槃。
神通定根力，　功德為莊嚴，
證甘露菩提，　故獲如斯供。』

「爾時東北方世界，有國名金網，其佛號寶蓋光明。彼有菩薩摩訶薩，名金網莊嚴，遇斯光已，與無央數菩薩圍遶而來詣菩提場，為供養故住菩薩前。爾時菩薩以神通力，於彼諸來菩薩供養具中，化出無量無邊大菩薩眾，皆有殊勝三十二相莊嚴其身，執持花鬘曲躬稽首，一一菩薩以偈頌曰：

「『由昔無邊劫，　深信極尊敬，
以微妙音聲，　讚歎諸如來。
今坐菩提座，　是故我頂禮，
願以讚歎業，　當得無上果。』

「爾時下方世界，有國名普觀，其佛號曰普見。彼有菩薩摩訶薩，名曰寶藏，遇斯光已，與無央數菩薩圍遶，而來詣菩提場，為供養故住菩薩前。爾時菩薩以神通力於一一菩薩前，化出廣大妙金蓮花，而於花中皆有婇女，出現半身端正姝妙，咸以寶莊嚴具嚴飾其身，手執種種金珠瓔珞曲躬稽首。而諸人天更相謂言：『以何因緣感得如是微妙婇女？』是諸婇女以偈頌曰：

「『由昔無邊劫，　頂禮諸如來，

辟支及聲聞，　父母并尊者。
質直無過患，　具一切功德，
皆應恭敬禮，　清淨戒圓滿。』

「爾時上方世界，有國名殊勝功德，其佛號曰德王。彼有菩薩摩訶薩，名虛空藏，遇斯光已，與無央數菩薩圍遶來詣菩提道場，為供養故住菩薩前。爾時菩薩以神通力，於虛空中普雨十方世界諸佛剎土，昔所不見昔所未聞，眾寶花鬘、塗香末香燒香，繒綵衣服、幢幡寶蓋、摩尼眾寶，金銀琉璃、車璩馬瑙、象馬車乘輦輿兵眾、花樹果樹、童男童女。爾時梵、釋、護世、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婁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一切群生，皆悉得見，生歡喜心，無有驚怖。」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利益一切世間者，　欲證無上菩提時，
十方無量諸菩薩，　皆悉如雲而集會，
彼諸菩薩所來事，　我今以喻而略說。
無量菩薩從空來，　猶如密雲震吼聲，
各各執持寶瓔珞，　明珠垂懸甚嚴飾。
無量菩薩從空來，　首飾寶冠垂辮髮，
擎捧如花妙臺觀，　而至菩提道場所。
無量菩薩從空來，　猶如師子震吼聲，
說空無相及無願，　而至菩提道場所。
無量菩薩從空來，　猶如牛王哮吼聲，
雨未曾有微妙花，　而至菩提道場所。
無量菩薩從空來，　美聲猶如孔雀王，
身光出現千種相，　而至菩提道場所。
無量菩薩從空來，　光明猶如淨滿月，
以妙音聲而讚歎，　菩薩無量諸功德。
無量菩薩從空來，　光明照耀猶如日，
暎蔽一切魔宮殿，　而至菩提道場所。
無量菩薩從空來，　身色美艷如虹蜺，
福慧資糧悉圓滿，　而至菩提道場所。
無量菩薩從空來，　手出摩尼眾寶網，
并散曼陀蘇曼陀，　婆利師花詹波花，
及持如是等花鬘，　而至菩提道場所。
無量菩薩從空來，　以神通力震大地，
而諸眾生不驚怖，　一切靡不歡喜者。

無量菩薩從空來，　手接須彌大山王，
如持花鬘不為重，　而至菩提道場所。
無量菩薩從空來，　頂戴四大香水海，
遍灑大地皆嚴淨，　而至菩提道場所。
無量菩薩從空來，　各持殊勝眾寶蓋，
令諸菩薩皆覩見，　而至菩提道場所。
無量菩薩從空來，　現為梵王住寂定，
一一毛孔演妙法，　說大慈悲及喜捨。
無量菩薩從空來，　示為帝釋微妙形，
一切天人共圍遶，　而至菩提道場所。
無量菩薩從空來，　示為護世之形像，
一切天人共圍遶，　各各散以天花香，
以緊那羅乾闥婆，　美妙音聲讚菩薩。
無量菩薩從空來，　各持芬香妙花樹，
枝葉花果遍莊嚴，　而至菩提道場所。
其樹花臺有菩薩，　於彼花中出半身，
悉皆具相三十二，　各各執持諸妙花，
拘物頭花波頭摩，　優鉢羅花芬陀利。
無量菩薩從空來，　手持清淨蓮花沼，
其身廣大如須彌，　變為淨妙諸花鬘，
遍覆三千大千界，　而至菩提道場所。
無量菩薩從空來，　各於眼中現劫燒，
而復於此示成劫，　遍身一一支節中，
演出無邊諸佛法，　所有眾生皆得聞，
聞者悉斷諸貪欲，　而至菩提道場所。
無量菩薩從空來，　其身端正甚可愛，
以眾寶具而莊嚴，　其聲猶如緊那羅，
一切天人修羅等，　見聞皆悉無厭足。
無量菩薩從空來，　其身堅固如金剛，
震動大地至水際，　而至菩提道場所。
無量菩薩從空來，　光明照耀如日月，
滅除眾生煩惱苦，　而至菩提道場所。
無量菩薩從空來，　其身皆是眾寶成，
遍於無邊佛剎土，　普雨雜寶妙花香，
一切眾生悉歡喜，　而至菩提道場所。
無量菩薩從空來，　各能總持四種藏，
其身一一毛孔中，　演說無數諸經典，
具足辯才大智慧，　覺悟惛醉諸群生。

無量菩薩從空來，　執持天鼓如須彌，
擊出美妙大音聲，　遍滿拘胝億佛剎，
普告一切諸人天，　娑婆世界雨甘露。」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八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九

中天竺國沙門地婆訶羅奉　詔譯

降魔品第二十一

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比丘當知，菩薩坐菩提座已作是思惟：『我於今者當成正覺，魔王波旬居欲界中最尊最勝，應召來此而降伏之；復有欲界諸天及魔波旬所有眷屬久積善業，當得見我師子遊戲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作是念已放眉間白毫相光，其光名為降伏魔怨，遍照三千大千世界傍耀魔宮。魔王波旬於光明中，聞如是偈：

「『世有最勝清淨人，　經歷多時修行滿，
是彼釋種捨王位，　今現坐於菩提場。
汝身稱有大勇猛，　當往樹下共相挍，
其人已達於彼岸，　既自能度當度他。
應滅三惡悉無餘，　令彼人天轉充滿，
若使得證菩提已，　不久空虛汝境界。
愚癡黑暗瞋恚伴，　悉當銷散盡無餘，
彼定廣開甘露門，　汝等今者為何計？』」

佛告諸比丘：「時魔波旬聞是偈已，復於夢中見三十二不祥之相：一者見其宮殿悉皆黑暗。二者見其宮中沙礫塵土處處飛揚。三者見其宮殿破壞而生荊棘糞穢盈滿。四者自見驚怖不安東西馳走。五者自見寶冠墮落頭髮解散。六者見其園中樹木無有花果。七者自見頭破腦流於地。八者見其自心熱惱。九者見其園中樹木枝葉枯落。十者見其池井皆竭。十一者見其宮中鸚鵡舍利、迦陵頻伽、共命諸鳥羽翮摧殘。十二者見其宮中鍾鼓琴瑟、簫笛箜篌，種種樂器悉皆斷壞委擲於地。十三者見其親族憂惱舉手拍頭悵然而立。十四者自見其身墜墮床下損傷頭面。十五者見其諸子有威力者詣菩提場頂禮菩薩。十六者見其諸女悲哭懊惱。十七者自見其身衣服垢膩。十八者自見其身羸瘦顦顇頭坌塵土。十九者見其樓閣窓牖悉皆崩摧。二十者見其軍將鬼神夜叉羅剎鳩槃茶等，悉皆刎首狼藉在地。二十一者見其珠寶瓔珞為火所燒。二十二者見欲界四天大王、釋提桓因，乃至他化自在諸天向菩薩前住立瞻仰。二十三者見其自身對敵鬪戰拔刀不出。二十四者見其自身可惡復出惡聲。二十五者見其左右及己眷屬皆悉背逆捨之而去。二十六者見吉祥瓶皆悉破壞。二十七者見

那羅天唱不祥音。二十八者見歡喜神稱不歡喜。二十九者見虛空中黑暗煙霧處處彌滿。三十者見護宮神舉聲大哭。三十一者見自在之處咸不自在。三十二者自見其宮震動不安。」

佛告諸比丘：「魔王波旬從夢寤已，遍體戰慄心懷恐懼，召其大臣而語之曰：『我聞空中聲言：「釋種太子，出家學道苦行六年，坐菩提座當成正覺，其道若成必空我境。」汝等軍眾宜往其所而摧伏之。』即說偈言：

「『汝當率領大兵眾，　菩提樹下制沙門，
諸君如能愛敬我，　與彼戰鬪速令去。
彼志方空我境界，　使為緣覺及聲聞，
若不滅之令永斷，　世間成佛無休已。』

「爾時魔王主兵大臣諫於波旬，而說頌曰：

「『大王所領四天主，　及以八部諸龍神，
欲色諸天隨梵釋，　皆悉頂禮歸依彼。
王之諸子勝智者，　勇力世間無等倫，
王軍滿八十由旬，　夜叉羅剎并諸鬼，
雖復近王居左右，　恒常敬彼無過人，
皆悉合掌生尊重，　私以香花而奉獻。
我覩如斯事相已，　定知菩薩勝王軍。
王之兵眾所居處，　鵂鶹野干為怪響，
菩提樹下甚清淨，　善禽瑞獸送和音。
如是吉相彼定強，　我觀菩薩誰能勝？
又王軍眾所住處，　常雨沙礫及埃塵，
菩提樹下聖所居，　天雨香花悉盈積。
王軍所處地高下，　砂礫瓦石皆充滿，
菩提樹下坦然平，　復以七寶而嚴飾。
若見如斯前相已，　有智之者定須還，
如是莊嚴悉周遍，　菩薩必當成正覺。
大王若不從臣諫，　如夢所見終不虛，
大王不可犯仙人，　宜且收兵還本處。
古昔有王觸仙故，　呪禁一國悉成灰，
過去有王名淨德，　違忤羅闍大仙意，
令彼彌年遭亢旱，　叢林稼穡咸不登。
王豈不聞圍陀論，　三十二相必成佛，
眉間光明白毫相，　普照十方諸佛國，

況復如王此軍眾，　彼豈不能降伏之？
無見頂相過極天，　諸天畢竟無能覩，
行當成彼微妙果，　世間未聞今得聞。
須彌及以諸山等，　皆悉稽首菩提樹，
施戒忍進禪定慧，　歷劫以來修習成，
而能獨坐破王軍，　皆是熏修善根力。』」

佛告諸比丘：「是時波旬聞彼大臣如是偈已，其心悶亂，復召千子，其五百子清白之部，在魔王右歸依菩薩，其五百子冥黑之部，在魔王左贊助魔王。於是波旬告語諸子：『汝等宜應一心籌量，以何方計能摧伏彼？』右面魔子名曰導師，於波旬前，而說偈言：

「『睡龍醉象師子王，　三獸暴猛猶難觸，
況復有斯禪定力，　誰能犯彼大牟尼。』

「左面魔子名曰惡慧，亦向波旬而說偈言：

「『我若視人人必破，　吾今看樹樹亦摧，
怒目所向無全者，　如值伺命終難活。』

「右面魔子名曰美音，復向波旬而說偈言：

「『人是不堅何足破，　樹稱危脆任能摧，
縱汝瞋目須彌崩，　何能舉眼瞻菩薩？
設使善浮過大海，　復能一氣吸滄溟，
如是之事自可為，　無能懷惡觀菩薩。』

「左面魔子名曰百臂，復向波旬而說偈言：

「『我今一身有百臂，　一一皆能放百箭，
大王但去不假憂，　如此沙門何足害？』

「右面魔子名曰妙覺，復向波旬而說偈言：

「『縱汝一毛成一臂，　一一皆能放百箭，
汝自以此為殊勝，　豈損菩薩之一毛？
牟尼定力出世慈，　毒火兵刃無能害，
執持刀杖圖為惡，　散在空中盡成花。

雖復天人阿修羅，　夜叉羅剎有大力，
終為忍辱之所制，　能令威勢成羸劣。』

「左面魔子名曰嚴威，復向波旬而說偈言：

「『我今能入比丘身，　為火焚燒盡令滅，
譬如山火焚枯木，　一切叢林悉無餘。』

「右面魔子名曰善目，復向波旬而說偈言：

「『世界須彌可燒盡，　金剛之慧實難焚，
山移海竭大地銷，　日月從空皆墮落，
利益眾生坐道樹，　未證菩提終不移。』

「左面魔子名曰傲慢，復向波旬而說偈言：

「『我今住此以手摩，　日月宮殿盡令碎，
又能吸彼四大海，　於中所有皆空竭，
當擲沙門於海水，　大王勿以此為憂。
不假兵眾降伏之，　我獨能令彼銷滅，
今當摧折菩提樹，　并取沙門擲十方。』

「右面魔子名曰有信，復向波旬而說偈言：

「『假使力碎三千界，　如是大力滿恒沙，
不動菩薩之一毛，　何足能傷智慧者？』

「左面魔子名曰可怖，復向波旬而說偈言：

「『如此沙門不足畏，　彼無朋黨而獨居，
今當恐之走十方，　大王兵強何以怖？』

「右面魔子名一緣慧，復向波旬而說偈言：

「『日月師子寧有兵，　輪王威勢不假眾，
一切菩薩無軍旅，　一身一念破魔軍。』

「左面魔子名曰求惡，復向波旬而說偈言：

「『惟願大王莫愁惱，　我今不持諸器仗，
以鼻卷取彼沙門，　於是撲之令碎滅。』

「右面魔子名功德莊嚴，復向波旬而說偈言：

「『其人身力甚堅固，　如那羅延不可壞，
況持忍辱而為鎧，　勤行精進以為刃，
以三解脫為所乘，　復以智慧為調御，
菩薩由斯福德力，　必能摧伏我魔軍。』

「左面魔子名曰不退，復向波旬而說偈言：

「『譬如激矢自不歸，　山火從風定難止，
霹靂金剛必無反，　未摧釋子終不還。』

「右面魔子名曰樂法，復向波旬而說偈言：

「『激矢中石不復前，　烈火遇水必銷滅，
霹靂至地竟何去，　若見菩薩當自歸。
大王乍可盡虛空，　或使眾生心作一，
或能將繩繫日月，　如此之事皆可為，
唯有菩薩坐菩提，　大王不可而傾動。』

「左面魔子名不寂靜，復向波旬而說偈言：

「『我眼有毒若使看，　須彌崩倒渤澥竭，
當知沙門及道樹，　纔視之時盡成灰。』

「右面魔子名一切利成，復向波旬而說偈言：

「『假使以彼三千界，　其中盡成於猛毒，
功德之藏若視之，　能令眾毒為無毒。
諸毒豈復過三毒，　三毒無累其身心，
菩薩本自同虛空，　大王慎勿輕而往。』

「左面魔子名曰喜著，復向波旬而說偈言：

「『莊飾萬億諸天女，　鼓奏百千妙絃歌，
誘之將入自在宮，　恣欲令其永貪著，
大王由是得自在，　唯願勿以此為憂。』

「右面魔子名曰法慧，復向波旬而說偈言：

「『彼所樂者非非法，　唯有解脫及諸禪，
為眾生故樂行慈，　於爾五欲無貪著。』

「左面魔子名旃陀羅，復向波旬而說偈言：

「『大王不聞諸子言，　其聲哮吼皆摧裂，
并有勇健迅捷力，　疾往於彼滅沙門。』

「右面魔子名師子吼，復向波旬而說偈言：

「『野干群鳴大澤中，　秖為未聞師子吼，
若使一聞師子吼，　自當奔馳走十方。
如是一切無智魔，　未聞人中師子吼，
徒自競辯無休止，　若使聞已皆銷滅。』

「左面魔子名曰惡思，復向波旬而說偈言：

「『豈可不見吾軍眾，　我有惡思能速成，
若非世間無智者，　何不速起而奔走？』

「右面魔子名曰善思，復向波旬而說偈言：

「『彼非無知乏勢力，　汝自凡愚闕勝能，
汝今未悉彼善權，　彼當以智降伏汝。
我等魔子恒沙眾，　如是雄勇遍三千，
不動菩薩之一毛，　豈獨惡思能致損？
無能於彼生惡念，　應當尊重起淨心，
是即三界為法王，　汝宜退還勿戰鬪。』」

佛告諸比丘：「魔王爾時又命諸女作如是言：『汝等諸女！可共往彼菩提樹下，誘此釋子壞其淨行。』於是魔女詣菩提樹，在菩薩前，綺言妖姿三十二種媚惑菩薩：一者揚眉不語。二者褰裳前進。

三者低顏含笑。四者更相戲弄。五者如有戀慕。六者互相瞻視。七者掩斂脣口。八者媚眼斜眄。九者嫈娠細視。十者更相謁拜。十一以衣覆頭。十二遞相拈掐。十三側耳佯聽。十四迎前躞蹀。十五露現髀膝。十六或現胸臆。十七念憶昔時恩愛戲笑眠寢之事而示欲相。十八或如對鏡自矜姿態。十九動轉遺光。二十乍喜乍悲。二十一或起或坐。二十二或時作氣似不可干。二十三塗香芬烈。二十四手執瓔珞。二十五或覆藏項領。二十六示如幽閑。二十七前却而行瞻顧菩薩。二十八開目閉目如有所察。二十九迴步直往佯如不見。三十嗟歎欲事。三十一美目諦視。三十二顧步流眄。有如是等媚惑因緣，復以歌詠言詞嬈鼓菩薩，而說頌曰：

「『初春和暖好時節，　眾草林木盡敷榮，
丈夫為樂宜及時，　一棄盛年難可再。
仁雖端正美顏色，　世間五欲亦難求，
對斯勝境可歡娛，　何為樂彼菩提法？
我等諸女受天報，　其身微妙咸可觀，
如是天身不可求，　仁今果報宜應受。
諸仙見我猶生染，　況復人能無染心？
修彼禪定竟何為？　菩提之法甚懸遠。』

「爾時菩薩聞彼妖惑之言，心生哀愍，即以妙偈化其魔女：

「『我觀五欲多過患，　由是煩惱失神通，
譬如火坑及毒醎，　眾生赴之而不覺，
我久已離諸煩惱，　自心覺已方覺他。
世間五欲燒眾生，　猶如猛火焚乾草，
亦如焰幻無有實，　亦如泡沫不久停，
如彼嬰孩戲糞中，　如彼愚人觸蛇首，
一切皆無有實法，　是身虛妄從業生。
四大五蘊假合成，　筋骨相纏而暫有，
智者誰應耽著此？　凡夫迷故生欲心。
如是諸幻我已知，　是故於中不貪著，
欲求畢竟自在樂，　今當於此證菩提，
我已解脫於世間，　如空中風難可繫。』

「爾時菩薩身如融金，面如滿月，深心寂定如須彌山安處不動，猶如明珠無有瑕疵，如日初出照於天下，猶如蓮花不染淤泥，心無所著亦無增損。是時魔女復以柔軟言詞白菩薩言：『仁者道德尊重，

天人所敬，應有給侍，天遣我來供養仁者，我等年少色如優鉢羅花，願得晨夜興寢親暱左右。』菩薩報言：『汝昔有福今得天身，不念無常造斯幻惑，形體雖好而心不端，譬如畫瓶盛諸穢毒，行當自壞，何足可矜？汝為不善自忘其本，當墮三惡道中，欲脫甚難。汝等故來亂人善事，革囊盛糞非清淨物，而來何為？去！吾不喜。』其諸魔女媚惑菩薩既不能得，即以建尼迦花及詹波花散菩薩上，右遶三匝作禮而去。歸魔王所，告魔王言：『大王！我等昔來未曾見有如是之士，於欲界中覩我姿容而心不動。我為媚惑能竭人意，譬如旱苗見日燋枯，亦如春蘇置於日下自然銷融。今此丈夫何緣乃爾？惟願大王！莫與此人共為嫌隙。』即說偈言：

「『其身猶如蓮花藏，　其面猶如清淨月，
其光猶如猛火焰，　其色猶如紫金山。
百千生中修正行，　所有誓願皆成就，
自度生死能度他，　救濟眾生無懈倦。
善哉願王莫瞋彼，　天上人間最尊勝，
眼目清淨如蓮花，　熙怡微笑無貪著，
須彌崩壞日月落，　其人不可而傾動。』」

佛告諸比丘：「是時白部魔子導師啟其父言：『菩薩清淨超過三界，神通道力無有能當，諸天龍神咸共稱讚，必非大王所能摧屈，不煩造惡自招禍患。』於是波旬告其子言：『咄！汝愚小智慧淺劣，未曾見我神通道力。』導師復言：『大王！我實無知智慧淺劣，不願大王與彼釋子共為怨對也。所以者何？若有眾生以惡心來欲害於彼，不以為恨；復有眾生以善心來供養於彼，不以為欣，處此二間，心生平等。大王！假使有人能畫虛空作眾色像未足為難，手捧須彌而以遊行亦未為難，假使有人浮渡大海亦未為難，繫四方風亦未為難，欲令一切眾生同作一心亦未為難，欲害菩薩甚為難也。』
「是時魔王波旬不受子諫，詣菩提樹告菩薩言：『汝應速起離於此處，必定當得轉輪聖王，王四天下為大地主。汝可不憶往昔諸仙記，汝當作轉輪聖王？汝若起受轉輪王位，作自在主威德無上，如法理國統領一切。今此曠野甚可怖畏，獨無伴侶恐害汝身，速當還宮恣受五欲，菩提難得徒自勞形。』作是語已默然而住。
「爾時菩薩語波旬言：『汝今不應作如此說。我意不樂五欲之事，故捨四方及以七寶。波旬！譬如有人既吐食已，豈復更能取而食之？我今已捨如是果報，必定證得無上菩提，盡於生老病死之患。波旬！我今已坐金剛之座，當證菩提，汝宜速去。』於是波旬瞋目

發憤向菩薩言：『汝今何故獨坐於此？豈不見我夜叉軍眾？』即拔利劍來就菩薩，作如是言：『我當以劍斬截於汝，速疾起去勿復安坐。』

「爾時菩薩語波旬言：『假使世間一切眾生盡如汝身，悉持刀杖來害於我，我終不起離於此座。波旬！寧以四大海水及此大地移於餘處，日月星辰從空隕墜，須彌山王可令傾倒，而我是身終不可移。』

「時魔波旬聞是語已，惡心轉熾發憤瞋吼，其聲如雷，語諸夜叉：『汝等速宜擎諸山石，將諸弓弩、刀劍輪矟、干戈斧鉞、矛戟鉤戟種種器仗，喚諸毒龍，擬放黑雲雷電霹靂。』是時夜叉大將統率自部夜叉、羅剎、毘舍遮鬼、鳩槃茶等，變化其形作種種像，復嚴四兵象馬車步，或似阿修羅、迦婁羅、摩睺羅伽無量百千萬億種類，一身能現多身，或畜頭人身，或人頭畜身，或復無頭有身，或有半面，或有半身，或有二頭一身，或有一身三頭，或復一身多頭，或復無面有頭，或復有面無頭，或復無面而有三頭，或復多頭而無有面，或復多面而無有頭，或復無眼，或唯一眼二眼三眼乃至多眼，或復無耳，或唯一耳二耳三耳乃至多耳，或復無手，或唯一手二手三手乃至多手，或復無足，或唯一足二足三足，乃至多足，或有全身唯現骸骨，或頭現髑髏身肉肥滿，或唯頭有肉身是骸骨，或身體長大羸瘦無肚，或復纖長其腹橫大，或長脚大膝牙爪鋒利，或大面傍出，或頭在胸前，或脣垂至地，或上褰覆面，或身出黑煙，或口吐猛焰，或血肉枯竭皮骨相連，或身出膿血更相飲吮，或自截支節撩亂委擲，或眼目角睞，或口面喎斜，或舌形廣大，或縮如壜石，或持人頭，或執死人手足骨肉肝膽腸胃而噉食之，或執毒蛇而食，或以蛇纏頸，或手擎髑髏，或著髑髏之鬘，或復面色全赤全白全青全黃，或有半黃半青半白半赤，或作煙熏之色，或作死灰之色，或復身毛如針，或毛出火焰，或張目閉目，或口吐白沫。或於身上現百千面，一一面狀甚可怖畏。或從眼耳鼻口出諸黑蛇而噉食之。或飲融銅，或吞鐵丸，或刖手足肘膝而行，或身出煙焰象頭戴山，或被髮露形，或衣青黃赤白之服，或著師子虎狼蛇豹之皮，或頭上火然瞋目奮怒，交橫衝擊遍滿虛空，及在地上形狀變異，不可勝載。

「是諸天鬼，或布黑雲雷電霹靂，或雨沙土瓦石，或擎大山，或放猛火，或吐毒蛇，或有努爪，或有揮劍，或有彎弓，或有舞矟，或有揮鉞，或有搖動脣頷，或有張口欲噬，或哭或笑，或飛或走，或隱或顯，哮吼叫呼惡聲震裂。如是兵眾無量無邊百千萬億，叆塞填咽菩提樹邊，煙焰鬱蒸狂風衝怒，震動山岳蕩覆河海，天地掩色星辰無光。魔軍集時其夜正半，是時無量淨居天眾作如是言：『菩薩今者證大菩提。』復有天言：『魔眾熾盛，由此或能損害菩薩。』

爾時菩薩報彼天言：『我今不久當破魔軍悉令退散，猶如猛風吹微細花。』於是端坐正念不動，觀諸魔軍如童子戲。魔益忿怒轉增戰力。菩薩慈悲令舉石者不能勝舉，其勝舉者又不墮落，揮刀擲劍停在空中，或有墮地悉皆碎折，惡龍吐毒變成香風，沙礫瓦石雨雹亂下，皆悉化為拘物頭華。所有彎弓射菩薩者，其箭著絃皆不得發，或有發者停住空中，於其鏃上皆生蓮花，火勢猛熾化為五色拘物頭花。

「爾時波旬猶故瞋忿毒心不止，仗劍前趨語菩薩言：『汝釋比丘，若安此坐不速起者，吾自殺汝。』於是東西馳走欲近菩薩不能前進。是時魔王長子前抱其父作如是言：『大王！今者會自不能殺彼沙門，徒生惡念必招罪咎。』魔不受諫向菩薩走。

「是時淨居天子在虛空中語波旬言：『汝不自量，欲害菩薩終不能得，猶如猛風不能傾動須彌山王。』即向波旬，而說偈言：

「『地水火風性，　可違堅濕煖，
菩薩志牢固，　終無退轉時。
在昔發弘誓，　永離諸煩惱，
於彼生死病，　當作大醫王。
人多墮邪路，　方開正見眼，
眾生處黑暗，　將然智慧燈。
欲濟生死海，　能為作船筏，
此是大聖主，　方開解脫門。
忍辱為柯幹，　信進為花葉，
生諸大法果，　而汝不應毀。
汝今有癡縛，　彼已得解脫，
當破汝煩惱，　勿為障礙因，
莫復於此人，　而生于惡念。
無量劫習法，　今者皆圓滿，
還如昔諸佛，　於此證菩提。』」

佛告諸比丘：「爾時菩提樹神，以十六種言詞毀呰魔王，淨居諸天以無量妙音讚歎菩薩。是時魔王瞋猶不解，作如是言：『今此比丘得度彼岸，當教無量無邊眾生遠離我境。』更勵魔眾駈逼菩薩而不能得。

「爾時菩薩語魔王言：『魔王波旬汝當諦聽！我今於此斷汝怨讎，滅汝惡業，除汝嫉妒，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汝宜廻心生大歡喜。』復告波旬：『汝以微善今獲天報，我於往昔無量劫來修習聖行，今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魔波旬語菩薩言：『我昔

修善汝所能知，汝之累德誰信汝者？』爾時菩薩徐舉右手以指大地，而說偈言：

「『諸物依何得生長，　大地能為平等因，
此應與我作證明，　汝今當觀如實說。』

「爾時地神形體微妙，以種種真珠瓔珞莊嚴其身，於菩薩前從地踊出，曲躬恭敬捧七寶瓶，盛滿香花以用供養，白菩薩言：『我為證明，菩薩往昔於無量劫修習聖道，今得成佛，然我此地金剛之齊，餘方悉轉此地不動。』作是語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出大音聲有十八相。
「爾時魔眾，皆悉退散憒亂失據，顛倒狼藉縱橫而走，先時所變雜類之體不能復形，魔王是時神氣挫恧無復威勢，聞大地聲心生惶怖悶絕頓躃。時有地神，即以冷水灑魔王上而告之言：『汝魔波旬！速疾起去，此處當有種種兵杖欲來害汝。』
「爾時魔王長子於菩薩前，頭面禮足作如是言：『大聖！願聽我父發露懺悔，凡愚淺劣猶如嬰兒無有智慧，將諸魔眾恐怖大聖，我先諮諫不受我語。今乞大聖恕寬我父，惟願大聖速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爾時大梵天王、釋提桓因、無數天子罘罳虛空，咸見菩薩破魔軍眾，皆大歡喜作天伎樂，雨天曼陀羅華、摩訶曼陀羅華、曼殊沙花、摩訶曼殊沙華、優鉢羅華、拘物頭華、波頭摩花、芬陀利花，以天栴檀細末之香散菩薩上，各以偈頌稱讚菩薩。是時魔王波旬與其眷屬退散而去，還其自宮。」

成正覺品第二十二

佛告諸比丘：「爾時菩薩降伏魔怨，滅其毒刺建立法幢，初離欲惡有覺有觀，離生喜樂入初禪，內靜一心滅覺觀，定生喜樂入二禪，離喜受聖人說住於捨，有念有想身受樂入第三禪，離憂喜捨苦樂、念清淨入第四禪。
「爾時菩薩住於正定，其心清白光明無染，離隨煩惱，柔軟調和無有搖動，至初夜分得智得明，攝持一心獲天眼通。菩薩即以天眼觀察一切眾生，死此生彼好色惡色，勝劣貴賤隨業而往，皆悉了知。是諸眾生緣身語意，造諸惡業誹謗聖人，邪見業故身壞命終便生惡趣。菩薩復觀見諸眾生，緣身語意造諸善業，正見業故身壞命終便生天上。於中夜分攝持一心，證得憶念過去宿命智，通觀過去自他所受生事，皆悉了知一生二生，乃至十生百生、千生萬生、億生，

百億生千億生，乃至照過無量百千那由他拘胝數生，乃至成劫壞劫、無量無邊成劫壞劫，皆悉憶知。一一住處若名若姓，若色相若飲食若苦樂若受生若死沒，所有色相住處事業，若自若他，皆悉了知。

「菩薩作是念言：『一切眾生住於生老病死險惡趣中不能覺悟，云何令彼了知生老病死苦蘊邊際？』作是思惟：『此老病死從何而有？』即時能知因生故有，以有生故老病死有。如是生者復因何有？即時能知因有故有。『如是有者復因何有？』即時能知因取故有。『如是取者復因何有？』即時能知因愛故有。『如是愛者復因何有？』即時能知因受故有。『如是受者復因何有？』即時能知因觸故有。『如是觸者復因何有？』即時能知因六處有。『如是六處復因何有？』即時能知因名色有。『如是名色復因何有？』即時能知因識故有。『如是識者復因何有？』即時能知因行故有。『如是行者復因何有？』即時能知因無明有。

「爾時菩薩既知無明因行，行因識，識因名色，名色因六處，六處因觸，觸因受，受因愛，愛因取，取因有，有因生，生因老死憂悲苦惱，相因而生。復更思惟：『因何無故老死無？因何滅故老死滅？』即時能知，無明滅故即行滅，行滅故即識滅，識滅故即名色滅，名色滅故即六處滅，六處滅故即觸滅，觸滅故即受滅，受滅故即愛滅，愛滅故即取滅，取滅故即有滅，有滅故即生滅，生滅故即老死滅，老死滅故即憂悲苦惱滅。復更思惟：『此是無明，此是無明因，此是無明滅，此是滅無明道，更無有餘；此是行，此是行因，此是行滅，此是滅行道；此是識，此是識因，此是識滅，此是滅識道；此是名色，此是名色因，此是名色滅，此是滅名色道；此是六處，此是六處因，此是六處滅，此是滅六處道；此是觸，此是觸因，此是觸滅，此是滅觸道；此是受，此是受因，此是受滅，此是滅受道；此是愛，此是愛因，此是愛滅，此是滅愛道；此是取，此是取因，此是取滅，此是滅取道；此是有，此是有因，此是有滅，此是滅有道；此是生，此是生因，此是生滅，此是滅生道；此是老死，此是老死因，此是老死滅，此是滅老死之道，此是憂悲苦惱。如是大苦蘊生乃至滅，如是應知。此是苦，此是集，此是苦集滅，此是滅苦集道，應如是知。』」

佛告諸比丘：「菩薩於後夜分明星出時，佛、世尊、調御丈夫聖智，所應知，所應得，所應悟，所應見，所應證，彼一切一念相應慧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成等正覺，具足三明。諸比丘！是時諸天眾中無量天子作如是言：『我等應散香花供養如來。』復有天子，曾見先佛成正覺時，即作是言：『汝等未可散花，如來當現瑞

相，往昔諸佛成正覺時皆現瑞相。』諸比丘！如來知彼天子思見瑞相，上昇虛空高七多羅樹，如佛所證以偈頌曰：

「『煩惱悉已斷，　諸漏皆空竭，
更不復受生，　是名盡苦際。』

「爾時彼諸天子心生歡喜，以微妙天花遍散佛上，當於是時香花彌布積至于膝。如來遠離無明黑暗及愛見網，竭煩惱河、拔除毒刺、解諸纏縛、摧壞魔幢建立勝幡，能善安處諸眾生界記莂眾生，觀察根性知其病本，施甘露藥為大醫王，令諸眾生皆得度脫，安置涅槃寂靜之樂，住如來藏結解脫繒入智慧城，同諸如來清淨法界。」佛告諸比丘：「一切如來見我成道皆悉讚言：『善哉，善哉！』咸以寶蓋而覆於我。其諸寶蓋合成一蓋，遍覆十方三千大千世界，於寶蓋中出妙光明，其光明網遍照無量無邊世界。彼世界中，諸菩薩眾讚佛功德而說偈言：

「『如彼波頭摩，　從地而踊出，
開敷甚清淨，　不為淤泥染。
起大慈悲心，　如雲遍充滿，
當雨大法雨，　潤洽於眾生。
能令諸善牙，　一切皆增長，
堪受教法者，　成就解脫果。』

「爾時諸天，以偈頌曰：
「『人中師子降眾魔，　諸定現前證甘露，
獲得三明及十力，　威神震動遍十方。』
在昔諸來菩薩眾，　為愛法故供養佛，
即從坐起禮佛足，　讚歎如來作是言：
『世尊得無疲勞耶，　我等親見摧魔眾，
善哉丈夫三界尊，　當雨無邊大法雨。』
十方諸佛皆施蓋，　復出迦陵微妙音：
『如我所得淨菩提，　仁者所證亦如是。』」
佛告諸比丘：「欲界諸天女等，見於如來坐菩提座，獲一切智大願滿足，降伏魔怨建立勝幢，為大醫王善療眾病。如師子王無諸怖畏，清淨離垢得一切智，具足三明超越四流，持一法蓋覆護三界稱婆羅門，遠離諸垢稱為比丘，除無明藏稱為沙門，離諸不善稱知足者，斷煩惱故稱勇猛者，能壞魔幢稱大力者，猶如寶洲，一切法寶充滿其中。時諸天女即說偈言：

「『於此菩提樹王下，　降伏一切大魔軍，
安住不動如須彌，　身心堅固無驚畏。
尊於多劫修布施，　故得一切皆圓滿，
尊於多劫修戒行，　暎蔽釋梵諸天眾，
尊於多劫行忍辱，　故得身相真金色，
尊於多劫勤精進，　故能降伏諸魔怨，
尊於多劫修禪定，　故獲如斯勝供養，
尊於歷劫習多聞，　速證無上大菩提，
尊能降伏於蘊魔，　死魔煩惱及天魔，
一切諸魔皆斷滅，　是故今者無憂惱。
天中之天為最尊，　三界人天所供養，
由是有種福田者，　所得之福無失壞。
眉間毫相極光明，　普照十方諸國土，
掩蔽世間諸日月，　一切眾生蒙饒益。
如來身色甚端嚴，　相好顏容極清淨，
堪為三界應供者，　普利一切諸群生。
目淨遍觀於十方，　普見眾生身業事，
耳淨遍聞於一切，　天人言音佛法聲。
廣長舌相演妙音，　求解脫者聞甘露，
魔軍興害不驚懼，　天人供養無喜慍。
摧壞魔怨不加力，　但以慈心降伏之，
無染無著無諸過，　身心安隱不傾動。
今有無上天人師，　一切眾生蒙善利，
逮聞正法當信受，　願速如尊成正覺。』」

佛告諸比丘：「如來於菩提樹下，初成正覺現佛神通，遊戲自在不可勝載，若欲說者窮劫不盡。」
爾時世尊，略說偈言：

「普變一切地，　平正猶如掌，
涌出妙蓮花，　一一皆千葉。
無量諸天眾，　各雨眾妙花，
復於世尊前，　合掌而瞻仰。
世尊初成佛，　作種種神通，
須彌諸山王，　草木叢林等，
一切皆稽首，　頂禮菩提座，
此是佛世尊，　現神通遊戲。

身放百千種，　光明照十方，
逮三惡眾生，　息苦獲安樂。
是時八難處，　無有一眾生，
懷貪瞋癡等，　一切諸煩惱。
此是師子王，　大神通遊戲。
日月摩尼火，　電等諸光明，
由佛放光明，　蔽之皆不現。
諸天人世間，　無能見佛頂。
坐於師子座，　作遊戲神通，
佛以指按地，　即時六種動。
降伏魔軍眾，　如制兜羅綿，
魔王懷憂惱，　以杖而畫地。
此是佛世尊，　遊戲大神通。」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九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十

中天竺國沙門地婆訶羅奉　詔譯

讚歎品第二十三

爾時，佛告諸比丘：「時淨居天子以天妙香花遍散佛上，如佛世尊真實功德，以偈讚曰：

「『眾生煩惱暗，　智慧能銷除，
如來所以出，　為世光明者。
降伏諸魔軍，　功德皆圓滿，
當雨大法雨，　以普洽群生。
世間最勝人，　智力無踰者，
處世無染著，　猶如淨蓮華。
眾生在長夜，　煩惱病纏縛，
佛為大醫王，　療之令得愈。
尊今出於世，　八難咸空寂，
一切人天等，　遇佛蒙安樂。
若有覩見此，　人中勝丈夫，
經於百劫中，　不墮諸惡趣。
若有得聞佛，　微妙甚深法，
速除煩惱患，　苦蘊亦皆盡。
當得殊勝果，　解脫涅槃樂，
於諸世間中，　得為應供者。
若有勸供養，　亦獲大福利，
當得勝妙果，　乃至於涅槃。』」

佛告諸比丘：「淨居天子讚如來已，合掌恭敬於一面立。是時遍光天子，復以種種微妙香華，塗香末香燒香散華幢幡寶蓋供養如來，圍遶三匝合掌向佛，以偈讚曰：

「『牟尼深智聲和美，　獲得無上大菩提，
於諸聲中最第一，　是故我等今敬禮。
於諸世間起慈故，　為作燈明作依止，
能拔眾生諸毒箭，　復為世間大醫王。
尊昔值遇然燈佛，　發大慈心潤一切，
尊如世間淨蓮華，　不為三界淤泥染。

其心堅固無能沮，　高廣難動如須彌，
又如金剛不可壞，　亦如含秋淨滿月。』」

佛告諸比丘：「遍光天子讚如來已，合掌恭敬於一面立。是時梵眾天子以無量摩尼莊嚴寶網，覆菩提道場供養世尊，頂禮佛足右遶三匝，以偈讚曰：

「『世尊能持明智光，　及持三十二勝相，
念慧功德皆圓滿，　離諸結使諸過惡，
清淨無垢斷三毒，　是故我等今敬禮。
名稱普聞證三明，　施諸眾生三解脫，
清諸濁穢心調伏，　起大慈悲利世間，
三業寂靜出於世，　蠲除三疑無染著。
為諸世間行苦行，　以四聖諦化眾生，
勤修善行超諸行，　自得度已當度彼。
魔王將諸魔眾來，　尊以慈悲悉降伏，
已得甘露菩提道，　是故我等咸歸命。』」

佛告諸比丘：「梵眾天子如是種種讚歎佛已，退住一面。是時右面魔王子清白之部至世尊所，以眾妙寶蓋奉上如來，以偈讚曰：

「『我自見如來，　端坐菩提座，
魔軍極熾盛，　超然不驚悸，
而於一念頃，　降伏悉無餘。
既有如是德，　我今稽首禮，
一切皆圓滿，　無上大牟尼。
魔眾如恒沙，　本不能傾動。
尊為菩提故，　無量劫行檀，
捨施妻子等，　身肉及手足，
一切皆無恪，　故得勝莊嚴。
尊發廣大願，　得成無上道，
當度諸群生，　定慧為甲冑，
淨法為船筏，　意樂圓滿已，
方度諸群生。　我以歡喜心，
讚佛諸功德，　願我於來世，
得成無上道，　又以此功德，
降伏眾魔怨，　速證一切智。』」

佛告諸比丘：「清白魔子說如是偈讚歎佛已頂禮如來，恭敬圍遶却住一面。是時復有他化自在天王，與無數天子恭敬圍遶來至佛所，將妙閻浮檀金天花散如來上，以偈讚曰：

「『如來所說皆真實，　無有覆藏無雜亂，
遠離癡冥及罪垢，　證得甘露大菩提，
光明遍照於十方，　是故我今稽首禮。
世尊慈悲於一切，　善別諸根摧外道，
智慧殊勝十力者，　能顯眾生微妙行，
身處虛空現神變，　猶如履地無罣礙。
見彼生死廣大愛，　知惟妄苦而棄之，
當隨天人諸意業，　教化皆令得解脫。
利益十方如日光，　復於三界猶如眼，
為諸世間作依止，　其心曾不生貪著，
遊戲神通得自在，　而於世間無與等。』」

佛告諸比丘：「他化自在天王讚歎佛已，與諸天眾頂禮圍遶却住一面。是時化樂天王與諸天眾，恭敬圍遶來至佛所，以種種花鬘珍寶繒綵，供養如來，以偈讚曰：

「『如來智慧光，　滅盡於三垢，
煩惱皆已斷，　吉祥悉成就。
世間諸眾生，　執著於邪慢，
尊今攝取之，　致於甘露道。
是故出世間，　天人所供養，
能除煩惱病，　說為大醫王。
日月摩尼火，　帝釋梵王等，
若於世尊前，　其光悉不現。
智慧所照燭，　是處咸吉祥，
一切皆希有，　故我今頂禮。
世尊知實義，　亦知虛妄法，
於此二法中，　無非如實說。
言詞甚微妙，　心意極調柔，
為天人導師，　故我今頂禮。
尊有大智慧，　覺悟諸群生，
三明八解脫，　能除彼三毒。
善識眾生根，　堪受不堪受，
各隨其意樂，　故我今頂禮。』」

佛告諸比丘：「化樂天王說是偈已，與諸天眾頂禮佛足却住一面。是時兜率天王與諸天眾，恭敬圍遶來詣佛所，以種種天妙衣服珠網寶蓋，以覆佛上，說偈讚曰：

「『往昔兜率宮，　廣說清淨法，
遺教今猶在，　諸天咸戀慕。
如是功德海，　為世作明燈，
見者無厭足，　故我今頂禮。
尊於彼天沒，　八難皆銷盡，
而坐菩提場，　世間獲安樂。
佛為眾生故，　起大菩提心，
今已降魔怨，　得成無上道。
請速度未度，　轉于大法輪。』」

佛告諸比丘：「兜率天王說是偈已，頂禮佛足退坐一面。是時夜摩天王與諸天眾，恭敬圍遶來詣佛所，以種種香花塗香末香幢幡寶蓋，供養於佛，以偈讚曰：

「『佛為無上士，　世間誰與等？
戒定慧解脫，　故我今頂禮。
我觀諸天眾，　於此菩提場，
以妙寶臺閣，　供養於尊者，
無有餘人天，　堪受如斯供。
佛為世間出，　長時苦行已，
降伏魔軍眾，　得成無上道。
滅除無明暗，　智光照十方，
與世為法眼，　利益於一切。
設於無量劫，　讚歎佛世尊，
一毛孔功德，　猶尚不能盡，
名聞遍十方，　故我今頂禮。』」

佛告諸比丘：「夜摩天王讚歎佛已，與諸天眾恭敬圍遶，頂禮佛足却住一面。是時釋提桓因與三十三天及諸天眾，恭敬圍遶來詣佛所，以種種寶幢幡蓋香花衣服供養佛已，頂禮如來，以偈讚曰：

「『如來功德甚清淨，　身心不動若須彌，
智慧光明照十方，　名稱普聞於一切。

世尊往昔於多劫，　供養無量諸如來，
故得降魔成正覺，　堪受人天勝供養。
尊是多聞定慧者，　開彼無上智法眼，
我今歸依釋勝幢，　一切世間大法主。
尊為菩提於多劫，　廣行無量諸苦行，
慈悲喜捨及方便，　精進智慧大梵福。
已得如是等功德，　今復具足十力果。
我覩佛坐菩提時，　魔王軍眾欲加害，
諸天或有憂懼者，　如來身心不驚動，
世尊以手垂下時，　魔軍於是皆退散。
在昔諸佛成正覺，　尊今得道亦如是，
福智一切皆無異，　是為人天應供者。』」

佛告諸比丘：「釋提桓因以如是等偈讚佛已，頭面禮足却住一面。是時四大天王與諸天婇女，皆持蒼波花、婆利師等種種香花，奏天妓樂來詣佛所，供養佛已，說偈讚曰：

「『如來美音聲，　能悅一切意，
善行精進戒，　心淨常微笑，
令眾生愛樂，　故我今頂禮。
以彼微妙言，　除眾生煩惱，
能與無量樂，　離罪心清淨，
獲得無漏智，　世間無與比。
平等而不動，　猶如須彌山，
示現於世間，　如蓮華出水。』」

佛告諸比丘：「四天王讚歎佛已，頂禮圍遶却住一面。是時虛空諸天，亦以種種香花寶蓋幢幡鈴網彌覆虛空，又出半身，各持種種寶珠瓔珞，供養如來，以偈讚曰：

「『我常處虛空，　善惡悉皆覩，
惟有如來身，　清淨無諸過。
又見菩薩眾，　持種種寶臺，
遍於虛空中，　其數無有量。
又見菩薩眾，　供養於如來，
散彼微妙花，　積滿大千界。
又見菩薩眾，　將無量供具，
花鬘諸瓔珞，　傘蓋及耳璫，

花香極盈滿，　悉皆無雜亂，
如流歸大海，　雲集遍虛空。
如來受彼供，　一切心平等。』」

佛告諸比丘：「虛空天眾供養佛已，頂禮圍遶却住一面。是時地神供養佛故，淨掃其地灑以香水，散以名花遍菩提場皆悉清淨，又以寶幔彌覆其上，即以偈頌讚歎如來：

「『如來坐是大千界，　此為堅固金剛座，
假使身肉盡乾銷，　未得菩提終不起。
如來不以神通力，　我此所居當碎裂，
見此諸來菩薩眾，　我等今者咸安隱。
世尊此地經行故，　三千世界並蒙光，
佛光所至皆是塔，　何況身居此成道，
我所統領諸土地，　并願世尊之所用。
是諸佛子及聲聞，　并所說法之功德，
願令一切眾生等，　皆證無上佛菩提。』」

佛告諸比丘：「地神說此偈已，頂禮佛足合掌恭敬却住一面。」

商人蒙記品第二十四

佛告諸比丘：「世尊初成正覺，無量諸天皆悉稱讚如來功德。爾時世尊觀菩提樹王目不暫捨，禪悅為食無餘食想，不起于坐經於七日。欲界無量諸天子等，捧十千寶瓶盛滿香水來詣佛所，復有色界無量諸天子，亦捧十千寶瓶盛滿香水來詣佛所，澡浴如來并洗菩提之樹。爾時如來澡浴竟，復有無數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競取如來澡浴之水以自灑身，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時諸天子浴如來已俱還天宮，所將餘水香氣不滅，惟聞佛香不聞餘香，心生歡喜得未曾有，皆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轉。時有天子名曰普花，從座而起頂禮佛足白佛言：『世尊！世尊住何三昧，於七日中結跏趺坐身心不動？』諸比丘！我於彼時告普花天子言：『如來以喜悅三昧為食而住，由此定力於七日中結跏趺坐。』是時普花天子即於佛前，而說頌曰：

「『世尊足有千輻輪，　猶如蓮華甚清淨，
恒為諸天寶冠接，　是故我今稽首禮。』
爾時天子禮佛已，　重說伽他而讚揚：
『為欲除彼天人疑，　歡喜合掌而前問。

如來降生於釋氏，　令彼釋種皆歡喜，
能滅三毒一切疑，　願解天人之所惑。
何故十力成正覺，　於七日中觀樹王，
人中師子青蓮眸，　觀樹跏趺而不動？
一切諸佛皆如是，　為獨世尊觀樹王？
面貌端嚴無二言，　齒白齊密口香潔，
請為利益天人故，　令生歡喜如實說。』
爾時如來告天子：　『汝所問者今略說。
猶如世法登王位，　亦於七日忌遷移，
如是諸佛為法王，　順俗七日無移動。
又如猛將制勝已，　便即思惟所降眾，
如是諸佛降眾魔，　七日跏趺而不起。
三毒煩惱及我慢，　此等皆能損眾生，
一切煩惱有漏因，　我於是處皆除斷。
無漏智火從斯起，　焚燒三毒悉無餘，
我於此處以智力，　決除生死堅牢網。
正知蘊體皆不實，　秖由無始妄惑生，
我我所執二無明，　并及邪見皆銷滅。
諸障稠林四顛倒，　善根智火咸燒盡，
妄覺為矙從想生，　獲得菩提悉捐棄。
六十五種無明險，　四十不善三十垢，
十六放逸十八界，　二十五有悉無餘，
二十重塵皆遠離，　二十八種世間怖，
我於此處以精進，　如是一切悉超過。
證獲如來五百吼，　并得百千圓滿法，
九十八使諸隨眠，　罪樹枝葉將根本，
我以智慧而為火，　於此焚燒悉無餘。
愛疑積集如瀑河，　諸見之水常盈滿，
我於此處以智日，　威光曝之使空竭。
邪偽諂曲慳嫉等，　如是過患煩惱林，
我今於此以智火，　焚燒一切悉令滅。
誹謗梵聖生諸罪，　根本能令墮惡趣，
我以智藥而投之，　令彼吐盡無有餘。
又我於此處，　獲定慧眾德，
憂悲苦惱眾，　除盡無有餘。
又我於此處，　獲得真實理，
諸結我慢箭，　拔之無有餘。
又我於此處，　以智慧利刀，

斷截我我所，　生死之根本；
亦如彼帝釋，　破壞修羅眾。
又我於此處，　得清淨智眼，
而諸眾生等，　癡翳之所覆，
我以智慧藥，　洗之令得除。
又我於此處，　以解脫冷水，
於彼境界木，　滅除貪火煙。
又我於此處，　以大精進風，
除滅煩惱雲，　及以分別電。
又我於此處，　獲得慈三昧，
諸大功德藏，　降伏眾魔軍。
又我於此處，　獲得無願定，
諸大功德藏，　斷一切煩惱。
又我於此處，　獲得於空定，
諸大功德藏，　斷一切分別。
又我於此處，　獲得無相定，
諸大功德藏，　滅除於戲論。
又我於此處，　獲得三解脫，
神通智慧力，　決除生死網。
又我永斷彼，　無常作常想，
於苦作樂想，　無我作我想。
我以精進力，　渡越生死海，
斷壞諸愛網，　猶如摩竭魚。
我於此覺悟，　一切貪瞋等，
猶如大火聚，　燒爇諸飛蛾。
自我於長夜，　無量無邊劫，
劬勞生死中，　流轉無休已；
今者得止息，　無憂亦無懼，
我所覺悟者，　外道不能覺，
是甘露句義，　能除憂惱等。
我入無畏城，　除諸蘊界處，
愛等皆滅盡，　不復受後身。
我為菩提故，　於無量億劫，
廣行眾善行，　施身肉手足，
功德皆圓滿，　是故於此處。
獲得勝甘露，　無上大菩提，
同諸佛如來，　所證真實法。
隨諸眾生類，　分別而演說，

我今亦復然，　得如是妙法。
能於一剎那，　證知諸世間，
因緣和合生，　空寂無所有，
如乾闥婆城，　如虛空陽焰。
我所得法眼，　普見無邊剎，
猶如於掌中，　視菴摩勒果。
我所得三昧，　一切皆通達，
憶思無量劫，　如從夢中悟。
世間諸天人，　為顛倒想燒，
我今於此處，　如實而能了。
我於無量劫，　求無上菩提，
修行於大慈，　緣修慈心故，
降伏於魔眾。　我於無量劫，
修行於大悲，　緣修悲心故，
滅除諸惱患。　我於無量劫，
修行於大喜，　緣修喜心故，
證於無上道。　我於無量劫，
求無上菩提，　修行於大捨，
緣修捨心故，　證得甘露法。
我適於魔前，　發如是誓言，
若不得佛道，　終不解此坐。
我以金剛智，　滅除無明等，
獲得十種力，　今故解斯坐。
未得今悉得，　諸漏皆已盡，
魔軍悉破散，　今故解斯坐。
五蓋門盡破，　三愛牙悉除，
是故於今者，　方解跏趺坐。』
爾時勝丈夫，　從金剛座起，
復坐於寶座，　受諸天澡浴。
諸天以寶瓶，　滿中盛香水，
與佛天中天，　澡浴身體已。
於是諸天眾，　并諸婇女等，
擊奏天伎樂，　以申於供養。
『汝諸天子等，　應當如是知，
我故七日中，　不起於此座。』」

佛告諸比丘：「如來何故初成正覺，於七日中不起于座？為居此處斷除無始無終生老病死故，於七日觀樹不起。至第二七日周匝經行，三千大千世界以為邊際。至第三七日觀菩提場目不暫捨，亦為

居此斷除生死，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至第四七日如來隨近經行，以大海為邊際。

「爾時魔王至世尊所，作如是言：『世尊！無量劫來精勤苦行，方得成佛；入般涅槃，今正是時。惟願如來入於涅槃，惟願善逝入於涅槃。』佛言：『波旬！我本發願為欲利益諸眾生故求大菩提，經無量劫勤苦累德，一切眾生於我法中未獲義利，云何速令我入於涅槃？又於世間，三寶未具、眾生未調，未現神通、未說妙法，無量菩薩未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令我入於涅槃？』爾時魔王聞是語已退坐一面，以杖畫地作是念言：『此欲界中於今已去，非我所有。』心生憂惱。是時魔王三女見父愁苦，白其父言：

「『大王何所為，　心生極憂苦？
今惱大王者，　請說是何人？
我當以欲牽，　如繩制於象，
令其生染著，　將歸自在宮。』

「爾時魔王說偈報其女言：

「『世間離染人，　貪境不能制，
以彼超過欲，　是故我憂惱。』

「此諸魔女，如來為菩薩時已作妖姿擾亂菩薩，種種幻惑無能得便，女人貪染煩惱深重，於是三女更變其形，一為童女之形，一為少婦之形，一為中婦之形，來至佛所。爾時世尊以神通力令彼三女皆成老母。於是三女還至其父所，而說偈言：

「『王說離欲人，　貪境不能染，
我復為變化，　惑亂彼沙門。
人有見我者，　欲盛便嘔血，
今現微妙質，　不動於彼心，
仍以大神通，　化我為老母。
願王以威力，　令得如本形。』

「爾時魔王報諸女言：『我不見有若天若人能制佛者。汝可自往懺悔前罪，彼攝神力方令汝等復本形耳。』於是魔女至如來所，而說偈言：

「『我等無智慧，　幻惑於如來，

不知田非田，　未識善不善。
我今極生悔，　冀得罪銷滅，
惟願慈悲力，　令復於本形。』

「爾時如來以慈悲故，即攝神通，令彼魔女還復如本。於第五七日，住目真隣陀龍王所居之處。是時寒風霖雨七日不霽，龍王心念恐畏風雨上損如來，出其自宮前詣佛所，以身衛佛纏遶七匝，以頭為蓋蔽覆佛上。四方復有無量龍王皆來護佛，龍身委積如須彌山，是諸龍等蒙佛威光，身心安樂得未曾有。過七日已風雨止息，諸龍王等頂禮佛足，右遶三匝還其本宮。
「爾時世尊於第六七日，往尼俱陀樹下近尼連河，是處多諸外道，彼外道眾皆來親覲，慰問世尊：『七日風雨，得無愁惱安樂住耶？』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寂靜而知足，　思惟而證法，
饒益諸眾生，　慈悲於一切。
遠離眾罪垢，　不著於世間，
永斷我慢心，　是最為安樂。』

「爾時世尊於第七七日，至多演林中在一樹下，結跏趺坐觀察眾生，為生老病死之所逼迫，高聲唱言：

「『世間諸眾生，　恒為五欲燒，
應常思捨愛，　愛故便增盛。』」

佛告諸比丘：「時北天竺國兄弟二人為眾商之主，一名帝履富婆，一名婆履，智慧明達極閑世法，其性調柔善能將導，興販貿易息利尤多，以五百乘車載其珍寶還歸本國。是諸商侶有二調牛，一名善生，一號名稱，巧識前路能知安危，示以優鉢羅花不勞杖捶，餘牛不濟方乃用之。行至乳林，路甚平正，牛足拒地輪轅摧折。是時五百乘車嬰於路傍，二牛為導亦不得進，加諸杖捶亦不能前。時諸商人心懷恐懼，共相謂言：『二牛不行，前途必有可怖之事。』即遣馬騎執持器杖前路而巡。彼使還已白商主言：『我行前路無諸險難，何為二牛亦不能前？』時護林神忽現其形語商人言：『汝諸商人勿懷恐懼。汝於長夜流轉生死，今得大利。所以者何？有佛世尊出現於世，初成正覺住此林中，不食已來四十九日，汝等應將種種飲食而以上之。』時二調牛便向佛行，而諸商人隨牛而往，行路不遠遙覩如來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身光赫然如日初出。既見佛已，

咸生希有恭敬之心，皆作是言：『此為梵王，為是帝釋，為是四天王，為是日月天，為是山神，為是河神？』

「世尊爾時微舉袈裟示彼商人，商人見已即知如來是出家人，心生歡喜，各相謂言：『出家之法非時不食，宜應辦諸美味酥蜜甘蔗乳糜之屬，及時奉施。』諸商人等營辦種種飲食美味，至如來前右遶三匝却住一面，作如是言：『世尊！哀愍我故受是微供。』」

佛告諸比丘：「如來爾時將欲受彼商人之食，作是思惟：『過去諸佛皆悉持鉢，我今當以何器而受斯食？』作是念已，時四天王各持金鉢奉上如來，作如是言：『惟願世尊用我此鉢受商人食，憐愍我故，令於長夜獲大安樂。』

「爾時世尊告四天王言：『出家之法不合受汝如是金鉢，乃至展轉奉七寶鉢，皆悉不受。』

「是時北方毘沙門天王告餘天王言：『我念昔者有青身天，將四石鉢來與我等。復有一天，名曰遍光，來白我言：「慎勿用此石鉢，宜應供養而作塔想。何以故？未來有佛出興於世，名釋迦牟尼，當以此鉢奉上彼佛。」』

「爾時毘沙門天王語餘天王言：『欲施石鉢今正是時。』四天王各還自宮，與諸眷屬持彼石鉢，盛滿天花以香塗之，奏諸天樂供養石鉢，來詣佛所各各以鉢奉上如來，而白佛言：『世尊！惟願如來哀受我等，所獻石鉢受商人食，令我長夜獲大安樂得成法器，憐愍我故。』

「爾時世尊作是念言：『四大天王以淨信心而施我鉢，然我不合受持四鉢，若惟受一不受餘三，而彼三王必生嫌恨，是故我今總受四王所獻之鉢。』爾時世尊受北方毘沙門天王鉢，而說偈言：

「『汝奉善逝鉢，　當得上乘器，
我今受汝施，　令汝具念惠。』

「爾時世尊，受提頭賴吒天王鉢，而說偈言：

「『以鉢施如來，　念慧得增長，
生生受快樂，　速證佛菩提。』

「爾時世尊，受毘婁博叉天王鉢，而說偈言：

「『我以清淨心，　受汝清淨鉢，
令汝得清淨，　人天所供養。』

「爾時世尊，受毘婁勒叉天王鉢而說偈言：

「『如來戒無瑕，　汝施無瑕鉢，
汝心無瑕故，　得報亦無瑕。』

「爾時世尊受四天王鉢已，如是次第相重安置，右手按之，合成一器，四際分明。如來爾時憶念過去，而說偈言：

「『我昔以花盛滿鉢，　奉施無量諸如來，
是故今者四天王，　施我堅牢清淨鉢。』」

佛告諸比丘：「時彼商眾駈大群牛循路而行，於晨朝時牧人[(殼-一)/牛]乳，凡所[(殼-一)/牛]者化為醍醐，心生希有，速將醍醐來白商主：『今所[(殼-一)/牛]乳，不知何故悉為醍醐？為是吉祥為是不祥？我今未決。』商眾之中有婆羅門，懷貪愛故云：『是不祥，應作大施。』商主遠祖已生梵世，是時現身作婆羅門，於商眾中，說是偈言：

「『汝等往昔發弘誓，　如來若證菩提已，
我當以食奉獻佛，　受我食已轉法輪。
今者如來成正覺，　汝之所願亦滿足，
世尊應受汝美食，　當轉無上大法輪。
汝今[(殼-一)/牛]乳得醍醐，　由此大仙之威力，
好辰善宿吉祥兆，　是故一切皆吉祥。』
梵天演說此偈已，　還隱其形反天上。」

佛告諸比丘：「時諸商人聞此偈已皆大歡喜，即取醍醐選上粳米煮以為糜，和好香蜜盛以栴檀之鉢，詣多演林奉上如來，白佛言：『世尊！惟願哀愍受我此食。』爾時世尊受商人食已，持彼栴檀之鉢擲置空中，其鉢栴檀一分價直百千珍寶，時有梵天，名曰善梵，接栴檀鉢還於梵宮起塔供養，其塔至今諸天香花供養不絕。爾時世尊呪願商人，而說偈言：

「『汝等所向皆吉祥，　一切財寶悉充滿，
吉祥遍汝左右手，　總汝身形是吉祥，
所求財寶自然至，　以吉祥鬘為首飾。
日月星宿諸天等，　帝釋四王皆擁護，
所去之處既吉祥，　迴還亦復獲安樂。

以此施食之功德，　當來得成無上道，
名為末度三蕃佛。』　商人蒙記心歡喜。」

佛告諸比丘：「如來最初為二商主及諸商人，而授記莂，時諸商人聞受記已得未曾有，皆悉合掌作如是言：『我從今者歸依如來。』」

大梵天王勸請品第二十五

佛告諸比丘：「如來初成正覺，住多演林中獨坐一處，入深禪定觀察世間，作是思惟：『我證甚深微妙之法，最極寂靜難見難悟，非分別思量之所能解，惟有諸佛乃能知之。所謂超過五蘊入第一義，無處無行體性清淨，不取不捨不可了知，非所顯示，無為無作，遠離六境，非心所計，非言能說不可聽聞，非可觀見，無所罣礙，離諸攀緣至究竟處，空無所得寂靜涅槃。若以此法為人演說，彼等皆悉不能了知，唐捐其功無所利益，是故我應默然而住。』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我得甘露無為法，　甚深寂靜離塵垢，
一切眾生無能了，　是故靜處默然住。
此法遠離於言說，　猶如虛空無所染，
思惟心意皆不行，　若人能知甚希有。
此法性離於文字，　孰能悟入其義理？
於多劫中供養佛，　方能得聞生信解。
不可說有說非有，　非有非無亦復然。
我昔無量劫修行，　未得究竟無生忍，
我於今者得究竟，　常觀諸法無生滅，
一切諸法本性空。　然燈如來授我記，
汝於來世成正覺，　作佛名號釋迦文。
雖於彼時已證法，　今我所得方究竟。
見諸眾生處生死，　不知是法及非法，
世間眾生有可度，　故起大悲而度之。
梵王若來勸請我，　或當為轉微妙法。』」

佛告諸比丘：「如來說是偈已，眉間白毫放大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爾時娑婆世界主螺髻梵王以佛威神，即知如來默然之旨 ，作是思惟：『我應往彼勸請如來轉于法輪。』告諸梵眾作如是言：『仁者！世間眾生善法損減惡法增長。何以故？如來得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默然而住不轉法輪，我等宜往勸請如來。』是時梵王與六十八拘胝梵眾來詣佛所，頂禮佛足右遶三匝却住一面，而白佛言：『世尊！世間眾生今當損減。何以故？如來為諸眾生求無上覺，今得成佛默然而住不轉法輪，以是之故眾生損減。善哉世尊！善哉善逝！願為眾生起哀愍心而轉法輪。世尊！多有眾生堪能悟入甚深之法，惟願世尊轉于法輪。』爾時大梵天王以偈讚曰：

「『如來勝智，　最極圓滿，
放大光明，　普照世界。
當以慧日，　開於人花，
何故棄之，　默然而止？
佛以法財，　施諸眾生，
於百千劫，　已曾攝受，
世間親者，　寧捨眾生？
惟願世尊，　吹大法螺，
擊大法鼓，　然大法燈，
雨大法雨，　建大法幢。
將諸眾生，　超生死海，
煩惱重病，　為療除之，
煩惱猛火，　令其止息，
示無憂惱，　涅槃之路。
說真實法，　開解脫門，
令諸生盲，　得淨法眼，
斷除生老，　病死之患。
非天非人，　亦非帝釋，
而能斷除，　生死煩惱。
我及天眾，　勸請如來，
轉于法輪。　以此勸請，
所生功德，　同於世尊，
轉于法輪，　度脫眾生。』」

佛告諸比丘：「爾時世尊默然而住，大梵天王與諸天眾俱，以天栴檀香末及沈水香末供養佛已，忽然不現。」
佛告諸比丘：「爾時如來為令世間尊重法故，為令甚深妙法得開顯故，入深禪定觀察世間，作是念言：『我證甚深微妙之法，最極寂靜難見難悟，非分別思量之所能解，惟有諸佛乃能知之。所謂超過五蘊入第一義，無處無行體性清淨，不取不捨不可了知，非所顯示，無為無作，遠離六境，非心所計，非言能說不可聽聞，非可觀

見，無所罣礙，離諸攀緣至究竟處，空無所得寂靜涅槃。若以此法為人演說，彼等皆悉不能了知，唐捐其功無所利益，是故我應默然而住。』

「爾時大梵天王以佛威神，復知如來默然之旨 ，往詣釋提桓因所，而語之言：『憍尸迦！汝今應知，世間眾生處在生死黑暗稠林，善法損減惡法增長。何以故？如來棄之不轉法輪。憍尸迦！我等當共往詣佛所勸請如來。何以故？諸佛如來若不勸請皆悉默然，是故今者我與汝等，往詣佛所勸請如來轉于法輪，為令世間敬重法故。』爾時大梵天王及釋提桓因、四天王天、三十三天、夜摩天、兜率陀天、樂變化天、他化自在天、梵眾天、梵輔天、光音天、廣果天、遍淨天、淨居天，乃至阿迦尼吒天，光明照耀，於夜分中至多演林頂禮佛已，右遶三匝却住一面。爾時釋提桓因合掌向佛即以偈頌，而請如來轉于法輪：

「『世尊降伏諸魔怨，　其心清淨如滿月，
願為眾生從定起，　以智慧光照世間。』

「釋提桓因說是偈已，如來爾時猶故默然。螺髻梵王語釋提桓因言：『憍尸迦！不應如是而為勸請。』於是大梵天王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以偈請曰：

「『如來今已降魔怨，　智慧光明照一切，
世間根熟有堪度，　惟願世尊從定起。』

「爾時世尊告梵天言：『我證甚深微妙之法，最極寂靜難見難悟，非分別思惟之所能解，惟有諸佛乃能知之。所謂超過五蘊入第一義，無處無行體性清淨，不取不捨不可了知，非所顯示，無為無作，遠離六境，非心所計，非言能說不可聽聞，非可觀見，無所罣礙，離諸攀緣至究竟處，空無所得寂靜涅槃。若以此法為人演說，彼等皆悉不能了知。然我常思念是二偈頌：

「『我證逆流道，　甚深難可見，
盲者莫能覩，　故默而不說。
世間諸眾生，　著彼五塵境，
不能解我法，　是故今默然。』

「爾時梵王帝釋及諸天眾聞如是偈，心大憂惱，即於是處忽然不現。」

佛告諸比丘：「復於一時大梵天王，觀摩伽陀國多諸外道等，於地水火風空橫生計度，封著邪見以為正道，而彼眾生有應度者，而知世尊于今猶固默然，復詣佛所頭面禮足，圍遶三匝右膝著地合掌恭敬，以偈請曰：

「『摩伽陀國，　多諸異道，
因邪見故，　種種籌量。
惟願牟尼，　為開甘露，
最清淨法，　令其得聞。
佛所證法，　清淨離垢，
到于彼岸，　無增無減。
於三界中，　超然特尊，
如須彌山，　顯于大海。
當於眾生，　起哀愍心，
而救濟之，　云何棄捨？
如來具足，　一切功德，
力無畏等，　惟願拔濟。
苦惱眾生，　世間人天，
為煩惱病，　之所逼迫，
請佛慈悲，　而救濟之，
惟有如來，　為歸依處。
自昔天人，　隨逐如來，
此等純善，　悉求解脫。
是若聞法，　皆能領受，
惟願如來，　為其敷演。
故我今者，　請大精進，
開示妙法，　令見正路。
譬如大雲，　雨於一切，
如來法雨，　亦復如是。
潤洽一切，　枯槁眾生，
彼諸人等，　邪見毒刺，
生死稠林，　無始流轉，
未蒙拔濟，　盲無慧目。
將墮深坑。　惟願導師，
開於正道，　施其甘露。
佛難值遇，　如優曇花，
惟願度脫，　無依止者。
如來往昔，　發弘誓願，

自既度已，　當度眾生。
幸以慧光，　除諸冥暗，
惟佛大慈，　勿捨本願。
如師子吼，　如天雷震，
為眾生故，　轉于法輪。』

「爾時世尊以佛眼觀見諸眾生上中下根，或邪定聚，或正定聚，或不定聚。比丘！譬如有人臨清淨池，見彼池中所有草木，或未出水，或與水齊，或已出水，如是三種分明見之，如來觀諸眾生上中下根亦復如是。如來爾時作是思惟：『我若說法，若不說法，邪聚眾生畢竟不知。』復更思惟：『我若說法，若不說法，正聚眾生，皆能了知。』復更思惟：『我若說法，不定眾生亦能了知，我不說法即不了知。』諸比丘！如來爾時觀不定聚眾生，起大悲心作如是言：『我本欲為此等眾生轉于法輪故出於世。』又為大梵天王請故，即以偈頌告梵王言：

「『我今為汝請，　當雨於甘露，
一切諸世間，　天人龍神等，
若有淨信者，　聽受如是法。』

「爾時大梵天王聞是偈已，歡喜踊躍得未曾有，頂禮佛足遶無數匝，即於佛前忽然不現。諸比丘！爾時地神告虛空神，唱如是言：『如來今受梵王勸請欲轉法輪，哀愍無量諸眾生故，利益無量諸眾生故，安樂無量諸眾生故，增長天人損減惡趣故，為諸眾生得涅槃故，當轉法輪。』地神作是語已，於一念頃虛空神聞展轉傳至阿迦尼吒天。
「諸比丘！爾時有四護菩提樹天：一名受法，二名光明，三名樂法，四名法行。是四天子頂禮佛足而白佛言：『世尊當於何處轉于法輪？』爾時如來告彼天言：『我於波羅奈國仙人墮處鹿野苑中轉正法輪。』彼天子言：『世尊！此波羅奈鹿野苑中，文物鮮少林泉非勝，然有無量諸餘城邑土地豐饒，人民殷盛園林池沼清淨可樂，何故如來於鹿野苑中而轉法輪？』
「爾時世尊告諸天子言：『仁者不應作如是說。所以者何？我念往昔於此波羅奈城，供養六十千億那由他諸佛如來，以要言之，九萬一千拘胝諸佛，皆於是處轉正法輪，一切甚深微妙之法皆從中出，是故此地常為天、龍、夜叉、乾闥婆、羅剎等之所守護。以是義故，如來於彼鹿野苑中而轉法輪。』」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十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十一

唐天竺三藏地婆訶羅譯

轉法輪品第二十六之一

爾時佛告諸比丘：「如來所作已辦，棄捨重擔，拔煩惱根，淨諸塵垢，摧滅外道，降伏魔軍，入佛甚深微妙之理，已得知見，成就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一切佛法無不具足，五眼清淨觀察世間。作是思惟：『誰應最初堪受我法？根性淳熟易可調柔，於所聞義速能開悟，清淨離染薄貪瞋癡，於我所說而無忽忘，能令示教不生劬勞，若有所聞永無退失？』作是念已，觀彼外道羅摩之子聰明有智，雖具煩惱三垢微薄。『若聞我法速能證知，彼得非想非非想定，常為弟子演說修習，今在何處？』以佛眼觀，見其命終已經七日。時有諸天頂禮我足而白我言：『世尊！彼人命終經於七日。如來為菩薩時，已能先知如來有大智力，其人若不命終堪受正法。』」

復告諸比丘：「彼羅摩子不聞我法，遂便命終，若不命終我當最初為其說法，彼若聞已即能證知。

「爾時世尊復作是念：『誰應最初堪受我法？根性淳熟易可調柔，於所聞法速能開悟，清淨離染薄貪瞋癡，於我所說而無忽忘，能令示教不生劬勞，若有所聞永無退失？』作是念已，觀彼外道阿羅邏仙人聰明有智，雖具煩惱三垢微薄。『若聞我法速能證知，今為所在？』以佛眼觀，見其命終已經三日。又於是時虛空諸天作如是言：『彼仙命終經於三日，如來為菩薩時，已能先知如來有大智力，其人若不命終堪受正法。』

「復告諸比丘：『彼阿羅邏不聞我法遂便命終，若不命終，我當最初為其說法，彼若聞已即能證知。』爾時世尊復作是念：『誰應最初堪受我法？根性淳熟易可調柔，於所聞法速能開悟，清淨離染薄貪瞋癡，於我所說而無忽忘，能令示教不生劬勞，若有所聞永無退失？』作是念已，觀見五跋陀羅，根性已熟易可調柔。『於所聞法必能開悟，清淨離染三垢微薄，於我所說而無忽忘，能令示教不生劬勞；若不於我得聞正法，復當退失。我昔苦行之時謹心事我，我當最初為彼五人轉正法輪，彼能了知，具足施戒善法圓滿，解脫現前離諸障礙。』即以佛眼觀見五跋陀羅，在波羅奈鹿野苑中。」

佛告諸比丘：「爾時如來作是念已，從菩提樹向迦尸國波羅奈城，振動三千大千世界。是時伽耶城傍有一外道，名阿字婆，遙見世尊即前問訊，在一面立而白佛言：『長老瞿曇！諸根恬靜端正可愛，

身色晃耀如閻浮金及詹波花。仁者！修何梵行？師為是誰？從誰出家？進止威儀安隱乃爾。今從何來？復何所往？』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我本無有師，　世無與我等，
於法自能覺，　證清淨無漏。』」

「阿字婆言：『瞿曇！汝自謂是阿羅漢耶？』爾時世尊，重以偈答：

「『我為世間，　無上導師，
當度一切，　真阿羅漢。』」

「阿字婆言：『瞿曇！汝自謂為佛耶？』如來答言：『我於世間最為殊勝，滅除一切煩惱惡法，我為正覺。』阿字婆言：『長老瞿曇！汝於今者為何所往？』世尊答言：『我今欲往波羅奈鹿野苑中，為諸盲冥眾生作大光明。』而說偈言：

「『我往波羅奈，　於鹿野苑中，
為盲冥眾生，　擊甘露法鼓，
轉所未曾轉，　無上勝法輪。』

「時阿字婆辭佛南行。如來北逝經伽耶城，城中有龍名曰善見，明日設齋奉請如來。如來食訖往盧醯多婆蘇都村，次復至多羅聚落，次復經娑羅村，如是遊歷，皆為長者居士奉獻飲食，次第而行至恒河邊。是時河水瀑集平流彌岸，世尊欲渡，問彼船人，答言：『與我價直當相濟耳。』
「爾時世尊報船人言：『我無價直。』船人言：『若無價直終不相濟。』如來爾時飛騰虛空達于彼岸。船人見佛現是神通乃自責言：『我無所識，云何不渡如是聖人？』心生憂惱悶絕躃地良久乃蘇，詣頻婆娑羅王具陳所見。王聞是事即勅船人：『自今已往沙門求濟勿受價直。』
「諸比丘！如來至波羅奈，於晨朝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還至本處，飯食訖詣鹿野苑中。時五跋陀羅遙見世尊共相謂言：『沙門瞿曇！放逸貪著不能持戒，欲斷煩惱尋復退墮便失禪定，先修苦行尚無所能，何況今日恣受美食安樂而住？是懈怠人明非道器，我等今者不須敬問，敷置坐處給水洗足，施設飯食一切莫為，隨其自來不應為起，彼若欲坐當指卑座令其就坐。』唯阿若憍陳如不同眾心。

爾時世尊漸近五人所居之處，是時五人皆自不安，如鳥在籠為火所逼。比丘當知！世間眾生無有覩佛得安坐者。是時五人皆違本要，不覺忽然俱起迎佛，或有敷置坐具，或有給水洗足，或有撰履或有持衣，皆言：『善來，長老瞿曇！請坐勝座。』爾時世尊坐彼座已，五人於前禮拜問訊，在一面立，而白佛言：『長老瞿曇！面目端正諸根寂靜，身相光明如閻浮金及詹波花，瞿曇！今者應證出世聖種智耶？』

「爾時世尊語五人言：『汝等不應稱喚如來為長老也，令汝長夜無所利益。』又語五人：『我已證得甘露之法，我今能知向甘露道，我即是佛具一切智，寂靜無漏心得自在。汝等須來，當示汝法教授於汝，汝應聽受如說修行，即於現身得盡諸漏，智慧明了解脫而住，梵行成就，所作皆辦不受後有。』又告五人：『汝昔嫌我俱作是言：「長老瞿曇耽著世樂，不堅持戒欲斷煩惱便即退墮。」我適近汝各自不安，是故當知不得稱呼如來為長老也。』五跋陀羅俱白佛言：『世尊！我今願得於佛法中而為沙門。』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鬚髮長短如剃經七日，威儀整肅如百臘比丘，即從座起頂禮佛足懺悔先罪，即於如來為大師想，尊重瞻仰生歡喜心。

「爾時世尊入池澡浴，浴訖復於一處靜坐思惟：『過去諸佛當於何座而轉法輪？』作是念時，忽於是處有千寶座從地涌出，如來爾時從本座起，恭敬圍遶初三高座，至第四座結加趺坐。時五跋陀羅頂禮佛足坐於佛前。諸比丘！爾時世尊放大光明，其光遍照三千大千世界，於光明網中，而說頌曰：

「『從彼兜率宮，　降生龍毘園，
梵釋咸承捧，　威猛如師子。
十方行七步，　曾無迷惑心，
即以梵音詞，　而作如是唱。
我今於一切，　為最尊最勝，
捨轉輪王位，　當利益眾生。
六年苦行已，　即詣菩提座，
降伏諸魔軍，　疾成無上道。
梵釋諸天眾，　勸請轉法輪，
哀愍諸世間，　嘿然而受請。
以堅固願力，　向於鹿苑中，
仙人所墮處，　演說無上法。
此法無數劫，　修習之所證，
汝等樂聞者，　速應來聽受。

人天身難得，　佛出世甚難，
聞法起信心，　斯人亦復難。
汝不生八難，　今獲人天身，
值佛聞正法，　而能有淨信。
汝於百千劫，　未曾聞正法，
今者得值遇，　宜應善修習。』」

佛告諸比丘：「光明網中說如是偈，覺悟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人天等眾，『汝可速來！今佛世尊轉于法輪。』諸天龍等聞是語已，從其本宮來詣佛所。爾時地神以神通力，令此道場縱廣正等七百由旬，種種莊嚴周遍清淨，虛空天神復將種種幢幡寶蓋以為嚴飾，欲界色界諸天子等，將八萬四千寶師子座置道場中，各自請言：『世尊！哀愍我故，為坐此座轉正法輪。』

「諸比丘！爾時東西南北四維上下十方剎土，無量拘胝諸菩薩眾，宿植德本來至佛所，頂禮佛足右繞三匝，合掌恭敬勸請如來轉于法輪。十方三千大千世界，所有釋梵護世及餘無量諸天子眾，皆悉頂禮佛足右繞三匝合掌向佛，勸請如來轉于法輪。是諸眾會咸作是言：『唯願世尊！利益安樂愍念諸眾生故，雨大法雨，建大法幢，吹大法螺，擊大法鼓。』」

佛告諸比丘：「爾時眾中有一菩薩，名曰轉法，持眾寶輪備有千輻，莊嚴綺麗不可稱比，放千光明。又以花鬘寶鈴微妙繒綵無量寶具以為嚴飾。由是菩薩先願力故，感此輪生，供養如來過去諸佛，皆有此輪然後轉法。時彼菩薩持是輪寶，奉獻如來而說偈言：

「『尊憶過去時，　然燈佛授記，
當得成正覺，　號名曰牟尼。
我亦於彼時，　發此弘誓願，
導師得成佛，　當奉此輪寶。
一切人天等，　及諸菩薩眾，
其數無有量，　皆為轉法輪。
各以己神力，　齎種種供具，
寶臺花蓋等，　窮劫說不盡。
三千大千界，　天人阿修羅，
諸龍神眾等，　咸悉一心請。』」

佛告諸比丘：「如來於初夜時默然而過，於中夜分安慰大眾令生歡喜，至後夜已喚五跋陀羅而告之言：『汝等應知！出家之人有二種障。何等為二？一者心著欲境而不能離，是下劣人無識凡愚非聖所

行，不應道理，非解脫因，非離欲因，非神通因，非成佛因，非涅槃因。二者不正思惟，自苦其身而求出離，過現未來皆受苦報。比丘！汝等當捨如是二邊，我今為汝說於中道，汝應諦聽常勤修習。何謂中道？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如是八法名為中道。』」

佛告諸比丘：「有四聖諦。何等為四？所謂苦諦、苦集諦、苦滅諦、證苦滅道諦。比丘！何等名為苦聖諦？所謂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求不得苦、五盛蘊苦，如是名為苦聖諦。何等名為苦集聖諦？所謂愛取有喜與貪俱悕求勝樂，如是名為苦集聖諦。何等名為苦滅聖諦？所謂愛取有喜與貪俱悕求勝樂，盡此一切，如是名為苦滅聖諦。何等名為證苦滅聖道諦？即八聖道，所謂正見乃至正定，此即名為證苦滅聖道諦。

「復告比丘：『如是苦法，我先不從他聞，由善隨順如理思惟，生智生眼生明生遍生慧生光。比丘！如是苦集法，我先不從他聞，由善隨順如理思惟，生智生眼生明生遍生慧生光。比丘！如是苦集滅法，我先不從他聞，由善隨順如理思惟，生智生眼生明生遍生慧生光。比丘！如是苦滅證道，我先不從他聞，由善隨順如理思惟，生智生眼生明生遍生慧生光。復告比丘！苦應知、集應斷、滅應證、道應修，如是四法我先不從他聞，由善隨順如理思惟，生智生眼生明生遍生慧生光。』

「復告比丘：『我已知苦、已斷集、已證滅、已修道，如是四法我先不從他聞，由善隨順如理思惟，生智生眼生明生遍生慧生光。』

「復告比丘：『我先未見四聖諦，未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正智未生；我從證見四聖諦法輪已，心得解脫，慧得解脫，不復退失，而以正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

「爾時世尊出梵音聲，如是梵音從無量功德之所成就，無量劫來修習真實，不假於師自然而悟，發是妙聲，語憍陳如等言：『眼是無常苦空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命，猶如腐草雜土為牆，危脆不實，如眼，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憍陳如！一切法從因緣生無有體性，離常離斷猶如虛空，雖無作者及以受者，善惡之法而不敗亡。憍陳如！色是無常苦空無我，受想行識亦復如是，由愛為水潤漬因緣眾苦增長；若得聖道證見諸法體性皆空，即能永滅如是眾苦。憍陳如！由彼分別不正思惟而生無明，更無有餘為無明因，而此分別不至無明。復由無明而生諸行，而此無明不至諸行，乃至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六處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如是等為世間因，更無有餘能為其因。雖生諸法而因不至，法竟無我人眾生受者，捨於此身而至彼

蘊；如理思惟無所分別，即滅無明，由無明滅即行滅，行滅即識滅，識滅即名色滅，名色滅即六處滅，六處滅即觸滅，觸滅即受滅，受滅即愛滅，愛滅即取滅，取滅即有滅，有滅即生滅，生滅即老死憂悲苦惱滅。若能如是於蘊界處了悟因緣，爾時得成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如是甚深微妙之法，非諸異道所能了悟。』

「爾時世尊為憍陳如，三轉十二行法輪已，憍陳如等皆悉了達諸法因緣，漏盡意解成阿羅漢。即於是時三寶出現，婆伽婆為佛寶，三轉十二行法輪為法寶，五跋陀羅為僧寶。佛轉法輪時，六十拘胝欲界諸天、八十拘胝色界諸天，八萬四千人，皆悉遠塵離垢得法眼淨。」

佛告諸比丘：「如來以妙梵之音轉于法輪，其聲遍至十方佛土，彼諸如來各聞三轉十二行妙梵之聲，咸見世尊住波羅奈鹿野苑中而轉法輪。

「是時十方諸佛皆悉默然而不說法，彼土菩薩各從座起而白佛言：『世尊！如來今者何故默然而不說法？』爾時彼佛告諸菩薩言：『汝等應知！釋迦如來於無量劫，勤苦累德勇猛精進行菩薩道，超過無量菩薩之行，於娑婆世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利益一切起大慈悲轉于法輪。其佛梵音遍至十方無邊剎土，我今聞彼說法之聲，是故默然。』諸菩薩眾聞佛語已，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作是誓言：『願我當來速成佛道，以無漏法眼開悟眾生，同於彼佛。』」

爾時彌勒菩薩前白佛言：「世尊！無量諸來大菩薩眾，願聞如來轉于法輪所有功德。唯願世尊！略為宣說法輪之性。」

佛告彌勒及諸菩薩言：「善男子！法輪甚深，不可取故；法輪難見，離二邊故；法輪難悟，離作意及不作意故；法輪難知，不可以識識、不可以智知故；法輪不雜；斷除二障方能證故；法輪微妙，離諸喻故；法輪堅固，以金剛智方能入故；法輪難沮，無本際故；法輪無戲論，離攀緣故；法輪不盡，無退失故；法輪普遍，如虛空故。

「彌勒！法輪顯示一切諸法，本性寂靜，不生不滅，無有處所，非分別非不分別，到於實相昇于彼岸，空、無相、無願、無作，體性清淨離諸貪欲，會於真如、同於法性、等于實際，不壞不斷、無著無礙，善入緣起超過二邊不在中間，無能傾動，契於諸佛無功用行，不進不退不出不入，而無所得不可言說。性唯是一而入諸法，是為不二非可安立，歸第一義入實相法，法界平等超過數量，言語路斷心行處滅，不可譬喻平等如空，不離斷常不壞緣起，究竟寂滅無有變易，降伏眾魔摧諸外道，超過生死入佛境界，聖智所行、辟

支所證、菩薩所趣，諸佛咨嗟！一切如來同有如是無差別法。彌勒！所轉法輪體性如是。若有如是轉法輪者乃名為佛，名正遍知，名自然悟，名法王，名導師，名大導師，名商主，名自在，名法自在，名轉法，名法施主，名大施主，名善行圓滿，名意樂滿足，名說者，名作者，名安慰者，名安隱者，名勇猛者，名戰勝，名作光，名破暗，名持燈，名大醫王，名療世間，名拔毒刺，名離障智，名普觀見，名普觀察，名普眼，名普賢，名普光，名普門，名端嚴，名無所著。如大地故名為平等，如須彌山王故名不動，成就諸功德出過世間故名最尊，達一切法故名無見頂，出過世間煩惱黑暗故名明燈，最極甚深難窮底故名大海，一切菩提分法寶具足故名寶所，無繫無著心解脫故名無染，通達諸法故名不退轉，利益眾生不擇處故名如風，焚燒一切煩惱故名如火，滌除一切分別煩惱故名如水，平等法界無中無邊無礙神通慧所行故名如空，除一切法障故名住無障智，超過世間眼所行境故名遍一切法界，身不染世間一切境界故名最勝人。名無量智，名演說世間師，名制多，名出世間，名不染世法，名世間勝，名世間自在，名世間大，名世間依止，名到世間彼岸，名世間燈，名世間上，名世間尊，名利益世間，名隨順世間，名一切世間了知，名世間主，名世間應供，名大福田，名最上，名無等等，名無比，名常正實，名一切法平等住，名得道，名示道者，名說道者，名超過魔境，名能摧伏魔，名出生死獲得清涼，名離無明黑暗，名無疑惑，名離煩惱，名離悕求，名除諸見惑，名解脫，名清淨，名離貪，名離瞋，名離癡，名盡漏，名心淨解脫，名智淨解脫，名宿命智，名大龍，名所作已辦，名離重擔，名逮得己利，名遠離生死結縛，名正智心善解脫，名善到一切心自在彼岸，名到施彼岸，名到戒彼岸，名到忍彼岸，名到精進彼岸，名到禪定彼岸，名到智慧彼岸，名願成就，名住大慈，名住大悲，名住大喜，名住大捨，名精勤攝眾生，名得無礙辯，名與世間作大依止，名大智，名念慧行覺成就，名得正念正斷正神足通、五根五力菩提分法、奢摩他毘鉢舍那，名渡生死大海，名住彼岸，名住寂靜，名得安隱處，名得無畏處，名摧伏煩惱魔，名丈夫師子，名離毛豎怖畏，名無垢，名知者，名得三明，名度四河。持制多故名剎利，遠離一切罪垢故名婆羅門，破壞無明藏故名比丘，超過染著故名沙門，盡諸漏故名清淨者，持十力故名大力者，修身語意故名婆伽婆，是法王故名王中之王。名轉勝法輪，名利益眾生，名不變壞說法，名受一切智位，名成就七菩提寶，名得一切法寶境界，名眾會瞻仰，名能調伏未調伏者，名善能與諸菩薩受記，名得七淨財，名成辦一切樂，名隨一切意悉捨，名與一切眾生安樂，名持金剛勝智，名普遍眼，名見一切法無障礙，名普智作大神通，名演大法，

名一切世間無有厭足，名光大清淨，名一切世間親近者，名知眾生器，名大嚴，名有學無學圍遶，名普照，名大幢王，名遍光明，名大光普照，名無雜對諸問難，名無分別，名光明遍照，名甚深難知難見難解般若波羅蜜光明場，名大梵，名寂靜威儀，名成就一切勝行，名持妙色，名見無厭足，名諸根寂靜，名資糧圓滿，名得調柔，名得勝調柔寂靜，名諸根調伏藏，名如馴象王，名如清淨池。具足三十二相故名永斷一切習氣障，具足隨好莊嚴身故名最上妙色無上，丈夫調御士故名四無畏，圓滿十八不共佛法故名天人師，成就一切事故名身口意業無譏嫌，成就一切相清淨智故名空住，善能了悟諸緣起性平等故名無相住，於一切願求無染著故名無願住，捨離一切境界故名無功用行，真如法界虛空相無相智境界故名如語不虛妄語不異語，觀如幻陽炎所夢水月谷響鏡像故名捨阿闍若，舉足下足調伏眾生故名行步不空過，斷除一切無明煩惱愛故名法城，為涅槃因故名見聞皆益，超過欲界故名出淤泥，超過色界故名摧魔幢，超過無色界故名建智幢，是法身智身故名出過一切世間無邊功德寶，智花開發成就解脫果故名大樹，難值故名優曇華。隨心願求皆得圓滿故，名摩尼珠王。

「成就諸業行故，名手足網鞔。於長夜梵行堅固護持不動故，名足下有千輻輪眾相莊嚴。於長夜如法供養衛護父母尊長及應供者，無依怙者為作依怙不殺命故，名手足長。於長夜誓不殺，演說不殺功德，勸諸眾生不殺，救護諸眾生故，名手足柔軟。於長夜供養父母承事尊上應供之人，以蘇油潤身自手塗摩歡喜無懈，名手足網鞔。於長夜善能布施愛語利益同事攝受眾生故，名足下安平。於長夜恒常增長勝上法故，名身毛右旋及以上靡。於長夜如來塔所自手修營供養灑掃，聞如來法身毛為豎心生希有，復為眾生演說正法，諸聞法者心生希有故，名[蹲- 酋+(十/ 田/ ム)]如伊尼鹿王。於長夜聽聞正法受持讀誦如說修行，為他解說方便善知甚深句義，於老病死苦惱眾生為作依止，演說妙法不生輕慢故，名陰藏隱密。於長夜恭敬沙門婆羅門布施衣服，顯梵行德及顯十善自具慚愧，及教他堅固修行等事故，名臂傭長。於長夜不惱害眾生，身語意業與慈相應故，名身如尼拘陀樹。於長夜飲食常自知量，不多不少，見病者施種種湯藥，於下劣眾生常生慈愍，修理壞塔及營新塔，怖畏眾生施其無畏故，名身體柔澤。於長夜供養父母師長及應供者，以蘇油塗身，適其溫清澡浴熏香，布施上妙室宅衣服飲食臥具湯藥令得安隱，以香水灑掃如來塔廟，又以香花幢幡寶蓋，莊嚴佛塔故名真金色，於長夜不惱害眾生常修慈忍，勸諸眾生修行十善，以金造如來形像及造塔廟，或以金彩圖畫如來及以塔廟，或生金末散佛形像及以塔廟，或以幢幡寶蓋莊嚴佛塔及佛形像，或以衣服飲食惠施眾生故，

名一一毛孔一一毛生皆悉光澤分明顯現。於長夜常親近智者，請問何法是罪？何法非罪？何法可修？何法不可修？何法為上？何法為中？何法為下？擇其善者而修行之，及掃灑佛塔故，名七處高。於長夜父母及應供沙門婆羅門可遵崇者皆悉供養，貧窮下賤有所悕求皆隨彼意，施與衣服飲食臥具湯藥，又修園池林井給彼須者故，名身上分如師子。於長夜父母及應供處常能供養恭敬，於貧窮下賤心不輕欺常生憐愍，在如是等願力堅固不捨棄故，名踝骨不現。於長夜常省己過不訟彼短永離鬪諍，身語意業恒常清淨故，名兩肩平滿。於長夜在沙門婆羅門，生恭敬心迎來送去，善解諸教得無所畏，有鬪訟者教令不諍，又教諸王臣佐及一切眾生令修忠孝，修行善業增長佛法故，名師子頷。於長夜隨諸眾生所有樂欲，一切施與善言安慰，皆令歡喜願力堅固，名具四十齒。於長夜不兩舌鬪諍，有鬪諍處和其兩邊各令歡喜故，名齒不疎缺。於長夜常修善事遠離惡法，常施眾生乳酪及淨衣服，以白土為泥掃拭佛塔，以眾白花供養佛塔，具如是等功德故，名齒白齊密。於長夜所出語言，令諸眾生心生喜樂，不求他過以平等心，勸諸眾生演說正法故，名於諸味中得最上味。於長夜不惱眾生，有病苦者隨其所應而療除之，所求美味隨意與之，心不生恪故，名梵音聲。於長夜不妄語，不麁獷語，不惡語，常住慈悲喜捨四梵住處，以柔軟音聲，為眾生說法皆生歡喜心故，名眼青紺色。於長夜在父母師長常生恭敬，觀一切眾生猶如一子，有來求者恒起慈悲，勸諸眾生觀於佛像塔廟故，名眼睫如牛王。於長夜心不下劣意常廣大，勸諸眾生修無上法，遠離顰蹙恒常微笑，親近善友先言慰喻故，名舌廣大。於長夜遠離一切語過，恒常讚歎聲聞、辟支、菩薩、如來及諸法師，受持讀誦書寫經典，為人解說如法修行故，名肉髻無能見頂。於長夜頂禮父母諸尊沙門婆羅門，以香油塗其足下及為淨髮，一切來者皆以花鬘繫其頂上故，名眉間白毫右旋清淨光明。

「於長夜恒常開門大施普請眾生隨意所與，亦勸眾生行如是施，親近善友，恒不捨弃，求法重師不憚艱劬心無懈怠，於聲聞、緣覺、菩薩、如來、父母師長所，以種種香油然燈，及造妙好端正如來形像，以妙寶莊嚴，又以白寶安置眉間作如來相好，勸諸眾生發菩提心，令修無量諸善行故，名得大勢，名成就那羅延力，名成就如來無畏願力，名說法不錯亂，名覺悟無言說，名願力能令一切眾生隨類各解，名無失念，名無異想，名如實了知諸眾生心，名非擇滅捨，名欲行三昧不斷，名精進不退，名念不退，名智不退，名解脫不退，名解脫知見不退，名從智出一切身語意業隨智慧行，名過現未來智障無礙，名得無礙解脫，名善入眾生之行，名如應說法，名善能超過一切音聲相彼岸，名善對答一切異類音聲，名迦陵頻伽

聲，名天鼓聲，名天樂聲，名地大振動聲，名大海王聲，名大龍王聲，名大雲聲，名隨諸眾生類聲，名無著無礙令諸眾會生歡喜心，名梵釋天王之所供養，名阿修羅、緊那羅、摩睺羅伽歡喜心瞻仰目不暫捨，名聲聞眾之所承事，名菩薩眾之所恭敬讚歎，名無悕求說法，名說一字一句皆不唐捐，名說法以時。彌勒！我今略說如來功德，若廣說者窮劫不盡。」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無處無戲論，　無生亦無滅，
體性空寂靜，　轉如是法輪。
不出亦不入，　無因亦無相，
一切法平等，　轉如是法輪。
如夢幻陽炎，　水月及谷響，
皆無有自性，　轉如是法輪。
入諸因緣法，　不斷亦不常，
遠離諸惡見，　轉如是法輪。
遠離於無有，　非法非非法，
本自不生滅，　轉如是法輪。
實際非實際，　真如非真如，
示諸法體性，　轉如是法輪。
眼耳鼻舌身，　及意皆不實，
體性空無思，　轉如是法輪。
以如是法輪，　覺諸未覺者，
一切法體性，　我自已覺知。
不從他覺悟，　名曰自然人，
得於法自在，　故說為法王。
知理知非理，　故名為導師。
隨應演說法，　教化諸群生。
能到於彼岸，　故名為教主，
為諸迷路者，　演說真實法。
度之於彼岸，　故名無上師，
以四攝及智，　普攝諸世間。
越生死稠林，　故名為商主。
於法無罣礙，　故名法自在。
轉於正法輪，　故名為法王。
名師名持法，　名無上法主，
亦名大德主，　亦名戒願滿，
亦名施無畏，　亦名示涅槃，

亦名能降伏，　亦名能自解，
亦名能悟心。　智慧大光明。
普照於一切，　破無明黑暗，
為世作醫王。　能除煩惱病，
善拔諸毒箭，　名無上導師。
有三十二相，　具八十種好，
身分皆微妙，　隨順於眾生。
十力四無畏，　十八不共法，
大乘勝牟尼，　具如是威德。
無上正法輪，　如來勝功德，
若欲廣說者，　窮劫不能盡。
佛智無有邊，　廣大如虛空。」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十一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十二

唐天竺三藏地婆訶羅譯

轉法輪品之二

爾時佛告諸比丘：「如來化五人竟，作是念言：『優樓頻螺迦葉有大名稱，與五百弟子俱，國王奉事臣庶宗仰，我當詣彼教以正法。』即往尋之。迦葉見佛迎前問訊：『善安隱不？』爾時如來報迦葉言：『無病知足寂滅清信是為安隱。』迦葉請佛：『日既將暮，惟願沙門幸留於此，隨意所處。』佛語迦葉：『欲寄石室止住一宿。』迦葉言：『吾不愛，室中有毒龍，恐相犯耳。』乃至三語，迦葉報言：『任於中止。』

「爾時如來洗手足已，前入石室敷座而坐，龍便瞋怒身中出煙，佛亦出煙；龍大瞋怒身中出火，佛亦出火，二火俱熾焚燒石室。迦葉夜起見室盡然，驚怖歎惜：『此大沙門端正尊貴，不取我語，為火所害。』遽令弟子人持一瓶汲水而救；所有瓶水悉變為火，師徒益恐皆言：『龍火殺是沙門。』如來爾時以神通力，制伏毒龍置於鉢中，明旦持鉢盛龍而出。迦葉大喜怪未曾有：『今此沙門乃復活耶？器中何有？』見是毒龍。佛告迦葉：『我已伏之，令受禁戒。』迦葉甚慚，顧謂弟子：『是大沙門雖有神力，不如我得羅漢道也。』

「爾時如來移近迦葉所住之處在一樹下，於夜分中，四天大王皆來聽法，光明甚盛如大火炬，迦葉夜見謂佛事火。明旦白佛言：『沙門法中亦事火耶？』佛言：『不也。昨夜四天下來聽法，是其光耳。』於後帝釋下來聽法，其光轉盛。迦葉明日復問：『沙門亦事火耶？』佛言：『不也。此是帝釋來聽法耳。』於後梵王下來聽法，其光益盛。迦葉明日復問：『沙門亦事火耶？』佛言：『不也。此是梵王來聽法耳。』

「迦葉及五百弟子，人事三火，旦欲然火火終不著，怪以問師。師言：『此是沙門所為故也。』俱來問佛：『我所事火然乃不著。』佛言：『欲使然耶？當令得然。』火即然矣。既然之後，迦葉滅火復不可滅，五百弟子相助滅之亦不能滅，各自念言：『復是沙門所為故也。』共往問佛：『火既得然今不可滅。』佛言：『欲使滅耶？當令得滅。』火即滅矣。

「迦葉白佛言：『惟願沙門！恒住於此共修梵行，我當勅家常使供養，每以日時請佛俱行詣其家食。』佛言：『汝可先去，當隨後至。』迦葉適去，佛以神力上忉利天取彼天果，東至弗婆提取菴摩勒果，南至閻浮界取閻浮果，西至拘耶尼取呵梨勒果，北至欝單越

取自然粳米，盛置鉢中飛空而還，先迦葉至坐其床上。迦葉後到，問佛：『沙門從何道來？』佛語迦葉：『汝去之後，我往四方及上忉利，取是名果及以美飯，汝可食之。』

「時摩伽陀國，國王大臣吏人官屬、長者居士婆羅門等，當就迦葉為七日會。迦葉念言：『彼大沙門威德巍巍相好無上，眾人見者必當捨我而奉事之。寧此沙門七日之中不來我所。』佛知其念隱而不現。七日滿已，迦葉念言：『節會已訖餘饌甚多，彼大沙門今若來者，我當飯之。』佛知其意忽然而至。迦葉驚喜而問：『如來七日之中何為見棄？』佛言：『汝先起念是以不現，今汝相憶故復來耳。』

「爾時迦葉五百弟子，將欲祀火俱共破薪，各各舉斧皆不得下，懅而告師，師言：『是大沙門所為故耳。』即往問佛：『我諸弟子向共破薪，各各舉斧皆不得下。』佛言：『當下。』應聲即下。既下之後，斧皆著薪而不可舉。復來問佛，佛言：『可去，自當舉耳。』應時即舉。

「尼連禪河遄流箭激，佛以神力令水涌起過於人上，佛行其下步步生塵。迦葉遙望恐佛漂溺，即與弟子乘船救佛，見水涌起佛行其下步步生塵，迦葉喚佛：『沙門！欲上船不？』佛言：『甚善！』即於水中從船底入，船無穿漏。迦葉復言：『是大沙門神則神矣，猶不如我羅漢道也。』

「佛語迦葉：『汝非羅漢，何為貢高自稱羅漢？』於是迦葉心驚毛豎慚懼稽首：『今此大聖乃知我心。惟願大聖！攝受於我在聖法中而為沙門。』佛語迦葉：『汝既耆舊多有眷屬，又為國王臣民之所歸敬，今欲學道其可自輕，宜與弟子更熟詳議。』迦葉言：『善哉！如聖所教。然我內心非不自決，且當還與弟子論耳。』迦葉還來集諸弟子：『我已信解彼沙門法，其所得道是為真正。我今歸趣，汝意云何？』弟子答言：『我等亦願隨從歸依。』

「是時迦葉與諸弟子，釋其衣服，取事火具悉棄水中，俱詣佛所稽首佛足，而白佛言：『我及弟子，於聖法中願為沙門。』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皆成沙門。

「迦葉二弟：一名難提，二名伽耶，各有二百五十弟子，先住水邊，見諸梵志衣帔什物事火之具隨水下流，皆悉驚愕，恐畏其兄及諸門徒為人所害。即與五百弟子泝流而上，見兄師徒皆成沙門，怪而問曰：『兄今耆舊年百二十，智慧深遠國內遵崇，我意言兄已證羅漢，今棄淨業斁彼沙門，其道勝耶？』迦葉答言：『佛道最優其法無上，我自昔來未曾見有神通道力與佛等者，其法清淨當度無量，能以三事教化眾生：一者道力神通變化，二者智慧知他人心，三者善知煩惱應病授藥。』二弟聞已心生恭敬，顧謂弟子：『汝意

云何？』五百弟子同聲發言：『願從師教。』即皆稽首求為沙門。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皆成沙門。

「爾時如來與千比丘俱，往波羅奈國在於林下，為諸弟子或時變現，或時說法或復說戒，覩佛威神莫不欣喜，盡成羅漢。

「爾時世尊從波羅奈國，與優婁頻螺迦葉兄弟三人及千羅漢，至摩伽陀國。時頻婆娑羅王久聞菩薩得成佛道，巨身丈六紫磨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十號具足已得知見，成就五眼證獲六通，梵釋四王皆悉奉事。『今入我國心甚歡喜，吾本共要成佛相度，乃不忽遺從我所願。』即勅國內嚴淨道路，王乘寶車，大臣百官前後導從，千乘萬騎出城迎佛。爾時世尊近王舍城，在遮越林於大樹下千比丘眾圍遶而坐，王遙見佛如星中月，如日初出，既如帝釋，亦似梵王處於天宮，儼若金山巍巍超絕。王心歡喜下車步進，去五威儀稽首禮佛，自稱其號作如是言：『久服尊德欽渴積時。』如來即以梵音慰問王言：『大王！四大常安隱不？統理人務無乃勞耶？』王曰：『蒙祐幸得安隱。』爾時頻婆娑羅王及諸臣民，咸覩迦葉於佛邊坐，心自念言：『迦葉耆舊眾仙之宗，豈應棄道作佛弟子？為是佛師？為師佛乎？』佛知其意，即以偈頌問迦葉言：

「『汝常祀山川，　歸依水火風，
日月眾梵天，　夙夜勤精進，
事來幾何時，　其心無懈廢，
汝所奉神祇，　寧有致福不？』

「爾時迦葉以偈答曰：

「『自念祠祀來，　已經八十載，
風水火梵天，　山川及日月。
夙夜常精進，　祈心不懈廢，
畢竟無所獲，　值佛乃得安。』

「說是偈已，王及群臣國中人民，乃知迦葉為佛弟子。佛告迦葉：『汝起，宜應現汝羅漢神通。』迦葉即時承佛教已，踊在虛空，身上出火身下出水，或身上出水其身不濡，或身下出火其身不灼，飛行虛空七現七隱，入地如水履水如地，穿過須彌無所罣礙。於佛前地，西沒東現，東沒西現，南沒北現，北沒南現。既變化已還於佛前，長跪叉手而白佛言：『我是弟子，佛是我師。』王及臣民重明迦葉是佛弟子。

「爾時世尊告頻婆娑羅王言：『大王！色是無常苦空無我，受想行識亦是無常苦空無我。色如聚沫不可撮摩，受如水泡不得久立，行如芭蕉中無有堅，想如所夢為虛妄見，識如幻化從顛倒起，三界不實一切無常。大王！有此國來為幾何時？』王言：『有此國來七百餘代。』『所領之王盡識以不？』答曰：『知吾父耳。』佛言：『世間須臾惟道可恃，應修來福無為空過。大王當知！如人生時，雖因父母而生其身，不由父母招其果報，善惡美醜先業所為。若造諸善，命終之後，生天人中、十方佛前，若造諸惡，命終之後，生於地獄、餓鬼、畜生，一切諸法緣合即生、緣散即滅。

「『大王當知！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六處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大王！無明滅故則行滅，行滅故則識滅，識滅故則名色滅，名色滅故則六處滅，六處滅故則觸滅，觸滅故則受滅，受滅故則愛滅，愛滅故則取滅，取滅故則有滅，有滅故則生滅，生滅故則老死滅，老死滅故則憂悲苦惱滅。大王！十二因緣盡坦然無跡猶如虛空，分別本無逮得法忍。』說是法時，八萬四千諸天及人，遠塵離垢得法眼淨，無央數眾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爾時頻婆娑羅王得法眼淨，欣然請佛願受五戒，大臣百官國內人民，皆悉歸佛亦受五戒。既受戒已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世尊！乃能棄捨轉輪王位出家為道，我於昔日輒先奉請，若得道時願前見度我，於今者宿願成滿，幸蒙佛恩得履道跡，國務殷繁比更親奉。』王及群臣遶佛三匝辭退而去。王至宮已群臣上賀：『古昔諸王悉不見佛，惟獨大王得值如來。』王益欣喜復慰群臣：『卿等夙福，今幸遇佛出興於世。』因勑後宮妃嬪婇女及國內人民，長修齋戒盡令奉法。

「時摩伽陀國有一長者，名迦蘭陀，見佛入國未有精舍，以好竹園奉上如來，前白佛言：『世尊大慈憐愍一切如父如母，能棄世榮今得成佛，未有精舍，我以竹園奉上如來。』佛時呪願而為受之，恒與聖眾遊處其內。

「彼時摩伽陀國人民殷盛耽著俗樂，喧呼歌舞不捨晝夜，佛適入國化以法言，齋戒修心皆捨俗樂。佛有弟子名舍婆耆，入城分衛威儀有法行步安詳，路人見之無不欣悅。時舍利弗見此沙門，心自念言：『我學道久頗知法式，未曾見有如是之人，必有異聞威儀乃爾。試往問之所事何道？』時舍利弗即問比丘：『汝師是誰？願聞其志。』爾時比丘以偈答曰：

「『吾師具相好，　三界為最尊，
五陰十二緣，　不住於空有。

我今年尚少，　學業猶未深，
不可以言辭，　說佛諸功德。』

「說是偈已，告舍利弗：『我所事師，天上人中最尊最勝，積功累德不可稱載。從兜率天降生閻浮，初生之時，能於十方各行七步，舉手唱言：「天上天下唯我最尊唯我最勝，三界苦惱吾當度之。」釋梵四天咸來供事，佛之功德不可具述。』時舍利弗聞此語已，如從暗中覩日光明，語比丘言：『善哉善哉！吾少好學八歲從師，年甫十六靡不該綜，自謂為達；今者得值無上正覺真為我師，汝所言佛，今在何處？』比丘答言：『今在迦蘭陀竹園精舍。』時舍利弗將諸弟子至如來所，稽首禮足前問訊已，而白佛言：『我處長夜恒履愚迷，幸得值佛願開正路，得為沙門成就禁戒。』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佛為說法，漏盡意解得阿羅漢。前白佛言：『世尊！我與同學大目犍連，要得道時必相開示。今欲往彼，願承聖旨 。』佛言：『宜知是時。』

「時舍利弗入王舍城訪目揵連，遙見目連與諸弟子遊行里巷。爾時目連覩舍利弗形狀變改，逆而問之：『有何異見容服乃耳？』答曰：『學無常師惟道所在，求法積年不遇大聖，今者得值身心徧喜，故來相求願同法味。』目連答曰：『此非小事宜共籌量。』舍利弗言：『我昔所行與汝從事，汝所學者我悉知已，請無復言。』是時目連告舍利弗言：『仁者智慧本踰於我，今之所教豈相誤耶？』作是語已隨舍利弗往詣佛所，稽首佛足白言：『違遠大聖沈沒煩惱，今得親奉願為沙門。』即捨澡瓶鹿衣杖具。佛言：『善來！』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佛為說法，漏盡意解得阿羅漢。時舍利弗、目揵連，及二百五十弟子，皆得出家盡成羅漢。

「爾時輸檀王聞子得道已經六年，中心欣喜欽渴彌積，語優陀夷言：『汝今可往請佛還國問訊起居，離別已來十有二載，夙夜悲感不能自已，得一相見還如更生。』憂陀夷受王教已，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具述王意，乃覩諸天梵釋咸來歸命，而白佛言：『願為沙門。』佛言：『善來！』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得阿羅漢道。爾時世尊作是思惟：『本與父王要誓，成佛爾乃還國當度父母，今得佛道不違本誓。』即語優陀夷比丘言：『汝宜先往，顯汝神足，作十八變知吾道成，弟子尚爾況佛威德？』優陀夷奉佛教已，飛行而往還到本國，於迦毘羅城上虛空中現十八變，王及臣民莫不驚懼。而優陀夷，說是偈言：

「『如來甚希有，　難可得值遇，
勤苦無量劫，　哀愍諸眾生。
本行菩薩道，　今得願滿足，

坐於菩提樹，　降伏大魔怨。
破壞生死因，　銷滅諸煩惱，
已得成正覺，　演說無上法。
我本奉王教，　出國迎太子，
說王愁念久，　言辭甚可悲。
佛顧本生地，　尋當見親族，
我時承佛命，　將入迦毘羅。
辭佛御神通，　忽至大王所，
變化若干種，　譬如淨蓮花。』
父王見神變，　心生大恐懼，
借問為所從，　未曾覩是變。
『太子本棄國，　求道度眾生，
勤苦無量劫，　今乃得成佛。
王今勿驚懼，　宜應悅豫心，
我已度生死，　為王太子使。』
王時聞子問，　淚落如雨星，
『我自十二年，　愁念無窮已，
忽聞吉祥至，　如人死復穌。
我子捨國位，　成道名何等？』
我時答王言：　『太子經六年，
勤苦得成道，　號曰天中天，
三界最第一。』　『我子在家時，
為造諸時殿，　刻雕陳繢飾。
今者何所居？』　我時答王言：
『佛得微妙法，　所處無不安，
常在於樹下，　諸天來供養。』
『我子在家時，　坐臥敷綩綖，
皆以綺飾成，　柔軟而光澤。』
我時答王言：　『天帝貢衣服，
龍妃獻寶床，　佛心無美惡，
未嘗見喜慍。』　『我子在家時，
盛饌眾甘美，　今所膳御者，
施設何等食？』　我時答王言：
『持鉢從分衛，　福眾無增減，
呪願彼施人，　世世令安隱。』
『我子在家時，　寢臥常使安，
絃歌奏清音，　爾乃從寐起。』
我時答王言：　『禪定非明暗，

諸佛無睡眠，　帝釋常服膺，
梵王來勸助。』　『我子在家時，
澡浴以香湯，　芬馥滿室中。
今用何等香？』　我時答王言：
『八解三脫門，　澡浴除諸垢。
心寂無憂惱，　猶如淨虛空。』
『我子在家時，　雜香以塗熏，
清淨無塵穢，　郁烈而香潔。』
我時答王言：　『戒定慧解脫，
道德以為香，　十方八難處，
普熏無不至。』　『我子在家時，
四種妙寶床，　重疊敷茵褥，
臥起而安悅。』　我時答王言：
『四禪為床座，　等持心自在，
不染煩惱泥，　清淨如蓮花。』
『我子在家時，　兵衛甚嚴肅，
出入常擁護，　目不見諸惡。』
我時答王言：　『千二百羅漢，
菩薩無央數，　俱為弟子眾，
左右而恭侍。』　『我子在家時，
象馬牛羊車，　周旋往四方，
隨意而遊觀。』　我時答王言：
『五通為驂駕，　飛空無罣礙，
洞見一切心，　遊踐超生死。』
『我子在家時，　旌旗列羽衛，
人執諸兵仗，　前後為導從。』
我時答王言：　『四等為防護，
普濟眾厄難，　恩慧仁愛敬，
以此為嚴衛。』　『我子在家時，
鍾鼓導前路，　雜以眾伎樂，
觀者每盈衢。』　我時答王言：
『道樹成正覺，　度五跋陀羅，
八萬四千天，　皆已得法眼。
九十六種道，　摧伏而歸命，
鳴於不死鼓，　其音徹三千。
啟受皆明悟，　一切咸欣悅。』
『我子王何國？　提封為廣狹？
所化幾何人？　悉當歸伏不？』

『佛領三千界，　化導諸群生，
十方不可數，　靡不蒙饒益。』
『我子在家時，　聽政助吾化，
勸導以禮節，　奉順莫敢違。』
『佛悟諸法空，　捨於四顛倒，
無不歸伏者，　寂靜無為業。
佛法無愛憎，　一切皆通達，
化及諸眾生，　無不蒙饒益。
假使有一人，　其人無量首，
一首無量舌，　舌有無窮辯。
如此恒沙人，　以恒沙劫數，
歎佛一功德，　猶尚不能盡，
況我如螢燭，　何能演日光？』

「時輸檀王聞此偈已歎言：『善哉！阿斯陀仙言無虛妄。』問優陀夷：『佛欲來不？』優陀夷言：『却後七日如來當至。』王聞是語歡喜踊躍，語諸大臣：『吾當迎佛，導從儀式法轉輪王。先勅所司平除道路，香水灑地懸繒幡蓋，種種嚴飾盡其所宜，我當出城四十里外奉迎如來。』優陀夷言：『本承佛教來報大王，今請向佛說王之意，欽渴積年願覩如來，并及萬姓咸希福祐。』王言：『善哉！願速見佛。』時優陀夷還至佛所，稽首佛足而白佛言：『世尊！王及國人計日度時願得見佛，我已告王却後七日世尊當至。』

「爾時如來到七日已，與諸弟子整持衣鉢，威儀詳序向迦毘羅城，梵釋四王聞佛還國皆來導從，梵王侍右，帝釋侍左，四王諸天前後導從，諸天龍神花香伎樂而以供散，寶幢幡蓋羅列道側，天雨香水以灑於地。如來欲行先現瑞相，十方世界三千國土六反震動，一切枯樹還生花葉，竭涸溪澗自然流泉。王見瑞已勅諸釋種大臣百官，嚴持幡蓋燒香散花，作眾伎樂而以迎佛。王遙見佛處於大眾，如星中月、如日初出、如樹開花，巨身丈六端嚴熾盛，既見佛已悲喜交集，稽首作禮而白佛言：『世尊！離別多年今得相見。』大臣百官一切人民，皆稽首禮隨佛入城。

「爾時世尊足踰門閾地為大動，天雨妙花樂器自鳴，盲者得視，聾者得聽，躄者能行，病者得愈，瘂者能言，狂者得正，傴者得伸，毒害自銷；禽獸相和其聲清亮，環珮相觸皆悉流響，珍藏自然眾寶出現，苞匿異心皆共和合，一切眾生無婬怒癡，展轉相視如父如母如兄如弟如子如身，地獄休息，餓鬼飽滿，畜生捨身當生人天。父王覩佛巨身丈六紫磨金色，如星中月，亦如金山，梵釋四王皆悉奉侍。見諸比丘曾為外道久修苦行形體羸劣親近侍從，猶如黑烏在紫金山，不能顯發如來之德，便勅國內豪貴釋種顏貌端正，選五百人

度為沙門侍佛左右，如金翅鳥在須彌山，如摩尼珠置水精器。佛弟難陀亦為沙門，難陀所使名優波離，前白佛言：『世尊！人身難得佛法難遇，諸尊貴者皆棄世榮，我身卑賤何所貪樂，惟佛慈悲願見救度許為沙門。』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在比丘中隨例而坐。難陀後至次第作禮，到優波離即止不禮，心自念言：『是我家僕，不當設禮。』爾時世尊告難陀言：『佛法如海容納百川，四流歸之皆同一味，據戒前後不在貴賤，四大合故假名為身，於中空寂本無吾我，當思聖法勿生憍慢。』爾時難陀去自貢高，執心卑下禮優波離，於是大地為之震動。

「時佛入宮坐於殿上，王及臣庶日日供養百種甘饌，佛為說法度無數眾。耶輸陀羅携羅睺羅年已七歲，來至佛所稽首佛足，瞻對問訊而白佛言：『久違侍奉曠廢供養，諸釋眷屬皆有疑心，太子去國十有二載，何從懷孕生羅睺羅？』佛告父王及諸群臣：『耶輸陀羅守節貞白無瑕疵也，若不信者今當取證。』爾時世尊化諸比丘皆悉如佛，相好光明等無差異。時耶輸陀羅即以指環與羅睺羅而語之言：『是汝父者以此與之。』羅睺羅持取指環直前奉佛。王及群臣咸皆歡喜，歎言：『善哉！羅睺真是佛子。』爾時世尊為王說法，即時得道，群臣萬姓後宮婇女，咸奉戒法淨修梵行，是時國內安靜，萬邦來賀。」

囑累品第二十七

爾時世尊告淨居天難陀、蘇難陀等言：「菩薩始從兜率下生閻浮，乃至出家降伏魔怨轉于法輪，汝等諸天！皆悉贊助。今復請我利益世間，演說如斯大嚴經典，菩薩所行如來境界，自在神通遊戲之事。汝等若能受持讀誦為他說者，我此法印當得增廣。若菩薩乘人聞說此經，必大歡喜得未曾有，發起堅固精進之心，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汝等福德無量不可稱計。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聞是經合掌信受，其人當獲八種功德。何等為八？一者端正好色，二者力勢強盛，三者心悟通達，四者逮得辯才，五者獲諸禪定，六者智惠明了，七者出家殊勝，八者眷屬強盛。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願樂欲聞如是等經，與說法師敷置高座，轉身當得八種坐處。何等為八？一者長者坐處，二者居士坐處，三者輪王坐處，四者護世坐處，五者帝釋坐處，六者梵王坐處，七者菩薩得菩提時所坐之處，八者如來轉正法輪所坐之處。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聞是經稱揚讚美，是人當得八種淨語。何等為八？一者言行相應，無違諍故；二者所言伏眾，可遵承故；

三者所言柔軟，不麤獷故；四者所言和美，攝眾生故；五者聲如迦陵頻伽，悅樂眾生故；六者聲如殷雷，摧伏外道故；七者得梵音聲，超過世間故；八者得佛音聲，應眾生根故。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書寫此經流通四方，其人當有八功德藏。何等為八？一者念藏，無忘失故；二者惠藏，善能分別諸法相故；三者智藏，能了諸經義故；四者陀羅尼藏，所聞皆能持故；五者辯藏，能發眾生歡喜心故；六者得正法藏，守護佛法故；七者菩提心藏，不斷三寶種故；八者修行藏，得無生法忍故。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讀誦此經受持句義不忘失者，其人當得八種圓滿：一者施圓滿，無慳恪故；二者戒圓滿，得願具足故；三者多聞圓滿，得無著智故；四者奢摩他圓滿，一切三昧現前故；五者毗鉢舍那圓滿，具足三明故；六者福德圓滿，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淨佛土故；七者妙智圓滿，隨諸眾生所有意樂得具足故；八者大悲圓滿，成熟眾生無勞倦故。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如是念：『云何當令一切眾生入此法門？』作是念已為人演說，以此善根當得八種廣大福德。何等為八？一者轉輪聖王福德，二者護世天王福德，三者帝釋福德，四者夜摩天王福德，五者兜率天王福德，六者化樂天王福德，七者他化自在天王福德，八者大梵天王乃至如來所有福德。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此經典信心不逆，是人當得八種淨心。何等為八？一者得大慈心，與眾生樂故；二者得大悲心，拔眾生苦故；三者得大喜心，滅眾生憂惱故；四者得大捨心，滅眾生貪恚故；五者得四禪心，於欲界中心自在故；六者得四定心，於無色界心自在故；七者得五神通，往來佛土故；八者能斷諸漏，得首楞嚴三昧故。

「若國土城邑聚落所在之處有此經卷，當知其處離八種畏。何等為八？一者離敵國畏，二者離賊盜畏，三者離惡獸畏，四者離飢饉畏，五者離諍訟畏，六者離戰鬪畏，七者離夜叉畏，八者離一切怖畏。

「汝等當知！正使如來以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無礙辯才，於一劫中日夜常說此經功德，亦不能盡。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受持讀誦書寫解說，當知是人所得功德亦不可盡。」

爾時世尊告彌勒菩薩摩訶薩及大迦葉長老阿難言：「我於無數百千億劫修習佛道，今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欲利益諸眾生故演說此經，如是等經付囑於汝，汝等受持廣宣流布。」

爾時世尊重說偈言：

「我以佛眼觀，　盡見諸眾生，

假使諸眾生，　皆如舍利弗。
有人於億劫，　以種種香花，
衣服臥具等，　供養如是眾，
所獲諸功德，　不如一日夜，
供一辟支佛。　假使諸世間，
皆如辟支佛，　有人於億劫，
以種種香花，　衣服臥具等，
供養如是眾，　所獲諸功德，
不如以淨心，　一稱南無佛。
假使諸世間，　皆如佛世尊，
有人於億劫，　以種種香花，
衣服臥具等，　供養諸如來，
所獲諸功德，　不如有一人，
能於日夜中，　讀誦此經典。
若人過無數，　百千萬億劫，
以種種香花，　衣服臥具等，
供養如前說，　無數聲聞眾，
一切辟支佛，　及彼諸如來，
所獲諸功德，　不如有一人，
受持此經典，　乃至四句偈，
分別為他說。　我所說諸經，
此經為最勝，　一切諸如來，
皆從此經出。　是經所住處，
即為有如來。　若有書寫持，
處處廣流布，　即能演一句，
歷劫無窮盡，　福惠自莊嚴，
盈滿如大海。　若聞是經者，
應當常修習，　功德無有量。」

佛說此經已，彌勒菩薩摩訶薩，大迦葉長老、阿難，淨居諸天、摩醯首羅，及諸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婁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十二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